

儀禮正義

冊七

儀禮正義十六

南菁書院

續溪胡培翬竹村著

聘禮第八

鄭目錄云大問曰聘諸侯相於久無事使卿相問之禮小聘使大夫周禮曰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

也世相朝也聘於五禮屬賓禮大戴第十四小戴第十五別錄第八 **疏** 正義曰相問之禮下毛本無也字釋文集釋俱有於五禮

上集釋有聘字毛本無今從集釋 **○** 云大問曰聘者聘之與問對文異散則通詩采薇毛傳云聘問也白虎通云聘者問也曲禮曰

諸侯使大夫問于諸侯曰聘是聘問義通鄭以此篇是言大聘之禮故云大問曰聘對下小聘曰問言也云諸侯相於者呂覽注云

於猶厚也言聘為諸侯相親厚之道也云久無事使卿相問之禮也者據下記久無事則聘焉注云事謂盟會之屬也知大聘使卿

者賈疏云大行人云上公九介侯伯七介子男五介又云凡諸侯之卿其禮各下其君二等聘義上公七介侯伯五介子男三介是

諸侯之卿介各下其君二等者也此聘禮是侯伯之卿大聘以其經云五介上介奉束錦士介四人皆奉玉錦又云入竟張廬孤卿

建廬據侯伯之卿之聘者周公作經互見為義此見侯伯之卿大聘玉人云瑑圭璋八寸璧琮八寸以規聘上公之臣公食大夫俎

實云倫膚七據子男之臣是各舉一邊而言明五等俱有是其互見為義也盛氏云大國聘禮見於周禮司儀職文所謂諸公之臣

相為國客是也周禮舉大國此舉次國蓋互相備今案郊勞經云賓揖先入受于舍門內注云不受於堂此主於侯伯之臣也公之

臣受勞於堂則鄭固以此篇為侯伯大聘之禮矣然要其聘之儀節五等皆同所異者唯禮物度數耳云小聘使大夫者以大聘使

卿明知小聘使大夫下經小聘曰問其禮如為介三介是又下其
 卿二等故知使大夫也云周禮曰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
 聘也世相朝也者此周禮大行人文彼注云小聘曰問殷中也久
 無事又於殷朝者及而相聘也父死子立曰世凡君即位大國朝
 焉小國聘焉此皆所以習禮考義正刑一德以尊天子也必擇有
 道之國而就脩之鄭司農說殷聘以春秋傳曰孟僖子如齊殷聘
 是也今案周禮言殷相聘與下記久無事則聘義合謂中闕久無
 事則行聘禮爾雅釋言殷齊中也故鄭服皆訓殷為中鄭注云又
 於殷朝者及而相聘也者謂於朝之中及時相聘也蓋諸侯之相
 朝世一行之聘則無數故於其中酌擇無事之時而行之使不失
 之疏亦不失之數也若方有盟會之事而又行聘則數矣是言殷
 相聘與言久無事則聘義正同也聘義曰故天子制諸侯比年小
 聘三年大聘鄭注比年小聘所謂歲相問也三年大聘所謂殷相
 聘也王制曰諸侯之于天子也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
 朝鄭注此大聘與朝晉文霸時所制兩注似異者褚氏云比年三
 年乃周公所制邦交之禮非行於天子之禮也王制則指諸侯之
 于天子故鄭據左傳辨之今案昭三年左傳曰昔文襄之霸也其
 務不煩諸侯令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此鄭所據之文也又昭
 十三年左傳曰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闕朝以講禮亦與
 周禮不合三禮札記云周禮有天子聘諸侯之禮大行人云闕問
 以諭諸侯之志又云歲徧存三歲徧覲五歲徧省是也有諸侯聘
 天子之禮大宗伯云時聘曰問殷覲曰視大行人云時聘以結諸
 侯之好殷覲以除邦國之慝是也儀禮但有諸侯聘諸侯之禮而
 無諸侯聘天子及天子聘諸侯之禮蓋皆闕而不存耳○禮經釋
 例云凡聘問覲皆于廟會同于壇士相見于寢案聘禮聘賓至于
 朝主人曰不腆先君之祧既拊以俟矣祧始祖廟也又聘時及廟

門公揖入又云几筵既設擯者出請命注有几筵者以其廟受宜
依神也聘禮重故主國之君受之于始祖廟也又云賓朝服問卿
卿受于祖廟問卿聘賓奉其君命來其禮亦重故主國之卿受之
于祖廟也雖廟受而不几筵辟君也覲禮諸侯前朝皆受舍于朝
注受舍於朝受次於文王廟門之外曲禮曰天子當依而立諸侯
北面而見天子曰覲鄭注諸侯春見曰朝受擊于朝受享于廟秋
見曰覲一受之于廟周官大行人公侯伯子男皆廟中將幣三享
亦指朝宗覲遇而言所謂廟者皆祧廟也是聘問覲皆受之於廟
也覲禮諸侯覲于天子為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
注四時朝覲受之於廟此謂時會殷同也又引司儀職曰將會諸
侯則命為壇三成是會同則於壇也至于士相見禮非問卿可比
其禮殺行禮之處經無明文考士昏禮若不親迎婿見注婿見於
寢婿見之禮略如士相見之
禮則士相見當亦於寢矣

聘禮君與卿圖事

圖謀也謀聘故及可使者謀事者必因朝
其位君南面卿西面大夫北面士東面

疏曰自

此至不辭言命使人之事○卿謂三卿也三卿皆國之大臣主政事
者故與圖之周禮大宰職曰乃施典于邦國設其參傳其伍陳其殷
置其輔鄭注參謂卿三人伍謂大夫五人殷衆也謂衆士也輔府史
庶人在官者禮記王制曰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
凡五等鄭注上大夫曰卿王制又曰大國三卿皆命于天子下大夫
五人上士二十七人次國三卿二卿命于天子一卿命于其君下大
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小國二卿皆命于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
十七人鄭注小國亦三卿一卿命于天子二卿命于其君此文二誤
脫耳儀禮釋官云大宰施典于邦國設其參不言小國有異則小國
亦三卿明矣鄉飲酒義曰建國必立三卿是也釋官又云天子六卿

諸侯之制半天子故卿止三人也若大夫則不止五人經云傳其伍蓋指副於卿者言之周禮六官之屬卿止六人而中大夫不止小宰小司徒等十二人是其明證士亦不止二十七人王制但就上士言之其中士下士則無文也今案諸侯卿大夫士之制略具於此注云圖謀也者爾雅釋詁文云謀聘故及可使者聘故謂謀所聘之國古之聘者必擇有道之國而行之此常聘也又如告糴乞師之類亦行聘禮皆所謂聘故也可使謂謀出聘之人即使介是也云謀事者必因朝者古者諸侯每日視朝君臣相見故因朝謀之天子諸侯皆有三朝其一在路門內謂之燕朝即路寢也其二在路門外謂之治朝即正朝也其三在皋門之內庫門之外謂之外朝諸侯無皋門外朝亦在庫門外三朝唯路寢燕朝有堂治朝外朝皆無堂論語攝齊升堂謂燕朝也燕朝又名內朝見文王世子治朝對庫門外之朝言亦曰內朝玉藻朝服以日視朝于內朝是也對路門內之朝言亦曰外朝文王世子其在外朝則以官是也江氏永云此圖事命使者當在路寢之朝後夕幣乃在路門外正朝也又云古者視朝之儀臣先君入君出路門立于宁徧揖羣臣則朝禮畢於是君退適路寢聽政諸臣至官府治事處治文書如議論政事君有命臣有進言則於路門內朝又云路寢門內之朝君之視之也當有四一為與宗人圖嘉事文王世子公族朝于內朝鄭云謂以宗族事會是也一為與羣臣燕飲燕禮所言是也一為君臣有謀議臣有所進言則治朝既畢復視內朝鄉黨所記是也聘禮君與卿圖事遂命使者亦是在內朝也一為羣臣以玄端服夕見亦是有事謀議也四事外則君與四方之賓燕亦在寢非朝禮又或臣燕見于君士相見禮所謂君在堂升見無方階辨君所在亦非朝禮孔子侍坐侍食對問政對儒行皆是燕見時也今案此聘禮略見諸侯三朝之制圖事命使在燕朝也及期夕幣管人布幕于寢門外注云寢門外朝也則是治朝又賓皮弁聘

至于朝賓入于次注云次在大門外之西則是外朝其餘行禮在治
朝外朝者尚多各隨文解之賈疏以大射為射朝不知大射在射宮
不在朝也又謂儀禮不見路門外正朝皆誤云其位君南面西面
大夫北面士東面者案燕禮小臣納卿大夫皆入門右北面
東上士立于西方東面北上公降立于阼階之東南南鄉爾卿西
面北上爾大夫大夫皆少進蓋三卿五大夫初入門右同北面得揖
卿西面大夫少進北面不改鄭以燕禮行于路寢其面位如是此圖
事在燕朝故約燕禮之文知亦君南面西面大夫北面士東面也
江氏永云王朝禮三公北面而諸侯禮大夫北面變于王朝
也又天子諸侯路寢南面聽政燕在阼階西面見檀弓疏 遂命使

者遂猶因也既謀其人疏正義曰注云遂猶因也既謀其人因命之
因命之也聘使卿也者此使者卿也在謀事之中故因與謀

定而命之也書序傳云因事曰遂是遂與因義通云聘使卿者姚氏
範云左傳鄭游吉對晉士景伯先王之制嘉好聘享之事于是乎使

卿魯所使聘于諸侯者如公子友公子遂季孫行父仲孫蔑叔孫使
豹等皆卿則使卿正也吳氏廷華云變卿言使者以所事名之也使

者再拜稽首辭疏正義曰敖氏云使者少進而北面乃拜君親
不敏者凡使才須敏左傳禮成而加之以敏是也故以不敏辭君不

許乃退疏正義曰不許者不許其辭也云退反位也者
言此退是反其西面之位非退出也必知退

是反位者以受命者必進而近君違其位也曲禮曰揖人必違其位
況拜君命乎不許乃退不再辭者臣惟君所使雖懼弗勝任而亦不

敢避疏正義曰
既圖事戒上介亦如之疏正義曰

既已也戒猶命也已謀事乃疏正義曰
命上介難於使者易於介疏蔡氏云

上介大夫為之所以副使者或聘使有故則上介攝其事是其任亦重故亦稽首辭如使者今案亦如之如其再拜以下至不許乃退也

注云戒猶命也者儀禮內言戒者不一義有訓警者有訓告者此戒上介亦是命之為上介與命使者同故云猶命也云已謀事乃命

上介難於使者易於介者上遂命使者即於圖事時命之此圖事既畢乃戒明不與使者同命是有難易之分也敖氏云使者言命上介

言戒異尊卑也宰命司馬戒眾介眾介皆逆命不辭宰上卿貳君事者也諸侯謂司徒為宰眾介者

士也士屬司馬周禮司馬之屬司士疏正義曰黃氏丕烈云張氏淳

掌作士適四方使為介逆猶受也於此注為宰宰上及下注宰

之屬也上皆增大字據陸也案單疏述注無大字今案嚴本及各本俱無大字集釋載此注云諸侯謂司徒為大宰有大字下注無○宰

命司馬蓋以君命命之必命司馬戒眾介者眾介卑君不親命之也注云宰上卿貳君事者也者案王制次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中

中當其下云云是於三卿中更分為上中下也故左傳有冢卿介卿亞卿之稱冢卿即上卿也貳君事謂執政也云諸侯謂司徒為宰者

案內則后王命冢宰降德于眾北民鄭注一云冢宰記者據諸侯也諸侯并六卿為三或兼職焉王制疏引崔氏靈恩云三卿者依周制

而言謂立司徒兼冢宰之事立司馬兼宗伯之事立司空兼司寇之事故春秋左傳云季孫為司徒叔孫為司馬孟孫為司空此三卿也

以此推之故知諸侯不立冢宰宗伯司寇之官也下大夫五人者謂司徒下二人一小宰一小司徒司空下二人一小司寇一小司空司

馬事省惟置一人一小司馬也儀禮釋官云諸侯三卿其來已久詩曰乃召司空乃召司徒牧誓及立政言文武未得天下以前制皆曰司徒司馬司空至武王有天下立六卿而三卿遂定為諸侯之制是以酒誥梓材俱云司徒司馬司空也春秋時有可考者如襄十年左

傳云子國爲司馬子耳爲司空子孔爲司徒二十五年傳云子產入陳司徒致民司馬致節司空致地昭四年傳云吾子爲司徒夫子爲司馬孟孫爲司空此三卿爲司徒司馬司空之證也今案諸侯不立冢宰之官以司徒兼之故亦謂司徒爲宰也互詳大射儀宰戒百官下云衆介者士也者衆介下經亦稱士介明以士爲之則上介爲大夫益明矣云士屬司馬周禮司馬之屬司士掌作士適四方使爲介者此釋經所以命司馬戒之義也司士職曰掌國中之士治凡其戒令司士爲司馬之屬官而掌士故云士屬司馬也作士適四方使爲介亦司士職文彼注分使與介爲二謂士使自以王命使也此注引之則取爲介之文以證衆介爲士玉藻曰大夫有所往必與公士爲賓也云逆猶受也者爾雅說文皆云逆迎也禹貢同爲逆河鄭注言相向迎受故此注云猶受也衆介受命不辭者蔡氏云衆介無應對危辱之責爲君奔走職也故直受不辭○王氏士讓疑諸侯三卿經言宰命司馬戒衆介是二卿皆在國理事堪使者惟司空耳今案諸侯司徒下有小宰小司徒司馬下有小司馬宰與司馬若出使自有小宰等官攝其命與戒之事不必泥也

右命使

宰書幣

書聘所用幣多少也 疏正義曰自此至所受書以行言授幣 注云書聘所用幣多少也者

經所云幣兼聘享問卿等玉帛言注專云聘者舉聘以該之也周禮司儀職曰凡諸侯之交各稱其邦而爲之幣注謂于大國則豐于小國則殺是用幣有多少也郝氏敬云幣所齎玉帛皮馬之類書記數也云宰又掌制國之用者是申言宰書之義王制曰冢宰制國用是也敖氏云周官冢宰以九式均節財命宰夫官具之使衆官具幣及用六曰幣帛之式故此主書幣也

所宜 **疏** 正義曰云宰夫宰之屬也者詳大射儀云命之使眾官具幣

命宰夫使官具之吳氏廷華云官具謂眾官各備其所宜具也今案

注既云使眾官具幣而又云及所宜齋則官具者不獨幣而已齋與

資通下記問幾月之資注資行用也周禮外府共其財用之幣齋鄭

注齋行道之財用也是凡出聘所宜用者皆使其所掌之官具之周

禮宰夫掌百官府之徵令又曰凡禮事 **及期夕幣** 及猶至也夕幣先

贊小宰比官府之具故以官具命之也 **聘之重** **疏** 正義曰期行期也敖氏云此云及期則上亦當有請期告

聘也 **疏** 期之禮文略耳姚氏範云命使之後夕幣之前中間具齋

幣治行李庀家事容有旬日皇皇者華詩序曰君遣使臣送之以禮

樂燕送之節當在此時今案據此則行無定期故經但云及也又敖

氏以夕幣二字為題下事其說是也 **注** 云及猶至也者鄭注燕禮

大射俱云及至也此云及猶至也義同云夕幣先行之日夕陳幣而

視之重聘也者案下云厥明釋幣于禩是行日此夕是先行一日之

夕也高氏愈云厥明將受幣啓行故先於夕展數而示使者重其事

也方氏苞云視幣必以夕何也陳之即載而舍于朝明 **使者朝服帥**

日乃可與使者同時就道也禮已受命君言不宿于家 **衆介夕**

疏 視其事也 **古** **疏** 正義曰此夕為暮見于君之名左傳右尹子

者朝服則衆介亦朝服可知帥以暮見因陳幣視之故注云視其事

也盛氏云案此暮夕於君而君臣皆朝服重其事也常時夕玄端云

古文帥皆作率者胡氏承珙云說文帥佩巾也率捕鳥畢也其統帥

之帥作衛云將衛也率領之率作逕云先導也後世衛逕二字廢不

用而佩巾之帥為畢之率借為將帥率由之字二字又互相通借段

氏玉裁曰周禮樂師燕射帥射夫以弓矢舞故書帥為率鄭司農云

率當爲帥大鄭以漢人帥領字通用帥與周時用率不同故也案鄭於經字則皆從帥而出率字於注或如段說以漢時通用之故今案

觀禮帥乃初事注亦云古文帥作率巖本不誤詳觀禮

管人布幕于寢門外管猶館也館人謂掌次舍帷

布幕以承幣寢門外朝也疏正義曰云管猶館也館人謂掌次舍帷

古文管作官今文布作敷疏幕者也者案下記曰管人爲客三日具

沐五日具浴注云管人掌客館者也士喪禮管人汲注云管人有司

主館舍者儀禮釋官云左傳楚公子圍聘于鄭將入館子羽辭曰敝

邑館人之屬也杜注館人守舍人是管人即館人其職掌館舍明矣

故鄭云管猶館也又以此經管人布幕謂爲掌次舍帷幕者賈疏云

天官有掌舍掌次幕人等掌次云有邦事則張幕設案掌舍云爲帷

宮設旌門又幕人云掌帷幕幄帟綬之事鄭云在旁曰帷在上曰幕

幕或在地展陳於上即此布幕是也館人即彼掌舍以諸侯兼官故

鄭總言之也釋官云考周禮無管人之官而掌舍與幕人掌次聯職

或當如賈所云也喪大記曰管人汲又曰管人授御者沐是掌沐浴亦其職也此經釋文云管人掌館舍之官禮記喪大記釋文云管人如字掌管籥之人又古亂反掌館舍之人則所傳異也云布幕以承幣者張氏爾岐云此幕非在上之幕乃布之地以爲藉者今案陳幣必先布幕以爲藉不敢褻也云寢門外朝也者此寢門即路寢門路寢門外爲治朝之地故云朝也云古文管作官者惠氏棟云易隨初九云官有渝蜀才本官作館穆天子傳云官人陳牲義作館據此則官與管通鄭不從古文者以此記及士喪禮禮記喪大記諸文皆作管不作官也云今文布作敷者詩敷于下土毛傳敷布也又書敷重蔑席說文首部引作布是敷布二字通鄭以此經布席字多作布故此布幕亦從古文作布也

官陳幣皮北首西上加其奉于左皮上馬則北面奠幣

儀禮正義 十六 五 中華書局聚

于其前奉所奉以致命謂東帛及玄纁也馬言則者此享主用皮或時用馬馬入則在幕南皮馬皆乘古文奉為卷今文無則

疏正義曰注馬言則者校勘記云則徐本誤作用○賈疏云官陳幣者即上文官具者也館人布幕于地官陳幣于其上敖氏云陳幣

不言幕上可知也北首變于執也西上放設時之位也此皮若馬之位其享主君者在西享夫人者在東王氏士讓云皮北首馬北面皆

鄉君左皮皮西上者今案馬言面馬生物也皮北首故以西為左皮西上則馬亦然此官陳幣三字總皮馬東帛言下乃別言陳皮陳馬

之法也注云奉所奉以致命謂東帛及玄纁也者案享時皮馬皆在堂下使者親奉東帛加璧升堂致命享夫人則奉玄纁加琮故謂

東帛玄纁為奉也賈疏云不言璧琮者璧琮不陳厥明乃授之也今案此夕幣時主璋亦不陳故楊氏復云主聘禮之重者也聘圭不可

以預授俟使者明日受命于朝于是君朝服南鄉而授之吳氏廷華云不陳玉者重器不暴于外也云馬言則者此享主用皮或時用馬

者有皮之國主用皮無皮之國乃用馬故經先言陳皮之法而後言陳馬之法於馬言則以見非皮馬並用也云馬入則在幕南者馬不

可陳于幕上故在幕南而北面也經云馬則北面奠幣于其前則字直貫下七字奠幣之幣即指東帛玄纁言蓋東帛等可加於皮上不可

可加於馬上故用馬則奠于馬北幕上也馬北面以北為前故云奠幣于其前云皮馬皆乘者物四曰乘賈疏云下賓觀時云總乘馬又

云禮玉東帛乘皮是皆乘也云古文奉為卷今文無則者胡氏承珠云據雜記注東帛本有卷稱鄭不從者以下文行禮凡幣皆言奉故

也馬言則者賈疏引下庭實皮則攝之鄭注皮言則者或使者的北面用馬也與此互明今文無則於義不備故鄭亦不從也

衆介立于其左東上既受行同位**疏**正義曰王氏士讓云左西方也東上則使者在東介在

上介西注云既受行同位也者常時在朝卿大夫士面位各異此
既受出使之命則皆北面故云同位下記云使者既受行日朝同位
是也云位在幕南者以經云北面故知在幕南於視幣便也
卿大夫在幕東西面北上大夫西面
辟使者

疏正義曰此卿大夫謂處者也大夫本北面以使介北面
面乃辟之而與卿同西面故云大夫北面辟使者也宰入告具于

君君朝服出門左南鄉入告入路門而告
疏正義曰敖氏云具謂所陳者已具今案出門左者由闈東也

注云入告入路門而告者以夕幣史讀書展幣展猶校錄也史幕東
在路門外故知入者入路門也

其幣每者曰在必西面者**疏**正義曰注云展猶校錄也者謂取幣一
欲君與使者俱見之也一校數也賈疏云幣謂官具之者非直

所奉而已云史幕東西面讀書賈人坐撫其幣每者曰在者謂史依
書讀之賈人依所讀校之每者曰在驗其相符與否恐有遺忘也儀

禮釋官云書即上宰所書用幣之數者周禮大史職曰大會同朝覲
以書協禮專及將幣之日執書以詔王是讀之者大史也云必西面

者欲君與使者俱見之也者以君南面使者北面史于西面讀之是
欲其俱見之也賈疏云賈人當在幕西東面撫之亦欲俱見之也敖

氏云史蓋幕西東面讀書有司北面展之褚氏云史與卿大夫同在
幕東西面故展畢即以書授宰如在幕西則必越幕而授宰矣宜從

注今案褚說是也吳氏疑義云此經第言官下行時受主乃言賈則
夕幣無賈人可知今案敖氏以展幣為有司是也但當西面不北面

耳 宰執書告備具于君授使者使者受書授上介史展幣畢以書還
授使者其受

疏正義曰盛氏云告備具者言其幣一一與書符無闕
授皆北面少也敖以具字為衍非注云史展幣畢以書還授

宰者史與宰皆在幕東西面讀書展幣畢史乃以書還授宰也云宰既告備以授使者其受授皆北面者賈疏云宰以書來至使者之東

北面授使者使者北面授介三者皆北面向君故也李氏云據下文宰授使者主授受同面君公揖入羣臣

者入路寢以展幣禮畢故也官載其幣舍于朝待日疏正義曰此朝即寢門外朝

官從行之官入竟展幣之有司是也叔氏云載謂載之於車幣亦兼皮言也古者載幣之車以人推之春秋傳曰用幣必百兩百兩必千

人蔡氏云舍于朝者公幣不可以入私家也注待日行也謂俟厥明賓受命行乃隨之行也上介視載者處之畢

乃疏正義曰官載幣而上介監視之重其事也注云監其安處之出畢乃出者謂俟載者安處畢乃出也經未言出注補言出者明

上介不舍于朝也出謂退歸或以出為行非所受書以行為當疏正義曰所受書即前上

以行謂以書入載隨行也注云為當復展者張氏爾岐云上介所受之書則將之以行為至彼國境上當復展也○王氏士讓方氏觀

承俱謂此及上二條當作一氣讀謂視所載物及所受書驗其相符否也今案上讀書展幣已是驗其相符與否彼時上介亦同視則不

必再驗矣此二節注說極明無庸更易也

右授幣

厥明賓朝服釋幣于禰侯將出告羣廟大夫告禰而已凡釋幣設洗

盥如疏正義曰自此至亦如之言使者與上介將行釋幣之事○厥祭明夕幣之明日也禰父廟也朝服者賈疏云卿大夫朝服祭

故還服朝服告也注云告為君使也者象生時出必告也云賓使者謂之賓尊之也者此賓即使者以其將為賓于他國故謂之為賓

以尊異之也又周禮大行人掌大賓之禮及大客之儀鄭注大賓諸侯大客謂其孤卿則大夫出使宜稱客此篇多稱賓者對文異散則

通也云天子諸侯將出告羣廟大夫告禰而已者曾子問曰天子諸侯將出必以幣帛皮圭告于祖禰又曰諸侯適天子必告于祖奠于

禰鄭注皆奠幣以告之互文也是天子諸侯將出告羣廟也大夫三廟告禰而已辟天子諸侯也方氏苞云古者五十命為大夫至為卿

則年必長矣故出釋奠反獻薦皆曰于禰道其常也下記賜饗筮一尸若昭若穆上及于祖該其變也蓋閒有篤老而父尚存者云凡釋

幣設洗盥如祭者云凡非一之辭蓋兼覲禮言也陳氏祥道禮書云覲禮侯氏將朝王釋幣于禰聘禮賓將受命釋幣于禰于行皆幣而

已則釋幣猶釋菜耳牲牢酒齊不預也今案釋幣有幣無牲告而不祭曾子問凡告用牲幣鄭注牲當為制字之誤也孔疏引皇氏熊氏

之說諸侯以下無牲天子則當用牲也然釋幣雖不祭亦必設洗盥如祭時以執幣奠幣須盥手致潔也大夫祭設洗盥詳少牢饋食禮

有司筵几于室中祝先入主人從入主人在右再拜祝告又再拜更

主人者廟中之稱也祝疏正義曰此有司及祝皆大夫之家臣也祝告告以主人將行也疏詳少牢禮敖氏云室中奧也筵亦東面而

右几主人在右在祝右也祝在左者以親釋辭於鬼神宜變於他時詔辭之位也少儀曰詔辭自右主人拜不稽首變於祭祝不拜辟君

禮吳氏廷華云祝習於神故先入右祝之北禰主東鄉告者西鄉注云更云主人者廟中之稱也者案特牲少牢皆稱主人是主人為

廟中之稱故上云賓而此更云主人也云祝告告以主人將行釋幣也者其辭當云孝子某奉君命使于某國以某日行敢奠幣告釋幣

制玄纁束奠于几下出祝釋之也凡物十曰束玄纁之率玄居三纁居二朝貢禮云純四只制丈八尺**疏**正義

日出謂主人及祝皆出也注云祝釋之也者據曾子問君薨而世子生大祝裊執束帛告曰某之子生又云升奠幣于殯東几上故

知祝釋之也此奠于几下即祝奠之云凡物十曰束者帛十端曰束猶脯十脔亦曰束故云凡也鄭注士冠禮士昏禮公食禮皆云束帛

十端也云玄纁之率玄居三纁居二者儀禮士昏禮曰納徵玄纁束帛此云釋幣制玄纁束既夕禮曰公賄玄纁束又曰至于邦門公使

宰夫贈玄纁束又曰贈用制幣玄纁束凡用玄纁者皆玄三纁二故云玄纁之率玄居三纁居二也何氏公羊注亦云玄三纁二玄三法

天纁二法地會子問疏云十端六玄四纁五兩三玄二纁纁是地色玄是天色然則玄三纁二據五兩言之也云朝貢禮純四只制丈八

尺者案只與咫通字又作咫周禮內宰出其度量淳制鄭注故書淳為敦杜子春讀敦為純謂幅廣也制謂匹長純制天子巡守禮所

云制幣丈八尺純四咫與彼疏引鄭志趙商問云天子巡守禮制丈八尺純四咫何答云巡守禮制丈八尺咫八寸四咫三尺二寸又太

廣四當為三三八二十四二尺四寸幅廣也古三四積畫是以三誤為四也案此注云朝貢禮而周禮注引作巡守禮者賈氏既夕疏云

朝貢禮及巡守禮皆有此文今案據杜子春及鄭志之說則純四只謂其幅之廣也制丈八尺謂其匹之長也是以鄭注曾子問云制幣

一丈八尺注既夕禮云丈八尺曰制二制合之束十制五合案十制即十端五合即五兩也丈八尺曰制是其一端二端合之為一兩束

十制計五兩也兩亦謂之匹雜記曰納幣一束束五兩兩五尋鄭注納幣謂昏禮納徵也十個為束貴成數兩兩者合其卷是謂五兩八

尺曰尋兩五尋則每卷二丈也合之則四十尺今謂之匹猶匹偶之云與據此昏禮雖用二丈為一端而其一束五兩一兩二端則同昏

禮所以必用二丈者取成數其他禮幣則皆以丈八尺為節主人立謂之制其幅廣二尺四寸亦與布幅廣二尺二寸者異也

于戶東祝立于牖西少頃之闕示疏正義曰敖氏云其立東西相鄉侯神之來又入取幣降卷幣實于筭埋于西階東又入者祝也埋幣必盛以器若藏之

然疏正義曰幣每端長有丈八尺則奠時固已卷之矣此云卷幣蓋卷以實于筭也埋于西階東者曾子問曰天子諸侯反必告設

奠卒斂幣玉藏諸兩階之間此云西階東即兩階間也筭詳士昏禮敖氏云又入者祝及主人也祝既取幣乃與主人俱出幣必埋之者

神物不欲令人褻之今案又入緊承上主人立于戶東二句似敖說是也會子問小宰升舉幣注云舉而下埋之階間舉而下即此經所

云取幣降也案祝奠之使又釋幣于行告將行也行者之先其古祝取以降者諸侯官多也

常祀在冬大夫三祀曰門曰行曰厲喪禮有毀宗躡行出于大門則行神之位在廟門外西方不言埋幣可知也今時民春秋祭祀有行

神古之疏正義曰敖氏云此釋幣之儀與室中者異故不蒙如之也遺禮乎注云告將行也者以將有事於道路故釋幣于行以告

之云行者之先其古人之名未聞者謂古有始教行之人後遂祀為道路之神其名未聞也云天子諸侯有常祀在冬者月令冬祀行是

也云大夫三祀曰門曰行曰厲者祭法文是大夫亦有常祀也但出行則又告之耳云喪禮有毀宗躡行出于大門則行神之位在廟門

外西方者檀弓曰及葬毀宗躡行出于大門殷道也鄭注毀宗毀廟門之西而出行神之位在廟門之外孔疏生時出行則為壇幣告行

神告竟車躡行壇上而出使道中安穩如在壇今嚮毀宗處出仍得躡此行壇如生時之出也故云毀宗躡行出于大門也案檀弓以此

儀禮正義 十六 八中華書局聚

為殷道則周道不如此矣故既夕篇不言毀宗躡行也月令孟冬之月其祀行鄭注行在廟門外之西與此注及檀弓注同吳氏廷華云彼據喪禮故以廟門言若常位當在大門外之西其說似可從餘詳下記出祖釋載下云不言埋幣可知也者言此幣亦埋之不言可知也云今時民春秋祭祀有行神古之遺禮乎者案祭法注亦云今時民家或春秋祀司命行神山神是皆舉漢法為況也遂受命賓須介來乃受命也言疏正義曰遂受命者言釋幣訖遂往受命也遂者明自是出不復入注云賓須介來乃受命也者據下帥以受命言也云言遂者明自是出不復入者斯時上介釋幣亦如之如釋幣于行已出在門外故即往朝不復入也

於禴與行疏正義曰盛氏云衆介亦當有告禴之事經不言者略也

右將行釋幣告禴與行

上介及衆介俟于使者之門外俟待也待於門外東面北上疏正義曰自此至斂

命即行之事○方氏苞云介必備集于使者門外然後序入于朝無參錯也注云東面北上者賈疏云依賓客門外之位也使者

載旌帥以受命于朝旌旌旗屬也載之者所以表識其事也周禮曰通帛為旌又曰孤卿建旌至于朝門使者北面

東上古文疏正義曰帥帥介也朝治朝教氏云受命于朝亦目下事禮皆為膳之言也朝蓋指受命之處而言謂路門外是也注云

載之者所以表識其事也者載謂載于車上教氏云此載旌為將受君命以行也使事于是乎始故以其旗表之兩引周禮皆司常文李

氏云旌通以絳帛為之無他色之飾所謂周之大赤也云至于朝門使者北面東上者案朝門謂庫門也庫門而謂之朝門者蒙經朝言

之庫門朝之外門也天子五門皋庫雉應路諸侯三門庫雉路明堂位曰庫門天子皋門雉門天子應門江氏永云此言魯之庫門擬天子之皋雉門擬天子之應耳非謂唯魯有庫門雉門而餘諸侯不得立也檀弓言庫門者四除魯莊公既葬而經不入庫門外其他言君復于庫門宰夫命舍故諱新自寢門至于庫門軍有憂則素服哭于庫門之外皆通諸侯言之非專為魯記也禮器言繹之于庫門內家語謂孔子為衛莊公言之則諸侯皆有庫門可知有庫門則亦有雉門矣又云朱子曰書天子有應門春秋魯有雉門禮記云魯有庫門家語云衛有庫門皆無云諸侯有皋應者則皋應為天子之門明矣此為定說注疏言魯有庫雉他國諸侯有皋應者皆非今案江說是也又戴氏震謂天子亦三門無庫雉作三朝三門考其言曰天子之宮有皋門有應門有路門路門一曰虎門一曰畢門不聞天子庫門雉門也諸侯之宮有庫門有雉門有路門不聞諸侯皋門應門也皋門天子之外門庫門諸侯之外門應門天子之中門雉門諸侯之中門異其名殊其制辨等威也天子三朝諸侯三朝天子三門諸侯三門其數同君國之事侔體合也朝與門無虛設也又言諸侯宗廟社稷皆在中門內路門外之左右其說亦精妙又宋劉氏敞亦有天子三門之說見公是先生弟子記此注云至於朝門謂使介車至庫門止而下行少立于庫門外北面東上以俟君之進之也賈疏以朝門為皋門外誤敖氏以為雉門外亦非云古文廡皆為膳者胡氏承珠云說文廡為施之或字周禮儀禮皆作廡古文作膳者假借字君朝服南鄉卿大夫西面北上君使卿進使者進之者使者謙不敢必君之終使己疏正義曰敖氏云此在朝固朝服矣必鄉亦在路門外也使卿進使者重其事也今案進使者謂使者先在庫門外進之乃入卿大夫皆西面北上者賈疏云此依展幣之位大

夫與卿同西面避賓下文使者入及衆介隨入北面東上君揖使者使介亦同展幣北面東上

進之上介立于其左接聞命進之者有命宜相近也接猶續也**疏**正義曰入謂入庫門雉門至治朝而

北面東上也其左使者西也盛氏云經云上介立于其左則與使者俱進矣衆介猶在故位注云進之者有命宜相近也者謂進之使

近便於聞命也釋文云近附近之近云接猶續也者下經賓立接西塾注云接猶近也喪服傳以時接見乎天子注云接猶會也蓋隨文

生義廣雅亦云接續也此言上介立近使者可接續而聞命也敖氏云上介必接聞命者爲使者或有故則上介攝使事宜與聞之買

人西面坐啓櫝取圭垂纁不起而授宰賈人在官知物賈者纁所以藉圭也其或拜則奠於其上

今文纁疏正義曰朱子云注在官上疑有庶人二字校勘記云賈楊作纁氏作價案賈正字價俗字○圭瑑圭也下注引周禮曰瑑

圭璋璧琮以觀聘是也此典瑞文又考工記玉人曰瑑圭璋八寸璧琮八寸以觀聘言八寸者彼疏云此謂上公之臣若侯伯之臣宜六

寸子男之臣宜四寸今案此經是侯伯之禮則瑑圭六寸也論語執圭包注云爲君使聘問鄰國執持君之圭江氏永云大夫聘執瑑圭

周禮有明文君之圭非臣所執包氏誤矣集注偶失檢承其誤以諸侯命圭釋之考工記玉人曰命圭九寸謂之桓圭公守之命圭七寸

謂之信圭侯守之命圭七寸謂之躬圭伯守之是封國之時天子命而諸侯守之者若聘享之圭璋璧琮聘禮記明言凡四器者唯其所

寶以聘可也則異於命圭矣蔡氏禮經本義引周章成云聘圭與封圭不同封圭唯朝王及兩君相見用之若遣使出聘所用之圭下于

封圭一等所謂瑑圭也櫝藏玉之器李氏云櫝函也論語曰韞玉毀于櫝中郝氏敬云玉比忠信託玉傳信必面命使者然後授之賈入

西向跪取敬也不起跪授也敖氏云授玉不起賤者宜自別也宰于其右亦坐受之吳氏廷華云宰貳君故代君授受注云賈人在官

知物賈者儀禮釋官云王制庶人在官者注謂府史之屬孔疏云之屬者謂工人賈人及胥徒也少儀臣致綬於君則曰致廢衣於賈人

注賈人知物善惡也案周禮序官若庖人大府玉府職幣典婦功典絲泉府馬質羊人巫馬犬人諸職皆有賈此賈人當為府官之屬周

禮玉府內府皆掌金玉內府職曰凡適四方使者共其所受之物而奉之與此經合也云纁所以藉圭也者李氏云纁者以韋衣木畫以

雜采以之薦玉又以五綵組繫焉有事則組或垂或屈之垂者垂之向下屈者屈之于手凡言屈垂者皆據組言之今案李氏謂屈垂據

組言是也但組與韋版同一物不得分為二故經云垂纁屈纁也敖氏則謂纁以帛為之與鄭異詳下記皆玄纁繫長尺絢組下云其或

拜則奠於其上者據朝禮記奠圭于纁上言之是釋纁所以藉玉之義然經之所謂有藉則裼無藉則襲者乃指束帛言非謂纁也疏家

每以垂纁為有藉屈纁為無藉誤辨見記凡執玉無藉者襲下云今文纁作燥者胡氏承珙云周禮司几筵加纁席畫純鄭司農云纁當

為藻率之藻典瑞注同弁飾諸侯之纁旂九就鄭司農云纁當為藻纁古字也藻今字也同物同音康成注周禮祗釋纁義不破從藻故

注此經皆從古文作纁今文作燥者說文玉部云燥玉飾如水藻之文引虞書燥火粉米蓋許從儀禮今文故凡文采之字作燥而以纁

為釋繭之字與鄭義異今案下記圭與纁皆九寸注云古文纁或作藻今文作燥則古文之本又不同矣觀禮奠圭于纁上注云古文纁

作燥此古文宰執圭屈纁自公左授使者屈纁者斂之禮以相變為疑今文之誤

疏正義曰注云屈纁者斂之者謂斂垂者而持之於手下注云屈纁併持之是也云禮以相變為敬也者謂一垂一屈相變也江氏筠

云自賈人取圭至上介授圭賈人凡四授受垂纁與屈纁相閒鄭注謂禮以相變為敬也敖君善謂蓋相變以為儀然亦莫不有義存焉也蔡敬齋本義錄高紫超說曰垂纁以示文屈纁以示敬筠謂此所以一垂一屈者即上展幣之謂耳賈人啓櫝取圭解組繫以呈之宰宰得而省視之則斂纁以授使者使者受而開視因執以受命于公受命訖即以示上介上介既審視則屈授賈人命藏諸櫝賈人之所以必垂纁授宰者一以明典守不失又以便尊者之審之也宰之所以屈纁授使者付重物於人宜整理斂束以示付託之慎也使授上介垂而不屈者聘使有故則上介當攝其事故須令省識之又其後入竟展圭但上介北面視之而賓不視其行聘時賓但受上介圭襲執之而纁不垂介實有代賓展視之義故其授時宜如此也其聘時賈人垂纁授上介上介屈纁授賓者蓋其義與初同於臨時復加審慎耳至歸反命使者執圭垂纁北面者垂以呈見于君明使命之不辱猶賈人執展鄭注謂持之告在之意宰既受玉則屈而持之其上介執璋屈纁立于其左者特以其事未至治賓受上介璋則亦垂之以致命以其儀與圭同故經云亦如之也敖氏謂賓襲執圭不言垂纁可知郝氏謂執璋屈纁璋不呈也蓋皆以相變為說者恐皆非是戴氏震云賈人啓櫝取圭垂纁者非以為文特解其組繫而垂之圭與纁並呈之也至宰與上介執以授使者皆屈纁斂其垂而併持之明己不為儀也使者受而垂纁于君前並見之亦以為儀然纁與櫝為類聘享皆不以纁進故致聘及還玉時皆無垂屈之節今案江氏戴氏之說是也云自公左贊幣之義者少儀曰詔辭自右贊幣自左故於公左使者受圭同面垂纁以受命同面者宰就使者北面並授之既授之而君出命矣凡授受者授由其左**疏**正義曰云同面者宰就使者北面並授之者禮經釋右受由其左疏例云凡授受之禮同面者謂之並授受相鄉者謂之

訝授受相鄉謂對面也同面如此經使者北面宰亦北面是也詳士昏禮吳氏廷華云宰君左西面使者亦轉而西面在宰之左案吳氏

所以易注者蓋欲遷就公左之文也然受主受命皆當北面經不直云公左而云自公左者宰西面本在公左今自公左至使者之右北

面授之耳故云宰就也云既授之而君出命矣者此命即聘時致命于聘君之命也必授主乃出命者以命藉主而通也楊氏復云受命

莫重于受主故主所以致君命而通信誠也敖氏云于使者受主公乃命之明其執此以申信也云凡授受者授由其右受由其左者謂

同面授受者其左右如此也賈疏云據鄉飲酒禮主人西南面由其右受由其左故云凡以廣之禮經釋例云詳賈意蓋以獻酢酬

之授受皆並授也考鄉飲酒禮主人西南面獻介介進北面受爵則是訝受非並授明矣既述命同面授上介述

者循君之疏正義曰校勘記云失誤楊倒○使者受命又重述之以言重失誤疏備遺忘恐有失誤也既述命乃以主授上介或謂宰述

非之者上介受主屈纒出授賈人衆介不從賈人將行者疏正義曰方在門外北面氏苞云此

主衆與使介遞相授而終以屬賈人責有所專也吳氏廷華云出授非宰介事故不從今案上介出授還入待使者出乃隨出也注云

賈人將行者以其從行故以主授之使藏諸櫝也賈疏云對上賈人出玉者是留者也王氏士讓云賈人取主授宰後即起以櫝出而待

藏則一賈人也義亦可通云在門外受享東帛加璧受夫人之聘璋北面者李氏云如使者門外之位也

享玄纁束帛加琮皆如初享獻也既聘又獻所以厚恩惠也與今之璧色繒也夫人亦有聘享者以其帛已同體爲國小君也其聘用璋取其半圭也君享用璧夫人用琮天地妃

合之象也圭璋特達瑞也璧琮有加往德也周禮曰瑑圭璋璧琮以

覲疏正義曰注半圭毛本作珪校勘記云諸本俱作圭配釋文作妃聘疏云本亦作配集釋作妃規葛本集釋俱作頰今案規是也○束

帛加璧謂以璧加于束帛之上也加琮亦然皆如初者謂受璧璋琮三者皆如受圭之儀也典瑞曰象圭璋璧琮繅皆二采一就則三者

亦皆有繅矣張氏爾岐云束帛玄纁前授幣時已授矣此復言者以方受璧琮取其相配之物兼言之如云享時束帛上所加之璧玄纁

束帛上所加之琮耳盛氏云此時惟受玉乃并束帛言之者取其相配且以別於圭璋之無加者也張說得之敖云復取而合諸璧琮非

注云享獻也者爾雅釋詁文說文同字皆作享不作饗周禮玉府注云古者致物于人尊之則曰獻故云享獻也云既聘又獻所以厚

恩惠也者聘義曰已聘而還圭璋是圭璋已聘則還之唯受其享之璧琮幣帛而已故繼聘而行享所以厚恩惠也覲禮既覲後則行三

享較聘為尤隆云帛今之璧色繒也者繒為帛之總名周禮大宗伯孤執皮帛鄭注帛如今璧色繒也賈兩疏俱未能還出實據秦氏蕙

田云享君束帛之色經無明文鄭以為與璧色同亦未詳何色盛世佐以為色素亦恐未然今案敖氏云享束帛不言玄纁文省耳蓋以

享君束帛亦用玄纁也其說似是古禮幣多用玄纁色於享君不言玄纁享夫人乃言玄纁舉後以包前耳其實一也云夫人亦有聘享

者以其與己同體為國小君也者夫人與國君同體而國君又與己同體故聘享及之敬其君以及其夫人也記曰君以社稷故在寡小

君此之謂矣云其聘用璋取其半圭也君享用璧夫人用琮天地配合之象也者公羊傳曰璋判白何注半圭曰璋爾雅肉倍好謂之璧

白虎通曰半圭為璋方中圓外曰璧圓中牙外曰琮鄭注大宗伯云璧圓象天琮八方象地圭銳象春物初生半圭曰璋象夏物半死聘

君用圭聘夫人用璋取陽全陰半之義璧圓以享君琮方以享夫人是取天地配合之象也云圭璋特達瑞也者特達不用束帛也聘義

曰以圭璋聘重禮也鄭注圭瑞也孔疏以器言之爲之圭執以行禮謂之瑞瑞信也云東帛有加往德也者有加謂以東帛爲藉也郊特牲曰東帛加璧往德也孔疏玉以表德今將玉加於東帛以表往歸於德故也引周禮者典瑞文義已詳前周禮小行人曰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此六物者以和諸侯之好故據此則琮宜用錦今聘禮享夫人用東帛加琮不用東錦者避享后也又據小行人注謂五等諸侯享天子用璧享后用琮二王後享用圭璋于諸侯亦用璧琮子男於諸侯用琥璜詳覲禮四享皆東帛加璧下江氏永云享禮用圭者唯二王後享天子鄭小行人注云其於諸侯亦用璧琮耳則諸侯使大夫聘而行享必無用圭之事鄭注鄉黨云既聘而享用圭璧邢疏不能辨正集注遂承其誤遂行舍于郊於此脫舍衣服乃即道也君言不疏正義曰校勘記云注使下楊氏有者字○郊近郊也云於宿於家此脫舍衣服乃即道也者案下經使者歸及郊朝服載廬歸及郊而衣朝服則行時于郊脫舍朝服明矣必脫舍朝服者下經歸使衆介先注云吉時道路深衣明在塗不服朝服矣或以舍爲止舍非引曲禮者釋遂行之義蓋賓是日自朝斂廬此行道耳未有服告禰入朝受命即行至是乃改服深衣也斂廬事也斂藏也疏正義曰初時入朝載廬以表其事至是斂之以行道未有事故也載者載於車上斂者藏於車中故云斂藏也

右受命遂行

若過邦至于竟使次介假道東帛將命于朝曰請帥奠幣至竟而假道諸侯以

國爲家不敢直徑也將猶奉也疏正義曰自此至執筴立于其後言帥猶道也請道己道路所當由過他邦假道之事○過邦謂道所

經歷之邦非聘國也竟與境通經典多作竟朝外朝即所過國君之朝也敖氏云次介士也假道禮輕故使次介此朝謂大門外吳氏廷

華云使次介者上介貳賓誓眾也凡有言用束帛無庭實蔡氏云奠幣奠束帛于地不敢直授以明敬也注云至竟而假道諸侯以國

為家不敢直徑也者至竟抵所過國界上也高氏愈云封境各有專守不敢踰越故古者必假道以盡過賓之禮今案楚使申舟聘齊不

假道于宋而華元以為鄙我晉以璧馬假道于虞雖屬詭謀然亦可證假道之禮春秋時猶然矣賈疏云天子行過無假道以天下為家

所在如主人也天子微弱則有之周語定王使單襄公聘于宋遂假道于陳以聘楚服氏注云是時天子微弱故與諸侯相聘同是也云

將猶奉也者郝氏敬云將命奉主君之命以請也云帥猶道也者道與導同下大夫取以入告出許遂受

幣言遂者明受其幣非為許幣也李氏云言遂者容其中有辭讓故也容其辭讓不得命也疏正義曰下大夫彼國下大夫也取取

之節非為許之而受其幣或曰此奠幣受幣與常時授受禮異者皆以假道禮略且不欲久稽過賓也饋之以其禮上

賓大牢積唯芻豢介皆有饋凡賜人以牲生曰饋饋猶稟也給也以介牲用大牢羣介用少牢米皆百筥牲陳于門內之西北面米設于

中庭上賓上介致之以束帛羣介則牽羊焉上賓有禾十車芻二十車禾以疏正義曰校勘記云注秣徐作抹誤○饋之謂所過邦饋之秣馬也上賓即使者也牛羊豕具為大牢積謂給賓客道用者

注云凡賜人以牲生曰饋者饋猶饋也不曰饋而曰饋以有生牲也下歸饗饋注云牲殺曰饗生曰饋是也服注左傳饋牽竭矣以為

腥曰饋蓋對牽言之此聘禮篇內所云饋則皆指牲生言釋文云牲腥曰饋謂殺而未熟非也云饋猶稟也給也者賈疏云於賓為稟稟

者受也于主人為給給賓客也云以其禮者尊卑有常差也者謂以爵之尊卑為等殺也吳氏疑義云假道致饋其禮無考鄭以此經歸饋及饋賓二禮約言之今案注云上賓上介牲用大牢羣介用少牢者是大夫饋賓禮也云米皆百宮牲陳于門內之西北面是主君歸饋禮也米設于中庭亦據歸饋言之但歸饋禮士介米百宮設于門外耳云上賓上介致之以束帛者亦歸饋禮也羣介則牽羊焉又大夫饋賓禮也云上賓有禾十車芻二十車者鄭自為說也禾以秣馬詳下設餼節門外米禾皆二十車下李氏云言積唯芻禾則無車米與薪且獨上賓有之耳又李氏心傳云賓大牢則介不得用大牢積唯芻禾則無米可見矣敖氏云其禮者賓則大牢上介則少牢羣介則特性也米禾薪芻皆謂之積積唯芻禾是無薪與米也上賓有積上介以下未必有之此饋積唯若所以降于主國之禮賓也然以此而待過客亦不為不厚矣張氏爾岐云介但有饋無積今案經文上賓大牢積唯芻禾是專言饋上賓之禮下云介皆有饋乃指上介衆介言也二李氏及敖氏張氏說是或謂無門外車米而仍有庭中芻禾亦與經不合又謂上介衆介皆有芻禾考主君歸饗饋士介無積矣○又案注云上賓禾十車芻二十車者蓋以此禮當殺於歸饗饋而大夫饋賓又無芻禾故約設餼上介禾十車士帥沒其竟沒芻倍禾之數為說也據此則上介無積益明矣

正義曰帥毛本誤師○蔡氏云士帥遣士導引沒其境誓于其竟沒盡彼國界也今案周語候人為導夏官候人土為之

南面上介西面衆介北面東上史讀書司馬執筴立于其後此使女止而誓也賓南面專威信也史於衆介之前北面讀書以敕告士衆為其犯禮暴掠也禮君行師從卿行旅從司馬主軍法者執策示罰

疏正義曰策毛本作筴校勘記云嚴徐本敖氏俱作策釋文作筴云音策集釋通解楊氏亦俱是筴今案說文策馬箠也下从束顏氏

家訓五經文字皆以筴為策之訛俗字故張氏識誤據釋文改策為筴而戴氏震駁之是也今從策石經作策誤多一筆注史於毛本史

誤使校勘記云嚴徐本集釋通解楊氏敖氏俱作史盧氏云敖當作勅○儀禮釋官云史讀書謂誓戒之書也左傳昭六年楚公子棄疾

聘于晉過鄭禁芻牧采樵不入田不樵樹不采藝不抽屋不强勾誓曰有犯命者君子廢小人降是其誓書之類周禮掌客職云凡介行

人宰史皆有餼饗饋注凡介行人宰史眾臣從賓者也史主書案彼諸侯相朝法此大夫出聘亦當有史從也掌客疏云史大史之屬官

則此史亦非大史也吳氏章句以為大史恐非釋官又云此司馬執策乃司馬之屬官從聘賓行者左傳宋華耦來盟其官皆從之孔疏

云聘禮有上介眾介至國誓于其竟則史讀書司馬執策賈人拭玉有司展幣其從羣官多矣詩縣蠻之篇言大臣出行微臣隨從是大

夫出使有官從之也大夫本有家司馬此為君聘則司馬當為公臣周禮大司馬以下至任長皆得稱司馬故有公司馬兩司馬之稱此

司馬蓋其類也注云此使次介假道止而誓也者以經云誓于其竟明是誓于入竟之前使所過勿犯經乃言于士帥沒其竟之後者

先言士帥以終假道之事耳鄭恐人疑為既出竟乃誓故特明之謂使次介假道時即止而誓也云賓南面專威信也者以士眾從行在

外特賓為統率故使南面以專威信耳云史於眾介之前北面讀書者以眾介北面東上明從行之眾皆北面可知故讀於其前使眾共

聞也褚氏云史讀書注云北面向賓讀也敖云東面未是君行帥從卿行旅從定四年左傳文旅五百人也引之以見卿出從行其眾恐有犯禮暴掠之事故誓之云司馬主軍法者執策示罰者言司馬執策立于史後明書在而法隨之有犯必罰也

右過邦假道

未入竟壹肄謂於所聘之國竟也肄習也習聘之威儀重失誤**疏**正義曰自此至不習私事

記云壹釋文集釋俱作一黃氏不烈云張本改壹為一據陸也段曰

一是一是今案石經嚴本俱作壹仍從石經注云謂於所聘之國竟也

者言經所云竟其所聘之國竟也未入者將至而未至也下經云及

肄習也盛氏云壹肄謂一女習之而已對為壝壇畫階惟其北無宮

下展幣凡三次而言也郝云壹逐一也非為壝壇畫階惟其北無宮

壝土象壇也惟其北宜有所鄉**疏**正義曰敖氏云築壇而卑曰壝壇

依也無宮不壝土畫外垣也壇率故畫階必畫階者習升降之

儀也注云壝土象壇也者案周禮望人社壝注云壝謂委土為墀

壇然則壝土即委土也賈疏云觀禮與司儀同為壇三成宮方三百

步此則無外宮其壇壝土為之無成又無尺數象之而已張氏爾岐

云壇

云壇

云壇

云壇

云壇

云壇

云壇

云壇

云壇

云壇

云壇

云壇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重器不敢褻陳之也云徒習其威儀而已者徒猶空也謂空習之無所執也敖氏云無執不執玉帛也無主則無授受之儀故不必執之

今案下云習享則此專習聘可知鄭言介皆與北面西上入門左之位也古文

與作疏正義曰敖氏云言皆與者拜時介無事嫌不必與也注云豫入門左之位也者謂下正聘時賓入門左介皆入門左北面

西上也李氏云賓行聘時介止于此然則所習習享士執庭實介也者習廟門內之禮云古文與為豫者詳士昏禮習享士執庭實介也

庭實必執之者皮疏正義曰實謂實于庭者也敖氏云對堂上之幣則有攝張之節而言故謂之庭實劉氏台拱云享之庭實不見

其數疑無常數今案此云執庭實則玉帛亦不執也注云庭實必執之者皮則有攝張之節者庭實或以馬或以皮此言執故知為皮

也下享時經云庭實皮則攝之手在內內攝習夫人之聘享亦如之

習公事不習私事公事致疏正義曰公事謂君之聘享夫人聘享及命者也問大夫皆致君命故注云公事致命者

也私事謂私覲私面也賈疏云大夫之幣不在朝付之至郊乃付之避君禮不謂非公事

右豫習威儀

及竟張旛誓及至也張旛明事在此疏正義曰自此至遂以入竟言國也張旛謂使人維之賓至竟謁關迎入之事○張

氏爾岐云誓亦誓戒從人使勿犯禮注云張旛明事在此國也者以過邦假道不張旛至是張之示事在此國也云張旛謂使人維之

者周禮節服氏掌朝覲祭祀衮冕六人維王之大常諸侯則四人鄭注維維之以縷鄭司農云維持之明此張旛亦然但人數未聞耳

乃謁關人謁告也古者竟上為**疏**正義曰校勘記云注譏釋文作幾

司關曰凡四方之賓客敘關則為之告鄭注為朝聘者也敘關猶謁

諸侯謂之關尹當國中士為之每關亦有關人當士旅食為之賈疏謂

是竟上每關關人賈說分析甚確國語單子云周之秩官有之曰敵

謂之司關諸侯謂之關尹猶天子有司門諸侯謂之門尹也注云

謁告也者爾雅釋詁文云古者竟上為關者鄭注地官序官云關界

則諸侯半天子也云以譏異服識異言者案王制云關執禁以譏禁

識口為異言之人防姦偽察非違據關人問從者幾人欲知聘問且

委積正義曰校勘記云注共陸氏曰本或作供同後放此○賈疏

聘問且為有司當共委積之具者以卿聘從人多大夫問從人少故

知其從人之多寡即知其為聘為問也凡道路給賓客之用少曰委

多曰積周禮遺人凡賓客會同師役掌其道路之委積是皆有司所

入今案關人之問以介對以所與受命者對謙也聘禮上公之使者

以其代君交於列國是以貴之周禮正義曰注云以所與受命者

曰凡諸侯之卿其禮各下其君二等對謙也者介是使者所與受

命之人此以對者孰以使者也使以介對是謙也蔡氏云止以介數對不欲以餘隸煩主人也義亦通禮記聘義曰聘禮上公七介侯伯五介子男三介彼注云此皆使卿出聘之介數也鄭此注本之以立說非直引聘義之文耳云以其代君交於列國是以貴之者以聘使代君交鄰國是以副之介以貴之聘義曰所以明貴賤也是也引周禮者大行人文詳篇首鄭目錄下張氏爾岐云不以從者對而以介對亦以知介數即為聘為問可知其從者多少亦可知也君使士請事遂以入竟請猶問也問所為來之故也遂

以入因疏正義曰經義述聞云遂以入竟竟字因下入竟而衍故鄭道之注曰遂以入入下無竟字下文大夫勞者遂以賓入與

此遂以入文同一例且賓至于竟則士道之至于近郊則下大夫道之是自近郊以外皆士道之也士道之則下文曰入竟曰及郊曰及館曰至于近郊皆在遂以入三字中非但道之入竟而已也然則遂以入下不當有竟字明矣聘義正義引此文曰君使士請事遂以入無竟字自唐石經始衍竟字而各本遂沿其誤謹案述聞之言是也但石經相傳已久今仍之而姑錄其說於此注云問所為來之故也者上關人但問從者幾人未問來故故此使士問之敖氏云使者既謁關人因止于竟未敢輒入關人以告於君于是君使士請事李氏云春秋傳晉韓宣子聘于周王使請事對曰晉士起將歸時事于宰旅無他事矣此其對辭云遂以入因道之者謂道之使入也此請事之士疑即訝士儀禮釋官云周禮掌訝職曰若將有賓客至與士迎賓于疆注士訝士也訝士職曰邦有賓客則與行人送迎之聘義曰君使士迎于竟下文賓歸又云士送至于竟疑此士即訝士也

右至竟迎入

入竟斂旻乃展

復校錄幣重其事斂旻變於始入

疏正義曰自此至賈人之館如初

復校錄幣重其事者前授幣時已展之此復校錄是重其事也經不言壇壇則是因舍展之也郝氏敬云展展視玉帛皮馬之類恐遠道

齋持疎虞也云斂旻變於始入者始入時張旻示有事於此國今既入竟率其行道之常故斂之前出時至郊斂旻注云此行道耳未有

事也是也故云布幕賓朝服立于幕東西面介皆北面東上賈人北

面坐拭圭

拭清也側幕而坐乃開櫃

疏正義曰布幕亦布於地也李氏云賓誓則

華云賓立于幕東西面異於夕幣之位賈人北面以賓西面故也盛氏云介皆北面東上則上介與眾並立也及視圭之時上介少進

注云拭清也者爾雅釋詁文謂拭之使潔清也敖氏云拭圭者就櫃拭之故下乃云執云側幕而坐者謂坐於幕邊也開櫃取圭遂

執展之

持之而

疏正義曰云持之而立

上介北面視之退復位

則視圭

疏正義曰經無進

退圭

主璋尊不陳之**疏**正義曰敖氏云退之者其

進違位文以言退知之退圭不陳之**疏**正義曰敖氏云退之者其

注云主璋尊不陳之者謂執展之即退不陳於幕上對下壁與幣同陳言也賈疏云下乃言夫人之聘享則璋未拭而并言璋者欲見

皆不陳皮北首西上又拭壁展之會諸其幣加于左皮上上介視之

退會合也諸於也古**疏**正義曰敖氏云退退復位也注云會合也

也李氏云幣束帛也享用束帛加璧故今亦合而陳之盛氏云至是言會諸其幣者以其初授幣與授玉異曰未嘗會也必會之者見其

用之之法也鄉射則薦諸其席亦訓於廣雅釋言文云古文曰陳幣北首者古文皮作幣鄭不從者下云北首皮可言首幣不得言首也

馬則幕南北面奠幣于其前前當前**疏**正義曰校勘記云上楊作南

幕南北面故其前當前幕上也幕設之有前後若作南則奠幣在幕外矣楊本非自陳皮北首至此與授幣時陳之之法略同唯有壁為

耳展夫人之聘享亦如之賈人告于上介上介告于賓展夫人聘享

於君也賈人既拭璋琮南面告於上介上介正義曰注以賈人告於是乃東面以告賓亦所謂放而文之類**疏**於上介二句專指展

夫人之聘享言之故云上介不視賤於君也敖氏謂告者告之以展聘享之幣玉已畢則兼君與夫人之聘享而言故後人多駁上介不

視之說謂經明言亦如之何獨不視乎褚氏云如之者如上圭則拭之展之璧則拭展而會幣加於左皮也又兼上介視之在內蓋君之

聘享上介視之夫人聘享上介不視俟賈人告而轉告于賓羣幣則有司自展而直告于賓差降之義也若上介既視賈人何必再告之

宜遵注告則必易其所立之向注義亦長今案褚說是也賈人上介本皆北面告上介則賈人轉而南面告賓則上介轉而東面以賓西

面故也故而**有司展羣幣以告**羣幣私覲及大夫者有**疏**正義曰注

文禮器文司載幣者自展自告云羣幣私覲及大夫者敖氏云注云及者即記所謂幣之所及者也此說是蓋兼問卿面卿問大夫面大夫之幣皆包之矣云有司載幣者自展自

告者此有司即前官載其幣舍于朝者也自展自告謂有司自展之并自告賓也○賈疏謂私覲私面之幣皆賓介自將己物非公家所

給其說非方氏苞云賓與上介私齎幣馬義雖未安力或能具士介何從具此周官校人凡國之使者共其幣馬鄭注明云使者所用私

觀賈乃謂天子禮與諸侯異以曲護己說誤矣江氏永云私觀亦及公家之幣但對享禮為私耳惠氏棟吳氏廷華張氏惠言皆辨之

疏

正義曰詩魯頌孔疏及爾雅釋地邢疏引此注侯下皆有四十里三字子下皆有二十里三字各本脫今據補校勘記云男十里下

集釋無也字○及郊又展亦是因舍展之如初如入竟展幣之儀也

注云郊遠郊也者以下云賓至于近郊知此及郊為遠郊也云周

制天子畿內千里者周禮大司馬職曰方千里曰國畿是也云遠郊

百里者載師注引司馬法王國百里為郊杜子春云五十里為近郊

百里為遠郊白虎通同云以此差之遠郊上公五十里侯四十里伯

三十里子二十里男十里也者大司徒職曰凡建邦國諸公之地封

疆方五百里諸侯方四百里諸伯方三百里諸子方二百里諸男方

百里夫天子畿內千里而遠郊百里則上公封五百里遠郊五十里

侯四百里遠郊四十里伯三百里遠郊三十里子二百里遠郊二十

里男百里遠郊十里是其差也若如論本注文謂侯伯三十里子男

十里則是合侯與伯子與男為一非所謂差矣且郊之里數原視地

廣狹為制豈有侯與伯子與男封疆廣狹各殊而郊制必合為一之

理哉賈疏申鄭義云畿方千里王城居中面五百里以百里為遠郊

若公五百里中置國城面二百五十里故遠郊五十里自此以下至

子男差之可知不言侯與伯同子與男同是賈所見本尚未譌脫也

又李氏如圭儀禮集釋云各以其國封疆十之一差去國之數為遠

郊也周禮諸公封疆方五百里諸侯方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

男百里據此亦是申明鄭注遠郊上公五十里侯四十里伯三十里

子二十里男十里之說知李作集釋時此注亦尚未譌脫與孔邢二

疏所引合也爾雅邑外謂之郊郊外謂之牧牧外謂之野野外謂之

林林外謂之坵郭注邑國都也假令百里之國五十里之界界各十

里也詩疏引孫炎曰設百里之國五者之界界各十里與郭義同據

此則二百里之國五者之界各二十里四百里之國五者之界各四

十里可知近邵氏晉涵作爾雅正義不能援詩疏以校正鄭注而反

削去邢疏之文據儀禮禮焉脫之注牽合附會失之或曰尚書大傳分

郊制為三等非歟曰書傳云百里之國二十里之郊七十里之國九

里之郊五十里之國三里之郊此夏殷制非周制也亦不得為五十

里三十里十里矣云近郊各半之者鄭注尚書君陳序云周之近郊

五十里今河南洛陽相去則然是天子近郊半遠郊五十里則及館

上公近郊二十五里侯二十里伯十五里子十里男五里也

展幣于賈人之館如初館舍也遠郊之內有候館可以小休止沐浴

就焉便疏正義曰注賓館校勘記云賓監本作官誤○敖氏云幣亦

疾也疏兼玉而言自入竟至此凡三展者以聘事將至而愈慎且

一與主國卿大夫為禮則不暇及之矣方氏苞云入竟而展及郊再

展及館三展雖載以任輦尚虞頓撼又皮帛則燥溼不時宜頻展也

注云館舍也遠郊之內有候館可以小休止沐浴者案遺人職曰

凡國野之道十里廬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五十里有市市有候

館鄭以賓尚未至近郊則此館非國中之館故以遺人候館解之候

館五十里即有則遠郊內自有之矣言可以小休止沐浴則可於此

展幣也云展幣不於賓館者為主國之人有勞問己者就焉便疾也

者吳氏廷華云環人訝士皆當見賓于館又或主君加禮有遠郊之

勞並頒受于館故就賈人之館展之便疾也且見賓從不一館矣○

蔡氏云館國中舍也即後卿所致者此以展幣而連及之盛氏云展

幣皆於館舍非如習儀之於壇壇也此云及館者謂卿致館之館前

聘一日也次于此者因上事而終言之今案經內言館似俱指國中

之館言蔡盛說亦可存故並錄之

右入竟展幣

賓至于近郊張旌君使下大夫請行反君使卿朝服用束帛勞請行問所

之也雖知之謙不必也士請事大夫疏正義曰自此至遂以賓入言

請行卿勞彌尊賓也其服皆朝服賓至近郊君與夫人使人勞

賓之事○賓至近郊張旌蓋漸近國都故張之以自表也敖氏云此

後不見斂旌之節至館為之可知勞謂勞其道路勞苦使卿亦以其

爵也主君于朝君則親郊勞注云請行問所之也雖知之謙不必

也者上使士請事特知其為聘事而來猶不敢必行聘於本國故又

使大夫請之謙之至也至下大夫反告乃執主人之禮勞之禮之節

次如此敖氏謂請行為速之行褚氏云尚未勞賓如何先以請行速

之依注問所之之說為得盛氏亦以敖說為非吳氏廷華云知其來

聘矣又請行者或兼聘他國須先往也云其服皆朝服者謂士請事

大夫請行皆服朝服經時于此見之舉後以該前也○禮經釋例云

凡賓至則使人郊勞案聘禮賓至于近郊君使卿朝服用束帛勞賓

受于舍門內此使者勞賓也又云乘皮設賓用束錦僎勞者勞者再

拜稽首受此聘賓僎使者也又夫人使下大夫勞以二簋方其實棗

蒸栗擇賓之受如初禮僎之如初此聘禮之郊勞也君用束帛夫人

用棗栗觀禮侯氏至于郊王使人皮弁用璧勞侯氏亦皮弁迎于帷

門之外使者不讓先升侯氏升聽命降再拜稽首此王使人勞侯氏

也又云侯氏乃止使者侯氏先升授几用束帛乘馬僎使者使者再

拜受此侯氏僎使者也此則觀禮之郊勞也用璧至于聘禮郊勞用

朝服觀禮郊勞用皮弁聘賓僎勞者用束錦乘皮侯氏僎勞者用束

帛乘馬皆隆殺之義也亦有不郊勞者聘遭喪不郊勞注子未君也

小聘曰問不郊勞注貶於聘所以為小也皆禮之殺也又聘禮郊勞

氏遂從之注從之者遂隨使者以至朝其儀並同 上介出請入告

賓禮辭迎于舍門之外再拜出請出門西面請所以來事也入告入

者與皆出請入告于此正義曰注者與今注疏本作與校勘記云

言之者賓彌尊專彌錄徐本集釋楊氏俱無與字與疏合嚴本與

作者張氏曰注曰其有來者者中箱杭本同監本無一者字案釋文

云者與音餘蓋傳寫者誤以與字作者爾監本以其重複遂去其一

尤非也從釋文朱子曰此非疑詞不當音餘複出者字亦無義理

疑本介字也今案褚氏云與字連上讀乃起下之辭非誤今仍之竊

注云出請出門西面請所以來事也者謂問卿所以來之事也云入

告入北面告賓也者賓在舍有主道故出門西面者出闈東也入北

面告者賓當在阼階西面也敖氏云賓禮辭者以其用幣也上介以

賓辭告勞者復傳言而入賓乃出迎云每所及至皆有舍其有來者

與皆出請入告者此舍即廬宿市之類塗中所以止客者故所至皆

有其有事來舍者無不出請入告即上士請事大夫請行是也云于

此言之者賓彌尊專彌錄者謂前此不言出請入告獨于此言之者

賓來益近則益尊寵之其儀文之記錄亦益詳也李氏云春秋傳魯

叔弓聘于晉晉侯使郊勞辭曰寡君使弓來繼舊好固曰女無敢為

賓敢辱郊使致館辭曰敢辱大館王氏士讓云此禮至春秋時猶可

見勞者不答拜凡為人使

不當其禮疏正義曰勞者即卿也餘詳士昏禮納賓

揖先入受于舍門內臣也公之臣受勞於堂

疏正義曰賓揖先入

云舍門是舍但有一門耳此公館之異者也注云不受於堂此主

於侯伯之臣也者此篇主侯伯之臣言詳篇首目錄下云公之臣受

命於堂者李氏云案司儀職諸公之臣相為國客大夫郊勞旅擯三

辭拜辱二讓登聽命下拜登受饋使者如初之儀及退拜送言登聽

命則公之臣受勞於堂也吳氏疑義云據司儀云凡侯伯子男之臣

以其國之爵相為客而相禮其儀亦如之則所謂登聽命者不止公

之臣可知今案鄭云不受於堂蓋以此篇受於舍門內不言升堂決

不升堂當以此經為正勞者奉幣入東面致命東面疏云聘禮受於舍門內是

有賓道故入門左而東面也致命致其君命賓北面聽命還少退

再拜稽首受幣勞者出北面聽命若君南疏云若君南面然者以命是

主君之命故北面聽命儼若君在然秦氏蕙田云賓初入門西面以

在館如主人也及聽命乃北面從臣禮也叔氏云入門即北面非云

少退象降拜者以受幣當降階拜今不授老幣老賓疏云正義曰此老

升堂故少退而後再拜稽首以象之之臣疏云賓之家臣也

昏禮出迎勞者欲饋疏云正義曰注末集釋有也字○叔氏云勞者出

賓乃出迎而告以欲饋之之辭吳氏廷華云出勞者禮辭賓揖先入

迎饋之受命後不即饋者不以臣事于君命勞者禮辭賓揖先入

勞者從之乘皮設設於門內也物四疏云正義曰注云設於門內也者

乃設之於門內者以饋勞者在庭故也王氏士讓云賓設乘皮而饋

則用束錦者將其貴者也云皮麋鹿皮也者賈疏云郊特牲云虎豹

之皮示服猛也彼諸侯朝享天子用虎豹皮此臣聘君降於享天子當用麋鹿皮故齊語云齊桓公使諸侯輕其幣用鹿皮四分也賓

用束錦償勞者言償者賓在公館如家**疏**正義曰敖氏云聘禮凡大

不敢與尊者之幣同禮經釋例云凡賓主人行禮畢主人待賓用醴則謂之禮不用醴則謂之償詳士昏禮納采問名禮畢擯者出請醴

賓下今案此郊勞後行償禮以勞者為賓賓為主人勞者再拜稽首故注云言償者賓在公館如家之義亦以來者為賓

受稽首尊疏正義曰注云稽首尊國賓也者賈疏云周禮大祝九拜國賓也疏一曰稽首首至地臣拜君法二曰頓首頓地平敵相

拜法今此勞者與賓同類不頓首而稽首故云尊國賓也禮經釋例云凡臣與君行禮皆再拜稽首亦有非君臣而再拜稽首者如聘禮

聘賓償郊勞及歸饗餼使者受幣送幣皆再拜稽首主國之卿餼賓賓再拜稽首受公食大夫禮大夫相食受脩幣再拜稽首主人送幣

亦然此皆相敵者之禮也皆尊之故盛其威儀又不可以常禮論也惠氏棟云賓用束錦償勞者此償幣乃彼國君之幣故受者送者皆

稽首方氏荀王氏士讓說略同今案如惠說非不可通但其中亦有非君物而再拜稽首者故鄭以尊國賓解之而釋例亦即宗之為說

也賓再拜稽首送幣受送拜皆北面象階上**疏**正義曰賓亦稽首送者報之也

者李氏云若鄉飲酒賓受爵主人送爵各拜于其階上北面也敖氏云案注云受送拜者謂受者送者之拜也象階上者謂放償于堂之

禮也今案此償禮雖行之於庭而賓主皆北面拜有似於堂上主在階上北面拜賓在西階上北面拜故云象階上李敖之說得之賈

疏以受為誤謂當云授送拜皆北面並據賓而言褚氏云注受送一讀拜皆北面為句言受者送者之拜皆北面也賈將受送拜專貼賓

說作三節看誤矣盛氏世佐張氏惠言並同褚說是也勞者揖皮出乃退賓送再拜揖皮出東

者而疏正義曰李氏云揖執皮者若親受之然勞者出執皮者從之出疏出勞者之從者訝受之注知東面揖者以執皮者在東勞者

在西故也敖氏據公食大夫禮賓北面揖執庭實以出請此亦北面揖之褚氏云公食禮是對君之禮庭實為君禮物故北面此勞者不

必北面也從注東面為是盛氏世佐說同○以上君使人勞賓之禮夫人使下大夫勞以二竹篋方玄

被纁裏有蓋竹篋方者器名也以竹為之狀如篋疏正義曰篋校勘而方如今寒具筥筥者圓此方耳疏記云唐石經嚴

徐聶氏集釋敖氏俱作篋注同釋文作篋云本或作篋外圓內方曰篋內圓外方曰篋通解楊氏載經注要義載經俱作篋張氏曰釋文

明著內外方圓之制蓋辨或本之誤也從釋文案冬官玉人注疏及覲禮疏引此經並作篋地官舍人注云方曰篋圓曰篋疏謂皆據外

而言審此則釋文之誤顯然張氏從之非也說文曰篋黍稷方器也篋黍稷圓器也此許君之義與鄭不同程氏瑤田儀禮經注疑直云

陸作釋文時蓋據一本作篋者釋之故云篋音甫或作篋也然據鄭注本作篋又鄭注玉人引聘禮作二竹篋方是篋字非篋字也況唐

石經作篋嘉靖本乃從宋元豐本覆刻之亦作篋則此字斷宜從唐石經及宋槧本不必因陸氏偶據別本而致疑也戴氏震校集釋亦

云據鄭注當以作篋為正段氏玉裁儀禮禮漢讀考云賈疏曰凡篋皆用木而圓受斗二升用木而圓本鄭周易注受斗二升依旅人篋實

一穀之云是賈本作篋也宋刻單疏本作篋字四見不作篋今本皆改為篋則受斗二升之云不可通矣又段氏注說文篋字云許謂篋

方篋圓鄭則云篋圓篋方不同者師傳各異也周禮舍人鄭注方曰篋圓曰篋周易二篋可用享鄭注離為日日體圓巽為木木器圓篋

象已上可證鄭確謂簋為圓器今案簋圓而竹簋不圓故云方若簋本方則經不必贅言方矣又鄭義既以簋為圓器倘經本作簋鄭必破簋為簋今鄭不破字可證舊本相傳作簋後人因說文簋方簋圓之訓誤改為簋耳此字當從鄭義為長鍾本亦作簋○李氏云大夫對卿為下大夫夫人使下大夫勞賓降於君也被表也玄被纁裏竹簋方之衣也禮經釋例云士昏記笄緇被纁裏此玄被纁裏蓋夫與士婦之差矣敖氏云夫人亦勞之者以其亦奉命而聘享已也今案考工記玉人曰案十有二寸棗栗十有二列諸侯純九大夫純五夫人以勞諸侯鄭注引此經為證彼疏云玄被者以玄緇為表被聘禮諸侯夫人無案直有棗栗此後勞有棗栗又有案棗栗亦盛於竹簋也○注云以竹為之狀如簋而方者簋本以木為之又有以瓦為之者其形皆圓此以竹為之而方故云狀如簋而方也管亦以竹為之故云如今寒具管漢時管以盛寒具與竹簋盛棗栗用亦相同寒具見周禮籩人注御覽引通俗文曰寒具謂之餲汪士鐸云寒具蓋餅屬後漢第五倫傳注引華嶠書人有遺母一筒餅者筒管屬也云管者圓此方耳者詩維筐及筥毛傳圓曰筥是也

蒸栗擇兼執之以進兼猶兩也右手執栗**疏**正義曰校勘記云蒸敖作蒸也彼謂一手兼執之此則兩手兼執之故云兼猶兩也云右手執棗

蒸栗擇詳犧牲記○注云兼猶兩也者案士冠禮兼執之注云兼并也彼謂一手兼執之此則兩手兼執之故云兼猶兩也云右手執棗

左手執栗者敖氏據士虞禮謂左手執棗右手執栗與鄭互異褚氏云授受之法左右各執一物者先將右手之物授人受者以兩手受

旋亦以右手執之授者乃以兩手授左手所執者受者以左手受之先所受後所授必兩手者所謂受授不游手也經云二手授栗則是

右手先授棗然後二手授栗注極明敖氏故生異說士虞禮主婦自取兩籩棗栗設于會南棗在西何妨右手執者設于西左手執者設

于東邪未可據以難賓受棗大夫二手授栗受授不游
注今案褚說是也
疏正義曰受

謂大夫授不游手謂不空如賓之受如初禮如賓之受如初下大夫
一手是慎之也義并詳上
疏正義曰注請道毛

勞者遂以賓入出以東錦投從者因東面釋辭
疏正義曰注請道毛
請道之以入然則賓送不拜
本作導校勘記云

嚴徐通解楊氏敖氏俱作道○賓之如初謂如賓卿之儀也敖氏云
君使以束帛夫人使以棗栗賓饋之皆以束錦乘皮者亦輕財重禮

之意也入國門也○注云出以束錦投從者因東面釋辭請道之
以入者上君使士請事遂以入竟注云遂以入因道之明此云遂以

賓入亦道之以入也請道當有辭故知以束錦投從者因東面釋辭
也云然則賓送不拜者此注似可疑上賓卿勞者出明云賓送再拜

則此送之亦拜可知經不言者蓋已統於如初中矣賈疏舉公食禮
使大夫戒賓不拜送遂從之為例不知彼無賓禮與此異觀禮侯氏

饋使者送于門外再拜遂從之此當與彼同賈因注言不拜
遂分別尊卑則岐而又岐耳○以上夫人使人勞賓之禮

右郊勞

至于朝主人曰不腆先君之祧既拚以俟矣賓至外門下大夫入告
出釋此辭主人者公也

不言公而言主人主人接賓之辭明至欲受之不敢稽賓也腆猶善
也遷主所在曰祧周禮天子七廟文武為祧諸侯五廟則祧始祖也

是亦廟也言祧者祧尊而疏正義曰自此至眾介皆少牢言賓初至
廟親待賓客者上尊者疏不即行禮主人致館設飧之事○至于

朝此外朝也外朝在庫門外故李氏云朝大門外之朝也但李以大
門為皋門則沿賈之誤辨見前注云賓至外門亦謂庫門也諸侯三

門庫門在外故曰外門王氏士讓云賓未相見不先卸館而必至于朝者明奉君命而告至也云先君之祧者莊四年公羊傳云古者諸侯必有會聚之事相朝聘之道號辭必稱先君以相接又隱七年公羊傳何注云禮聘受之于大廟孝子謙不敢以己當之歸美于先君且重賓也是其稱先君之義拚釋文云灑掃也少儀掃席前曰拚設文作奎云掃除也拚是假借字案析言之則拚是掃席前之名渾言之則凡掃皆可云拚也此經云拚蓋謂廣掃廟之內外不止席前也注云賓至外門下大夫入告出釋此辭者此下大夫即上以賓入者既告于君乃出釋此辭也云主人者公也不言公而言主人主人接賓之辭者案下行聘享時皆稱公此變公言主人是接賓之辭也云明至欲受之不敢稽賓也者以經言既拚以俟明是至即欲受之不敢稽延也云遷主所在曰祧周禮天子七廟文武為祧諸侯五廟則祧始祖也者周禮序官守祧奄八人鄭注遠廟曰祧周為文王武王廟遷主藏焉又守祧職曰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鄭注遷主所藏曰祧先公之遷主藏于后稷之廟先王之遷主藏于文武之廟又祭法注祧之言超也超上去意也天子遷廟之主以昭穆合藏于二祧之中諸侯無祧藏于祖考之廟中聘禮曰不腆先君之祧是謂始祖廟也此鄭言祧之義但據守祧注似有三祧以后稷廟稱大廟故止二祧也若孔君王肅則以高祖之父及高祖之祖為二祧又謂文武受命之王其廟不遷不在七廟數內皆與鄭異王制疏及守祧疏已駁之鄭謂周禮天子七廟諸侯五廟者王制曰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大祖之廟而七鄭注此周制也七者大祖及文王武王之祧與親廟四大祖后稷殷則六廟契及湯與二昭二穆夏則五廟無大祖禹與二昭二穆而已又曰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大祖之廟而五鄭注大祖始封之君祭法曰王立七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遠廟為祧有二祧享嘗乃止又曰諸侯立

五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皆月祭之顯考廟祖考廟享嘗乃止曾子問禮器皆言七廟五廟穀梁傳曰天子七廟諸侯五廟此皆鄭所本也荀子曰有天下者事七世有一國者事五世有五乘之地者事三世有三乘之地者事二世持手而食者不得立宗廟所以表積厚者流澤廣積薄者流澤狹也陳氏禮書云家語曰天子七廟諸侯五廟自虞至周之所不變也是故虞書禋于六宗以見大祖周官守祧八人以兼姜嫄之宮則虞周七廟可知矣又云公侯伯子男其衣服宮室車旗等衰雖殊其立五廟一也附庸之封雖不能五十里亦國君爾故亦五廟春秋書紀季以鄆入于齊公羊傳曰紀季請復五廟以存姑姊妹則附庸之廟與諸侯同可知也今案陳氏又引商書偽古文七世之廟及王肅等說以駁鄭注今不錄其論五廟則較孔賈爲詳云是亦廟也言祧者祧尊而廟親待賓客者上尊者案祧亦與廟同今接聘賓不于廟而于祧者以祧是始祖之廟比之三昭三穆爲尊接賓客宜于尊者故云祧也巍氏了翁云祧卽廟也昭元年其敢愛豐氏之祧豐氏大夫又僅兩世未有遠祖也今案廟與祧對文異散亦通此經云先君之祧明指始祖廟言之則鄭說未可易矣

賓曰俟閒賓之意不欲奄卒主人也且以道路悠遠欲沐浴齊戒俟閒未敢聞命**疏**正義曰注齊戒

勘記云釋文作齊云本亦作齋嚴徐集釋亦俱作齊通解楊氏俱作齋案通解曰齋側皆反蓋本齊字故特音之若作齋則不必音矣○

賓曰對辭也敖氏云閒暇也注云賓之意不欲奄卒主人也者此注有二義不欲奄卒主人一義也以道路悠遠欲沐浴齊戒又一義也故云且奄方言云遽也卒亦促遽之意見漢書注言不欲以恩遽迫主人故答以俟閒且可容沐浴齊戒也云俟閒未敢聞命者言未敢遵命而卽行大禮也命謂既拚以俟之命蔡氏云主人不敢稽賓故曰拚以俟賓不欲奄卒主人故曰俟閒謂俟主人暇時婉詞也

大夫帥至于館卿致館致至也賓至此館主人以**疏**正義曰敖氏云

賓入者也帥亦謂道賓賓至于館則入矣致館謂以君命致此館於

賓也郝氏敬云致館必以卿重其禮也今案國語云司里授館韋注

司里授客所當館次於卿也然則司里授之而卿以君命致之歟

注云賓至此館主人以上卿禮致之所以安之也者言大夫道賓至

館後君復使卿致之以賓初至故重其禮以安之也張氏爾岐云以

上卿禮致之謂使上卿以束帛之禮致之也周禮司儀職云諸公之

臣相為國客致館如初之儀鄭注云如郊勞也不償耳郊勞用束帛

則此致館亦用束帛可知也吳氏廷華云據司儀云郊勞有償致館

如初儀則亦有償矣今案鄭言不償者亦據此經決之以賓迎再拜

下文卿致命即云卿退賓送再拜不言償之是無償也

卿致命賓再拜稽首卿退賓送再拜卿不俟設殮之畢以不用束帛

致故也不用束帛致之者明為新至非**疏**正義曰朱子云此致止謂致館耳章首目其事而下詳其

大禮也**疏**節也上無殮字而但云致命注疏何以見為致殮邪詳又

見下章今案朱子說是也上云卿致館是目其事此云賓迎再拜至

賓送再拜乃是詳言致館之儀節也卿致命者敖氏云致其君致館

之命也不兼殮說為是必稽首者如對主君也注云卿不俟設殮

之畢以不用束帛致故也者致館使卿設殮使宰夫二者不妨並行

注云不俟設殮之畢此釋經退字謂卿致命即退耳言不用束帛致

者因致館用束帛故兼束帛言之其實直謂不致耳非不用束帛而

空以辭致殮之謂也司儀諸公之臣相為國客致館如初之儀彼注

云不言致殮者君子聘大夫不致殮也又引此記殮不致賓不致為

證據此則鄭意固直云不致明矣賈彼疏云聘禮致館之下即云宰

夫設殮此致館下不云致殮故云君子聘大夫不致殮如是五等之

臣皆無致餼也其義甚明何於此乃生出不用束帛空以辭致之臆說邪云不用束帛致之者明為新至非大禮也者對下致饗餼為大禮言之此餼為新至而設非大禮故不致也胡鎬三禮補義曰案注初無兼致餼之語言兼致者賈之誤耳王氏士讓云設餼乃宰夫設之則非兼致可知吳氏廷華云卿不俟設餼者非其職也數說皆是又敖氏謂致館不以幣而在門外非司儀注云侯伯之臣致館於庭則在門內矣致館有束帛亦非無幣也○禮經釋例云凡郊勞畢皆致館案聘禮郊勞畢下大夫勞者遂以賓入又云大夫帥至于館卿致館賓迎再拜卿致命此聘禮致館也觀禮郊勞畢侯氏遂從之天子賜舍辭曰賜伯父舍侯氏再拜稽首賓之束帛乘馬此觀禮賜舍也注賜舍猶致館也是郊勞畢皆致館也又聘禮致館後云宰夫朝服設餼是致館後即設餼觀禮賜舍後則無之聘禮致館後聘賓不備使者觀禮賜舍後侯氏則備之蓋王朝之與侯國禮不同歟今案館國中待客處也考之禮有公館有私館曾子問曰自卿大夫士之家曰私館公館與公所為曰公館鄭注公館若今縣官舍也雜記曰公館者公宮與公所為也私館者自卿大夫之家也鄭注公所為君所作離宮別館也此篇所言館多是私館下記曰卿館于大夫大夫館于士士館于工商是也若左傳襄三十年子產聘晉使盡壞其館之垣昭元年楚公子圍聘鄭館于外則當為公館矣

宰夫朝服設餼 食不備禮曰餼詩云不素是皆謂**是**正義曰周禮宰夫職掌賓賜之餼牽鄭注餼客始至所致禮是餼宰夫掌之故使設之也必朝服者尊賓也注云食不備禮曰餼者以所陳鼎止有腥飭而無饋又饌設不多故云不備禮也司儀注云小禮曰餼掌客注云餼客始至致小禮也又下記注云草次饌餼具輕皆與此注相發明云詩云不素餼兮春秋傳曰方食魚餼皆謂是者詩魏風伐檀文毛傳云熟食曰餼鄭彼箋則云讀如

魚殮之殮是鄭以素殮之義與魚殮一也案宣六年公羊傳晉靈公使勇士往殺趙盾勇士上其堂則無人焉俯而闚其尸方食魚殮勇士曰子為晉國重卿而食魚殮是子之儉也此魚殮之事案勇士以食魚殮為儉是所食者唯魚無多物耳詩疏引鄭志答張逸云禮殮饗大多非可素不得與不素殮相配故易之也然則素殮魚殮皆不備物之謂故云皆謂是也或曰殮夕食也此周禮宰夫注鄭司農之說則後鄭已不從之矣或據毛傳熟食曰殮謂此殮之設無生牲且雖有腥而主於熟賓即次未舉火以熟為先故云殮也案下注亦有新至尚熟之說 飪一牢在西鼎九羞鼎三腥一牢在東鼎七

中庭之饌也 饌也 饪 熟也 熟在西腥在東象春秋也鼎西九東七凡其鼎實與其陳如 陳饗饋羞鼎則陪鼎也以其實言之則曰羞以其陳言之則曰陪

正義曰敖氏云牢大牢也大牢者牛羊豕各一也 飪鼎九腥鼎七乃皆云牢者主於牛羊豕也今案掌客職曰饗饋死牢如殮之陳案下

歸饗饋賓飪一牢腥二牢此則飪一牢而腥止一牢者降於諸侯相朝也 飪正鼎九牛羊豕魚腊腸胃膚鮮魚鮮腊羞鼎三腳隰曉腥鼎

七者無鮮魚鮮腊餘與飪鼎同 注云中庭之饌也者言此皆饌於中庭故云中庭之饌對下堂上及門外言也云飪熟也熟在西腥在

東象春秋也者飪之言熟象秋物熟故在西腥之言生象春物生故在東云鼎西九東七凡其鼎實與其所陳如陳饗饋者言其鼎中所

實之物與陳之次序皆如歸饗饋也所實之物即上牛羊豕魚腊之類餘詳下云羞鼎則陪鼎也以其實言之則曰羞以其陳言之則曰

陪者此經云羞鼎而下歸饗饋云陪鼎恐人疑其有異故釋之二者名異實同也左傳曰殮有陪鼎謂此堂上之饌八西

夾六 八六者豆數也凡饌以豆為本堂上入豆八簋六鉶兩簋八 壺西夾六豆六簋四鉶兩簋六壺其實與其陳亦如饗饋

疏

正義曰堂上者館之堂上也此館在廟云西夾六公食大夫禮亦在廟云大夫立于東夾南宰東夾北顧命在寢云西夾南嚮則廟寢之制皆有東夾西夾矣下歸饗饋云西夾六豆設于西墉下北上西夾之西有墉則東夾之東亦有墉矣又云六壺西上二以並東陳注東陳在北墉下則夾之北有墉矣竊嘗考之東夾在堂東序之東西夾在堂西序之西東夾之北爲東房西夾之北爲西房中有墉隔之與房不相通東夾西夾一名東箱西箱又名左个右个左達右達左卽東也右卽西也夾也箱也个也達也異名而同實統言之爲東夾西夾分言之則夾之近北者爲室近南者爲堂故有夾室與東堂西堂之稱夾之東西北三面皆有牆故得室名但東夾之東西夾之西近北者有牆近南者無牆故其東西近北之處亦稱爲東堂下西堂下非必東堂向東西堂向西也先儒或專以夾室爲達或專以東西堂爲箱皆非是萬氏斯大云東西序外之屋分言之則前堂後室統言之皆夾也所以名爲夾者以夾輔乎中堂也釋名云夾室在堂兩頭故曰夾夾之在正堂東西此定論也楊氏儀禮圖乃圖夾室於東房之東西房之西與房室並列誤矣近焦氏羣經宮室圖又圖東堂於東夾之東西堂於西夾之西以東堂爲東嚮西堂爲西嚮不知堂亦夾之堂也烏可分夾與堂爲二哉顧命曰西夾南嚮言夾而室與堂可知言西夾而東夾可知烏有所謂東嚮西嚮者哉楊大培云西夾南嚮一語證據千古不易鄭注特牲饋食禮云西堂西夾之前近南東堂東夾之前近南亦據南嚮定之也又案顧命注疏解夾之誤鄉黨圖考已辨之餘詳特牲饋食禮豆籩鉶在東房南上凡席兩敦在西堂下又下歸饗饋云饋于東方亦如之注云東方東夾室此但云西夾六則無東夾之饋殺於饗饋也吳氏廷華云在西夾者廟中尊豆故舉豆數以見其餘也云堂上八豆八簋六鉶兩簠八壺西夾六

豆六簋四銅兩簠六壺者皆與饗饋同鄭蓋以鼎
同推而知之也故又云其實與其陳亦如饗饋
門外米禾皆二十

車禾稟實并刈者也諸侯之禮車米視生牢禾視死牢牢十車大夫
之禮皆視死牢而已雖有生牢不取數焉米陳門東禾陳門西

疏正義曰二十車毛本二誤作一校勘記云唐石經二十作廿注牢
十車徐本無牢字與疏不合今俱從嚴本注云禾稟實并刈者

也者稟謂禾稈實謂禾穀并刈謂連稟與實而刈之不去其穀也說
文禾嘉穀也段氏注云嘉穀之連稟者曰禾又於稼字下注云全體

為禾聘禮禾三十車是也禹貢所謂總也今案禾以供飼馬之用故
致積設餼歸饗饋皆有之上注云禾以秣馬是也云諸侯之禮車米

視生牢禾視死牢牢十車者周禮掌客文云大夫之禮皆視死牢而
已雖有生牢不取數焉者李氏云周禮大夫之車米禾無文此餼禮

死牢二而米禾皆二十車饗饋生牢二死牢二而米禾皆二十車知
惟視死牢不取生牢之數云米陳門東禾陳門西者據下饗饋言也

薪芻倍禾各四十車凡此正義曰校勘記云此之楊作上所注
之陳亦如饗饋云凡此之陳亦如饗饋者謂薪從米芻

從禾也郝氏敬云供爨曰薪飼馬曰芻今案說文芻刈草也象包束
草之形又云芻草薪也舊說多以芻為養牛馬之用然上經積唯芻

禾鄭但云禾以秣馬不兼芻言詩詢于芻蕘毛傳云
芻蕘采薪者然則芻以飼牲亦可供爨當兼二用也上介飪一牢在

西鼎七羞鼎三堂上之饌六門外米禾皆十車薪芻倍禾
鮮魚鮮腊西鼎七無

疏正義曰李氏云鼎七者賓腥鼎之數堂上之饌亦與賓西夾同西
夾無饌盛氏云上介之牢西鼎減二無東鼎堂上之饌亦減二無

西夾之饌米禾薪芻衆介皆少牢亦飪在西鼎五羊豕腸胃魚腊新
皆半於賓此其殺也至尚熟堂上之饌四豆四簋兩銅

四壺疏正義曰注云亦鉶在西鼎五羊豕腸胃魚腊者案有羊豕而無簠疏無牛謂之少牢此用少牢而五鼎是又殺於上介也李氏云承上文鉶知衆介亦鉶也少牢饋食禮五鼎此少牢故亦五鼎彼有膚無腸胃此有腸胃無膚今案彼是大夫自祭禮此是人君待客禮故同玉藻朔月五俎之食以云別也云新至尚熟者下歸饗饋士介但有饋而無鉶知此不用饋而用鉶者以飧是新至之禮尚熟故也云堂上之饌四豆四簋兩鉶四壺無簠者上介堂上之饌本與賓西夾之饌同此則又視賓西夾之數減之降殺以兩也褚氏云歸饗饋盛禮而士介無堂上之饌此亦宜無注所云俟訂章氏協夢云經唯言皆少牢是并無堂上之饌矣無堂上之饌下於上介也二說似亦可從○盛氏云米禾薪芻實共百二十車上介半之衆介則無通百八十車而已蓋卿行旅從非是則不足以供之也郝氏謂用車三百六十乘而以侈費詆經妄矣國之經費賓祭最鉅皆所以弭災而福民有不可以儉嗇將之者且遇凶荒札喪則又有殺禮之義見於掌客制禮者豈漫無樽節於其閒哉

右致館設飧

厥明訝賓于館

此訝下大夫也以君命迎賓謂之訝訝迎也亦皮弁

疏正義曰張氏爾岐云自

中所行之禮其爲公禮者有五聘一享一聘夫人一享夫人一若有言者又一於是主君禮賓其爲私禮者有二賓私覲一介私覲一公乃送賓出又有問君問大夫之儀此聘之正禮也分爲四節今案四節者一聘享若有言二主國禮賓三私覲四公送賓出問君及大夫○厥明賓至館之明日也注云此訝下大夫也者上帥至于館是下大夫故知此訝賓于館亦下大夫非掌訝之官也周禮掌訝中士

為之其職曰凡賓客諸侯有卿訝御有大夫訝大夫有士訝士皆有
訝鄭注此謂朝覲聘問之日王所使迎賓于館之訝據云卿有大夫
訝此聘使卿則訝為下大夫明矣餘詳下記卿大夫訝大夫士訝士
皆有訝下云以君命迎賓謂之訝訝迎也者此訝是君使之故云以
君命迎賓也訝與訝同爾雅釋詁訝迎也又通作御詩以御于家邦
毛傳御迎也云亦皮弁者下行聘時君與賓皆皮弁故知此訝賓者
亦皮
賓皮弁聘至于朝賓入于次
服皮弁者朝聘主相尊敬也諸侯
視朔皮弁服入于次者侯辨也次

在大門外之**疏**正義曰辨毛本作辦校勘記云張氏曰監杭本作辨
西以帷為之**疏**案作辨是也說見士相見禮○此朝亦外朝也注

云服皮弁者朝聘主相尊敬也者案皮弁服詳士冠禮周禮司服注
云諸侯之自相朝聘皆皮弁服蓋諸侯在國每日視朝與臣同服朝

服今相朝聘用皮弁服加于朝服一等是主相尊敬也又諸侯覲天
子服冕服其朝天子及使臣聘天子亦皆皮弁服見通典云諸侯視

朔皮弁服者玉藻曰諸侯皮弁以聽朔於大廟是也鄭言此者見皮
弁服尊於朝服之義云入于次者侯辨也者鄭注士相見禮及特牲

饋食禮俱云具猶辨也則此辨與具義同謂入次暫止以待諸事備
具也云次在大門外之西以帷為之者大門謂庫門亦即外門也此

次為賓而設主東賓西故知在西也下記云宗人授次次以帷周禮
幕人注在旁曰帷在上曰幕帷幕皆以布為之四合象宮室曰幄又

掌次職有大次小次鄭注文謂幄也則次之制乃陳幣有司入於主
與帷異此云以帷為之者蓋謂用帷布為之也

布幕陳幣如展幣焉**疏**正義曰案下經行聘時賓立接西塾在廟門
圭璋賈人執櫝而俟**疏**外而賈人啓櫝取圭授上介上介授賓則幣

玉皆先設于此可知故云有司入於主國廟門外以布幕陳幣也又
云如展幣焉者謂其陳之之法亦如展幣時所陳也云圭璋賈人執

櫛而俟者圭璋重器不陳故仍在 卿爲上擯大夫爲承擯士爲紹擯

擯者出請事 擯爲主國之君所使出接賓者也紹繼也其位相承繼

男也則擯者三人聘義曰介紹而傳命君子於其所尊不敢質敬之

至也既知其所爲來之事復請之者賓來當與主君爲禮爲其謙不

敢席尊者啓發以進之於是時賓出次直闈西北面上擯在闈東闈

外西面其相去也公之使者七十步侯伯之使者五十步子男之使

者三十步此旅擯耳不傳命上介在賓西北東面承擯在上擯東南

西面各自次序而下末介末擯旁相去三丈六尺上擯之請事進南

面揖賓俱前賓至末介上擯至末擯亦相去三丈六尺比揖而請事

還入告于公天子諸侯朝覲乃命介紹傳命耳其儀各鄉本受命反

面傳而下及末則鄉受之反面傳而上又受命傳而下亦如疏正義

之此三丈六尺者門容二徹參个旁加各一步也今文無擯疏曰擯

謂毛本謂作爲校勘記云嚴徐集釋通解俱作謂與疏合亦相去三

丈毛本三誤二則鄉受之毛本鄉作御嚴徐陳本集釋及禮記聘義

疏引俱作鄉又反面傳而上毛本而誤面嚴徐葛本集釋通解及聘

義疏引俱作而又此三丈毛本三誤二嚴徐集釋通解楊氏俱作三

○此三擯陳于主國大門外與賓之介同陳分爲東西兩行也敖氏

云擯者上擯也云請事則爲上擯可知故不必贊言之而但云擯者

也云出請事而不云入告省文也後多類此 注云擯謂主國之君

所使出接賓者也者案鄭注士冠禮云在主人曰擯在客曰介注司

儀云出接賓曰擯入贊禮曰相此注兼之以釋擯義精矣云紹繼也

者爾雅釋詁文云其位相承繼而出也者是釋經名承擯紹擯之義

也云主君公也則擯者五人侯伯也則擯者四人子男也則擯者三

人者案聘義亦云卿爲上擯大夫爲承擯士爲紹擯孔疏承副上擯

也紹謂繼續承攢又引此注及大行人文謂待聘客及朝賓其攢數皆然若攢者五人則士爲紹攢者三人若攢者四人則士爲紹攢者二人李氏云案大行人上公攢者五人侯伯四人子男三人諸侯自相待攢數無文鄭據天子待己攢數以爲己國待賓之攢數也敖氏則謂諸侯待聘賓不論尊卑攢者皆三人褚氏云鄭據大行人推之雖無明文可徵亦略得其概敖創爲新論竊所不取今案聘使之介上公七侯伯五子男三人數既以爵等分多寡則主國之攢人數亦當依爵等而分且朝則交攢傳辭聘則旅攢不傳辭待聘客與待朝賓已有區別則攢之人數與天子待諸侯者同可也云聘義曰介紹而傳命君子於其所尊不敢質敬之至也者此引以證主賓各立攢介之義云既知其所爲來之事復請之者賓來當與主君爲禮爲其謙不敢廢尊者啓發以進之者言賓不敢廢言與主君行禮故使攢者出請事以啓發之也云於是時賓出次直闈西北面上攢在闈東闈外西面其相去也公之使者七十步侯伯之使者五十步子男之使者三十步者此謂門外上攢與攢南北相去之遠近也斯時主君立於門內南面大行人云朝位賓主之闈上公九十步侯伯七十步子男五十步卿禮下其君二等故知公使者七十步侯伯使者五十步子男使者三十步也云此旅攢耳不傳命者謂但陳列攢介而不傳辭司儀旅攢鄭注旅讀爲鴻臚之臚臚陳之也皆陳攢位不傳辭也是也云上介在賓西北東面承攢在上攢東南西面各自次序而下末介未攢旁相去三丈六尺者謂次介在上介北末介在次介北皆東面未攢在承攢南亦西面所謂各自次序而下末介未攢在門之東西兩旁其相去三丈六尺也賈疏云注云西北東面者據賓西北望上介介仍向正北陳之矣上攢東南望承攢承攢等仍向正南陳之矣不謂介西北邪陳攢東南向邪陳也案此辨極明晰蓋是時賓直闈西北面上攢在闈東闈外西面介略在賓西而向北直陳承

擯等略在上擯東而向南直陳也鄭必謂上擯在闈東不在門東者以便於出入傳命也若兩君相朝主君出迎于大門外交擯傳辭則君當在闈東上擯當在門東與承擯未擯等並列矣云上擯之請事進南面揖賓俱前賓至未介上擯至未擯亦相去三丈六尺止揖而請事還入告于公者案注云進南面揖賓進者前行之謂蓋交擯傳辭則上擯傳於承擯以次傳於賓如注下所云是也此旅擯不傳辭則上擯與賓親自問對故須揖賓使前李氏云上擯入北鄉受主君命出南面遙揖賓使前上擯南行至未擯南西面賓北行至未介北東面相去三丈六尺乃請所為來之事賓既對遂入告于公是也褚氏云注謂未介未擯旁相去三丈六尺云旁者非東西正相去蓋自未擯直西至未介北東西相去三丈六尺未介東至未擯南亦然若旅擯則上擯至未擯南賓進未介北東西正對相去三丈六尺據此則上擯與賓親自問對其相去三丈六尺與未介未擯相去同故注云亦也云天子諸侯朝覲乃命介紹傳命耳者此以下言交擯傳辭之法云耳者見惟天子於諸侯則然考朝覲傳命即覲禮晉夫承命告于天子是也會同亦傳命覲禮曰四傳擯是也禮經釋例云凡天子於諸侯則傳擯諸侯於聘賓則旅擯傳擯即交擯司儀注云交擯者各陳九介使傳辭也是也云其儀各鄉本受命反面傳而下及未則鄉受之反面傳而上者如傳而出則鄉主君受命傳而入則鄉賓受命所謂各鄉本受命也上擯受命於主君反面傳於承擯承擯傳於未擯所謂反面傳而下也於是賓之未介鄉未擯受命反面傳於次介次介傳於上介上介以告於賓所謂及未則鄉受之反面傳而上也云又受命傳而下亦如之者謂上介受命於賓反面傳於次介次介傳於未介於是未擯鄉未介受之反面傳於承擯承擯傳於上擯上擯以告於主君所謂亦如之也此交擯傳辭之法鄭并言之以曉人也互詳覲禮注案聘用旅擯不交擯而聘義云介紹傳命者孔

疏云交擯與旅擯雖別總而言之皆是傳命是也又鄉黨記君召使擯而云揖所與立左右手明是交擯傳辭乃有揖左人揖右人之事江氏永云君朝用交擯臣聘用旅擯考之春秋孔子仕魯時未見國君來朝亦無御來聘意其為大夫行問禮主國亦以交擯待之周末文勝不盡如禮制也云此三丈六尺者門容二徹參个旁加各一步也者案考工記匠人曰應門二徹參个鄭注二徹之內八尺三个二丈四尺盧氏詳按云徹轍通說文無轍字今案此徹謂車轍也鄭以諸侯庫門廣狹無文故取天子應門解之天子庫門在應門外當更廣於應門矣旁謂門之兩旁每旁加一步步廣六尺二步一丈二尺合二丈四尺為三丈六尺也所以每旁加一步者以擯介之立不正當門于出入乃便也云今文無擯者蓋今文此節殘闕脫落四擯字也或曰注當云今文無擯者蓋出請事上今文無擯者二字耳○江氏永云司儀及將幣旅擯三辭三辭者上擯以君命請事於賓賓對以君命臣來之意此一辭也主人辭不敢當而賓對此二辭也主人又固辭不敢當而賓又對此三辭也三辭訖乃許而納賓所謂旅擯三辭者當如此司儀疏謂辭其以客禮當已誤矣司儀言旅擯三辭此不言三辭者文不具耳下文辭玉亦當三辭不言三辭者亦省文也如注疏說一請事即納賓是併無禮辭矣聘大禮也豈可如此簡略禮器曰七介以相見也不然則已慙三辭三讓而至不然則已慙此通朝聘言之倘無三辭而遽納賓是已慙矣此經仍當依司儀雖旅擯亦有三辭也今案聘義曰三讓而后傳命鄭注此賓至廟門主人請事時也賓見主人陳擯以大客當己則三讓之不得命乃傳其君之聘命也孔疏云鄭解三讓而后傳命之節正當聘禮賓至主人大門主人請事之時此云廟門誤也案司儀疏謂辭主君以大客禮當己即本聘義注為說但聘義三讓在傳命前故鄭據賓言之公皮司儀渾言三辭則當如江說也此條可補注所未及故附錄之

弁迎賓于大門內大夫納賓

公不出大門降於待其君也大夫上擯也謂之大夫者上序可知從大夫總無

所別也於是

疏

正義曰注云公不出大門降於待其君也者案據司賓主人皆謁儀諸侯來朝公當迎之于大門外今臣來聘迎之于

大門內是降於待其君也禮經釋例云凡迎賓主人敵者于大門外主人尊者于大門內詳士冠禮主人迎出門左下云大夫上擯也謂

之大夫者上序可知從大夫總無所別也者以納賓是上擯之事上云卿為上擯言納賓則其為卿可知儀禮釋官云對言之則上大夫

為卿散言之則上大夫與下大夫皆通稱大夫春秋卿亦曰大夫是也此篇之內有上大夫單言大夫者有下大夫單言大夫者今各依

文釋之云於是賓主人皆謁者李氏云未執玉尚文飾也今案此因經但云皮弁未言謁襲故注明之敖氏云納賓之辭曰寡君須矣吾

子其賓入門左者亦入門而右北面東上上擯進相君**疏**正義曰入

也入門左由闈西也敖氏云玉藻曰賓入不中門不履闕又曰公事自闈西亦謂此時也注云內賓位也者謂賓入而位于門內也云

衆介隨入北面西上少退者謂不敢與賓並立少退於後也據此則賓亦北面可知故下注云公南面拜迎也云擯者亦入門而右北面

東上者先時擯介皆陳于門外今介隨賓入則擯亦隨入可知李氏云擯介面位與下入廟門之位同敖氏於上納賓云上擯出納賓而

承擯紹擯則皆立于門東北面故於此但云上擯入門而右意謂承擯紹擯初時未出也其說非是云上擯進相君者以公將拜故也

公再拜

疏

正義曰敖氏云賓入門左而公乃拜之是西面拜迎

相見禮主人於降等者不出迎一拜其辱今案賓辟不答拜疏位凌注云南面拜迎義已詳上敖氏以為西面恐非

當其禮疏正義曰賓毛本作客校勘記云唐石經釋文嚴徐陳閩葛本

負序疏引此亦曰賓辟今案集釋陳鳳梧本亦俱作賓注云辟位

今之逡巡也儀禮鄭注用逡遁十有一云不敢當其禮者釋經不答

拜之義曲禮曰君若迎拜則還辟不敢答拜謂此詳士昏禮納采主

人迎于門外再公揖入每門每曲揖每門輒揖者以相人偶為敬也

擯者隨之並而鴈行既入則或左或右相去如初玉藻曰君入門介

拂闈大夫中棖與闈之閒士介拂棖賓入不中門不履闈此賓謂聘

者鴈行卑不踰尊者之迹亦敬也賓之介猶主人之擯疏正義曰

云賓入楊氏入誤作立卑監本誤作畢賈疏云入大門東行即至

廟門其閒得有每門者諸侯有五廟大祖之廟居中二昭居東二穆

居西廟皆別門門外兩邊皆有南北隔牆隔牆中夾通門若然祖廟

已西隔牆有三則閤門亦有二東行經三門乃至大祖廟門中則相

疏

正義曰賓毛本作客校勘記云唐石經釋文嚴徐陳閩葛本

疏

正義曰賓毛本作客校勘記云唐石經釋文嚴徐陳閩葛本

疏

正義曰賓毛本作客校勘記云唐石經釋文嚴徐陳閩葛本

疏

正義曰賓毛本作客校勘記云唐石經釋文嚴徐陳閩葛本

疏

正義曰賓毛本作客校勘記云唐石經釋文嚴徐陳閩葛本

疏

正義曰賓毛本作客校勘記云唐石經釋文嚴徐陳閩葛本

疏

正義曰賓毛本作客校勘記云唐石經釋文嚴徐陳閩葛本

疏

正義曰賓毛本作客校勘記云唐石經釋文嚴徐陳閩葛本

疏

正義曰賓毛本作客校勘記云唐石經釋文嚴徐陳閩葛本

疏

正義曰賓毛本作客校勘記云唐石經釋文嚴徐陳閩葛本

疏

正義曰賓毛本作客校勘記云唐石經釋文嚴徐陳閩葛本

疏

正義曰賓毛本作客校勘記云唐石經釋文嚴徐陳閩葛本

也春秋桓宮僖宮災火自司鐸踰公宮至桓僖二廟廟邇公宮也季桓子至御公立於象魏之外立當遠火也穀梁傳曰禮送女父不下堂母不出祭門諸母兄弟不出闕門廟門謂之祭門觀謂之闕亦謂之象魏諸侯設於雉門是以雉門謂之闕門天子蓋設於應門闕門在外祭門在內不出闕門者得出祭門者也左傳曰闕于兩社爲公室輔以朝廷執政政所在爲言宜繫君臣日見之朝社在中門內明矣其他書傳可證宗廟社稷在中門內路門外之左右者甚衆略舉五事明之金氏鸚廟在中門內說云聘禮公迎賓于大門內公揖入每門每由揖及廟門公揖入夫惟廟在中門內賓客之入必歷外門中門而後及廟故得有每門若在中門外則入大門卽得及廟何以有每門乎賈疏謂經三閤門乃至大祖廟江慎修極稱其說鸚竊以爲不然大祖之廟百世不遷當特尊於羣廟故禘祫之禮必合食於大祖廟大祖東向自如羣昭羣穆列於南北則知大祖之廟必不與羣廟並列晉孫毓謂外爲都宮大祖在北左昭右穆以次而南朱子從之其說固至當也禮經每門之門文承大門入門而言其非閤門可知曲禮每門讓於客周官閤人王宮每門四人與此每門文同廟在雉門內經文先言每門後言及廟則每門爲庫雉二門其明賈以爲閤門誤矣每由者謂入雉門之後折而向東是爲一曲直廟門折而北是又一曲曲不屬於門賈以爲門皆有曲抑又誤矣今案此經每門金氏以爲庫雉二門甚是蓋公迎賓於庫門內賓入庫門公拜賓辟於是公乃揖之使北行入雉門既入雉門公又揖之使行於是折而東則有東曲之揖折而北則有北曲之揖故言每門先於每曲也於是乃至廟門或謂宗廟外爲都宮則每門中兼有都宮門在內然總不得以每門爲廟中三閤門蓋每門之揖在前及廟之揖在後經文次序顯然不容紊耳至廟制金氏以朱子孫毓之說爲是賈說爲非王氏士讓吳氏紱吳氏廷華褚氏寅亮皆與金同竊謂廟卽並列

而大祖居中亦自有門豈有大祖廟南向無門而必由西二廟閣門側入之理此其逞臆說經決不可信者也

注云每門輒揖者以相入偶為敬也者賈疏云以人意相存偶也禮經釋例云大射儀公食大夫禮注皆有相人偶之文疏未明析又中庸仁者人也鄭注讀如

相人偶之人孔氏無疏朱文公王伯厚皆不知出於何書俟考云凡君與賓入門賓必後君者此賓為聘賓與主君尊卑不敵故入必後

君言凡者見入大門中門皆如是也云介及擯者隨之並而鴈行者謂上介與上擯並次介與次擯並末介與末擯並各隨賓與君行而

上介上擯在前次介次擯末介末擯以次在後略有參差如鴈行也云既入則或左或右相去如初者謂既入門則介左擯右亦如大門

外相去三丈六尺也云玉藻曰君入門介拂闈大夫中棖與闈之閒士介拂棖者彼注云此謂兩君相見也棖門楔也君入必中門上介

夾闈大夫介士介鴈行於後示不相沿也君若迎聘客擯者亦然云賓入不中門不履闈者亦玉藻文彼注云辟尊者所從也此謂聘客

也闈門限鄭引玉藻者證君與賓入門及擯介隨入之儀也李氏云凡門之中央所豎短木謂之闈門之兩旁長木謂之棖棖闈之閒謂

之中門兩君相見主東賓西各由中門而入擯介隨之鴈行參差於其後上擯近西上介近東而拂闈大夫直君之後士介拂棖聘賓入

門還依為君介時近東而拂闈不敢中門也云此賓謂聘聘卿大夫也門中門之正也不敢與君並由之敬也者此申言賓入不中門之義

也云介與擯者鴈行卑不踰尊者之迹亦敬也者此申言介拂闈以下之義也卑不踰尊者之迹謂上介上擯拂闈後於賓與君大夫介

士介又以次略後是不踰也云賓之介猶主人之擯者謂玉藻拂闈以下雖止言介其實主國擯者隨入之儀亦同也○賈疏謂門有兩

闈楊氏復云玉藻疏云闈謂門之中央所豎短木則門只有一闈爾雅極謂之闈注云門中之極名闈當以玉藻疏及爾雅為正張氏惠

雅極謂之闈注云門中之極名闈當以玉藻疏及爾雅為正張氏惠

言云案聘禮疏先云聊為一闌言之下乃申二闌之說則一闌為古說二闌乃賈意也今案玉藻云公事自闌西私事自闌東言闌東闌西而不言東闌西闌則其無兩闌明矣賈氏說於經無據不及廟門可從近盛氏世佐焦氏循猶用其說非也朱氏大韶詳辨之

公揖入立于中庭公揖先入省內事也既則立於中庭以俟賓不復出如此得君行一臣行二於禮可矣公迎賓于大

門內卿大夫以下入廟門即位而俟之疏正義曰注公迎賓下毛本無于字嚴本有校勘記云徐本集釋俱有通解無○廟即大祖

廟上經云先君之祧是也敖氏疑為高祖以下廟非公立蓋南面敖氏以為西面亦非經至此始言及廟門則上每門不得指廟門言明矣注云公揖先入省內事也者以下經云賓立接西塾不言入則此時公揖賓先入可知曲禮曰客至於寢門則主人請入為席是言

卿大夫士之禮彼注云雖君亦然賈疏謂省內事即請入為席之類是也云既則立於中庭以俟賓不復出如此得君行一臣行二於禮

可矣者曲禮請入為席下又云然後出迎客此平等之客禮當出迎今聘賓是臣與君尊卑不敵故君既省內事立以俟賓不復出於禮

可也君行一臣行二下經賈疏謂出齊語晏子辭王氏應麟云見韓詩外傳今案齊語無此文韓詩外傳卷四曰晏子聘魯上堂則趨授

玉則跪孔子問之晏子對曰夫上堂之禮君行一臣行二今君行疾臣敢不趨乎今君之受幣也卑臣敢不跪乎此鄭注所本也張氏惠

言云此君所立中庭與後榻降立同處當在庭南北之中不近內雷賓入門左由公南面與揖賓北由公西南面與揖揖訖公東行向堂

塗北行當碑而賓相及俱揖是君行一臣行二矣今案此篇注言君行一臣行二者三義各有取不必拘泥此節張說得之賈疏頗支離

下公升二等注云先賓升二等亦欲君行一臣行二案襄七年左傳衛孫文子來聘公登亦登正與此相反朱子語類問行一行二之義

儀禮正義 十六 三 中華書局聚

曰君行步闊而遲臣行步狹而疾故君行一步而臣行兩步蓋不敢同君之行而踐其蹤也意略近之又下公側襲受玉于中堂與東楹

之闕注云東楹之闕亦以君行一臣行二此則主君在東聘臣在西今不於兩楹之闕而於中堂與東楹之闕是臣更向東行義至明也

云公迎賓于大門內卿大夫以下入廟門即位而俟之者公迎賓時上擯承擯紹擯在大門外餘卿大夫士不見入廟之文而廟中裏事

有宰及宰夫等官是君未入廟時卿大夫已先入即位而俟矣故鄭明之李氏云卿大夫先即位者於外無事賈疏云公食大夫以其官

各具饌物皆有事不預入廟故公迎賓賓立接西塾接猶近也門側入後乃見卿大夫以下之位與此異也

近塾者已與主君交禮將有出命俟之於此介在幣疏正義曰此門南北面西上上擯亦隨公入門東東上少進於士

餘詳士冠筮與席具饌于西塾下注云立近塾者已與主君交禮將有出命俟之於此者上每門每曲揖及廟門公揖入是與主君交

禮也下几筵既設擯者出請命是將有出命故俟之於此也蔡氏云斯時賓在廟門外西塾之南而東面也云介在幣南北面西上者張

氏惠言云介西上則賓在幕西東面可知故下注云上介北面受圭逆西面授賓也云上擯亦隨公入門東東上少進於士者此後不見

上擯入廟之文而下云擯者出請命明公入門左北面西上知擯入當明承擯紹擯亦隨入也李氏云下文介入門左北面西上知擯入當

門東東上褚氏云凡立同向者尊卑不敵則尊者稍在前故又云少進於士几筵既設擯者出請命筵者

以其廟受宜依神也賓至廟門司宮乃於依前設之神尊不豫事也席西上上擯待而出請受賓所以來之命重停賓也至此言命事彌

至言彌信也周禮諸侯祭**疏**正義曰注依前設之陸氏云依本又作祀席蒲筵續純右彫几**疏**辰注云有几筵者以其廟受宜依神

也者几筵有爲人設者有爲神設者詳士昏禮主人筵于戶西西上右几下此受聘於廟中宜依於神蓋臨之以先君以結二國之好故爲神設几筵也云賓至廟門司宮乃於依前設之神尊不豫事也者上云賓立接西塾下云几筵既設是賓至廟門乃設之也司宮詳燕禮依詳覲禮儀禮釋官云案下經曰宰夫徹几改筵則設之疑亦宰夫公食禮宰夫設筵加几席可證也云席西上者下禮賓注云賓席東上此爲神布席故西上也禮經釋例云凡賓至廟門皆設几筵聘禮賓及廟門公揖入几筵既設擯者出請命又聘享畢宰夫徹几改筵覲禮但云天子設斧依于戶牖之閒左右几不云几筵文不具也是賓至廟門皆設几筵也士昏禮納采主人筵于戶西右几使者玄端至畢請醴賓主人徹几改筵昏禮使者猶諸侯之聘賓故其儀略如聘禮也又昏禮親迎婿至于門外主人筵于戶西右几又云主人揖入賓執鴈從至于廟門揖入婿至女家則爲賓故亦設几筵也亦有不几筵者聘禮聘聘遭喪不筵几注致命不於廟就尸柩於殯宮又不神之又云小聘曰問主人不筵几注記貶於聘所以爲小也故聘禮記云唯大聘有几筵注謂受聘享時也小聘輕雖受于廟不爲神位又聘禮賓問鄉鄉受于祖廟及廟門大夫揖入擯者請命注不几筵辟君也又士冠禮賓至廟門不云几筵此禮主於冠故異於賓客之禮也云上擯待而出請受賓所以來之命重停賓也至此言命事彌至言彌信也者待謂待設几筵也命謂聘君所命使來聘之命至此請受之不敢稽賓也敖氏云請命請致其君命也亦通前此但云請事請行未敢必其聘已至此始云請命是言彌信也云周禮諸侯祭祀席蒲筵續純右彫几者此引以證所設者係用諸侯祭祀之几筵也敖氏云注似脫加莞席粉純五字詳公食大夫禮賈人

東面坐啓櫝取圭垂纁不起而授上介

賈人屬入陳幣東面俟於此言之就有事也授圭不起賤

不與為禮也。不言謁襲者，賤不謁也。纜有組繫也。**疏**正義曰：注鄉釋文作曷，張氏曰：釋文云，鄉許亮反。下同。前釋南鄉云：下以意求

之以二音攻之。對鄉之鄉，從鄉曷曷之曷，加日。此曷曷之曷也。宜加日後鄉公鄉將鄉時，鄉以皆同。從釋文今案戴校集釋改曷從之。

賈人東面坐，啓櫝與在國西面異者，主賓之地殊也。敖氏云：玉尊不與幣同陳，故事至乃取之。**注**云：賈人鄉入陳幣，東面俟於此言之。

就有事也者，上文賓入次乃陳幣，是時賈人即東面俟彼不言而於此言之者，以其啓櫝有事故就此著其面位也。云授圭不起賤，不與

為禮也者，以其坐啓櫝即坐以授上介。賈人是庶人在官者，故云賤不與上介為禮也。云不言謁襲者，賤不謁也。者江氏永云：謁襲所以

分別文質，實事用襲。文事用謁，質又有三：一是禮盛為質，一是輕略為質，一是父黨無容為質。此云賤不謁者，亦是輕略之意。云纜有組繫也者，

詳下記。上介不襲，執圭屈纜授賓。上介北面受圭，進西面授賓。不襲之也。曲禮曰：執玉其有**疏**正義曰：賈人不徑授賓而上介執以授賓

藉者則謁，無藉者則襲。**疏**尊卑之節。**注**云：上介北面受圭，進西面授賓者，以賓東面故也。敖氏則以上介受圭及授賓皆東面。褚氏云

當旅擯時，賓北面介東面，不同向。至廟門外立，接西塾時，賓轉而東面介轉而北面，面位雖改仍不同向。北面者西上，上介最西。賈人在

賓南，偏近上介，故可坐而授圭。而上介仍北面受之，授圭而西面者，訝授也。**注**說是云：不襲者以盛禮不在於己也。者以執圭行聘是

賓之事，敖氏云：襲而執圭者，惟賓與主人行禮者二人耳。故上介不襲而執之，必言之者，嫌聘時執玉者必襲也。屈纜義詳前云。曲禮曰

執玉其有藉者則謁，無藉者則襲。者李氏云：藉者薦也。圭璋特達無藉也。璧琮加於束帛有藉也。襲者禮至敬尚質，謁者禮差輕尚文。賓

執玉公受玉皆襲，所謂無藉者則襲。賓出公謁，降立賓謁，奉束帛加

壁享所謂有藉者則裼今案鄭引此者證執主行聘宜襲而不襲是盛禮不在於己也若以垂纁為有藉屈纁為無藉則此經明云執圭屈纁是無藉矣何云不襲乎

互詳記凡執玉無藉者襲下賓襲執圭執圭盛禮而又盡飾為其相美也是故尸襲

疏正義曰表記子曰裼襲之不相因也欲民之毋相執玉龜襲也

疏正義曰鄭注不相因者以其或以裼為敬或以襲為敬禮盛者以襲為敬執玉龜之屬也禮不盛者以裼為敬受享是也

孔疏賓介自相授玉之時介禮輕裼而執圭以授賓賓禮重則襲而後受圭是賓之與介亦裼襲不相因今案鄭注以聘對享言孔疏以賓對介言皆足釋此經言襲之義經至是言襲則賓前此不襲可知矣

注云執圭盛禮而又盡飾為其相蔽敬也者案玉藻曰不文飾也不裼又曰君在則裼盡飾也是平時以盡飾為敬今執圭盛禮其敬有異於常時而又以盡飾為敬則執圭之敬不見故云蔽敬也云

玉藻曰服之襲也充矣也者此引以證襲不尚文飾也玉藻又曰禮不盛服不充禮盛而襲即至敬無文之義盛氏云執圭必襲者以質為敬也以質為敬者敬之至也是也云是故尸襲執玉龜襲也者亦

玉藻文引以證執圭宜襲之義彼注云尸襲尸尊執玉龜襲重寶瑞也孔疏若執璧琮行享雖玉裼此執玉或容非聘享尋常執玉則亦襲也龜是享禮庭實之物執之亦裼

擯者入告出辭玉擯者上擯也若尋常所執及卜則襲敬其神靈也

疏正義曰注云擯者上擯也者以相禮者辭之亦所以致尊讓之重

是上擯之事故知擯者為上擯也前

後言擯者放此云主贄之重者莊二十四年左傳御孫曰男贄大者玉帛小者禽鳥玉即圭璋璧琮之屬是主為贄之重者也此圭璋圭

也云辭之亦所以致尊讓也者以圭為重器故辭之聘義曰三揖而后至階三讓而后升所以致尊讓也此辭亦是致尊讓故注云亦也

文十二年左傳秦伯使西乞術來聘襄仲辭玉曰君不忘先君之好

照臨魯國鎮撫其社稷重之以大器寡君敢辭玉對曰不腆敝器不

足辭也是辭玉之禮春秋時猶有存者杜注謂不欲與秦為好故辭

玉非矣但彼言三辭此不言三江氏永以為省文見前敖氏則云此

辭亦禮辭耳賓對則擯者納賓賓入門左公事自闕西疏正義曰前云賓

復以入告而出納賓也注云公事自闕西者玉藻文注云聘享也又

此入門左廟門也注云公事自闕西者玉藻文注云聘享也又介

云私事自闕東注云覲面也此引以證入門左之為入自闕西也

皆入門左北面西上隨賓入也介無事疏正義曰注云隨賓入也者

入門左明介隨賓入自闕西也云介無事止於此者對主國擯者有

相禮之事也其位則北面西上者上介在西次介末介以次並立而

東必西上者賓入門至門內雷曲而西行故以近西者為上也云今

文無門者謂今文無門字於文不備故從古文也周禮司儀凡諸公

相為賓及將幣每門止一相及廟唯上相入鄭注諸公相為賓謂相

朝也相謂主君擯者及賓之介也謂之相者於外傳辭耳入門當以

禮詔侑也每門止一相彌相親也止之者絕行在後耳司儀又曰諸

公之臣相為國客及將幣每門止一相及廟唯君相入鄭注相為國

客謂相聘也唯君相入客臣也相不入矣今案司儀注以相為兼擯

介言而經文於朝則云唯上相入於聘則云唯君相入謂唯主君之

相得入而聘臣之相不入與此異賈疏則謂每門止一相鄭云絕行

在後耳非是全不入廟又云其實皆入與此同也朱子云疏說與此

不通當闕然則必欲三揖君與賓也入門將由揖疏正義曰注云君

牽合二經為一非矣既曲北面又揖當碑揖與賓也者謂君

與賓揖也云入門將由揖既曲北面又揖當碑揖者此節賈疏印本

差誤朱子更加考定云前云公揖入立于中庭賓後獨入得云入門

將曲揖者謂公先在庭南面賓入門將曲之時既曲北面之時主君皆向賓揖之再揖訖主君乃東面向堂塗北行當碑乃得賓主相向之揖是以得君行一臣行二非謂賓入門時主君更向內嚮相近而揖也今案禮經釋例亦以賈疏錯誤不可讀更申明之與朱子更定文稍異詳士冠禮至于廟門揖入三揖下據賈此疏云非謂主君更向內嚮相近而揖則前公揖入立于中庭疏謂主君立近內嚮者非矣至于階三讓讓疏正義曰詳士冠禮公升二等先賓升二等亦欲君行一臣行二

疏正義曰詳士冠禮及前及廟門公揖入下賓升西楹西東面與主君相鄉**疏**正義曰下云公

初時升堂西鄉可知故注以賓東面為與主君相鄉也敖氏云西楹西言其東西節也擯者退中庭處退者以

公宜親受賓命不用擯相也**疏**正義曰擯者本同戴校集釋改擯今從注云擯公所立處者即擯者公揖入立于中

庭之處也云退者以公宜親受賓命不用擯相也者下云賓致命是致其主君來聘之命公宜親受之擯者不敢與聞故退也賓致

命之命也公左還北鄉當**疏**正義曰公自西鄉轉而北鄉故云左還北鄉為將拜也堂上之拜皆進於賓相公拜也疏正義曰王氏士

北面詳士冠禮宿賓下擯者進於賓相公拜也**疏**正義曰王氏士

翼如也即在斯時江氏永云公與賓皆升堂賓致命公將北面拜則拜君命之辱其時擯者位在中庭從中庭進至阼階西釋辭于賓以

相公拜所釋之辭則後記云子以君命在寡君寡君拜君命之辱是也經曰擯者進即論語趨進之進不言趨者省文耳其時賓已致命

公已左還北鄉將拜擯者從中庭進至阼階西有數十步不宜紆緩故必當趨趨則急遽或至垂手掉臂難其容故特記容趨進必有辭

辭無常者不能記辭有常者不必記也趨進有辭見左傳者凡五成
三年齊侯朝于晉將授玉卻克趨進襄七年衛孫文子來聘公登亦
登叔孫穆子相趨進襄九年同盟于戲晉士莊子為載書鄭公子駢
趨進昭十二年晉侯以齊侯宴投壺公孫僂趨進定八年晉師盟衛
侯于鄆澤將敵涉柁按衛侯之手及挽衛侯怒王孫賈趨進此五事
皆有辭無常者也凡發足向前為進又云趨進廟中相禮時也廟中
相禮上擯之事卿為之孔子大夫也而相禮攝相也夾谷之會孔子
攝相此亦重其知禮而使攝故論語特記君召使擯此趨進及賓退
復命皆上擯相禮之事今案鄭必知進阼階西者以下云公當楣再
拜則公斯時在東楹西可知此進為贊公拜且代公釋辭宜近公故
知在阼階西也此云進而不云升則位仍 公當楣再拜 拜貺也貺惠
在堂下可知公食記所謂卿擯由下也

梁 正義曰褚氏云當者面向之也蓋在楣下少南 注云拜貺也
疏 貺惠賜也者以當楣之拜為拜貺而又轉釋貺字之義也聘義

曰北面拜貺拜君命之辱所以致敬也孔疏云拜君命之辱者釋此
北面拜貺之義言主君所以拜貺者拜聘君之命來屈辱也然則此
拜為拜聘君之命敖氏云為將授玉非矣云楣謂之梁者爾雅釋宮
文郭注門戶上橫梁此則謂堂上東西兩楹間橫梁也詳士冠禮賓

升當阿 **賓** 三退負序 三退三逡遁也 不言辟 **疏** 正義曰李氏云序西
致命下 **賓** 三退負序 者以執圭將進授之 **疏** 序敖氏云公再拜之

闕賓凡三退見其頃刻不敢安也三退則負序而立矣此拜雖非為
己然猶不敢自安若是敬之至也 注云逡遁義詳前云不言辟者

以執圭將進授之者李氏云司儀職曰拜客三辟凡為人使者不答
拜褚氏云退即辟也注意以賓將進授圭故經不云辟而云退以對

下立文非謂禮節與周官異賈疏誤今案鄭注司儀云 公側襲受玉
客三辟三退負序也則固明以二經義同褚說是矣

于中堂與東楹之閒側猶獨也言獨見其尊賓也侂日公有事必有贊爲之者凡襲於隱者公序拈之閒可知也中

堂南北之中也入堂深尊賓事也疏正義曰校勘記云注言獨之獨東楹之閒亦以君行一臣行二

知字案賈疏云無正文故云可也則無知字明矣今案嚴本及各本俱有知字仍存之云側猶獨也者秦氏蕙田云案經文云側者皆訓獨不獨聘禮爲然盛世佐以側爲堂東偏非詳士冠禮側尊一

臣正贊公襲此無贊之者是自致敬以尊賓也凡執玉必襲公至是始言襲則前此不襲可知云凡襲於隱者謂凡襲宜於隱處云公序

拈之閒可知也者賈疏云士喪襲於序東謂於堂東地上此則公在堂上堂東南角爲拈鄭以意斟酌隱處無過於序東拈北今案此可

推而知故經不言襲處也云中堂南北之中也入堂深尊賓事也東楹之閒亦以君行一臣行二者賈疏申鄭謂于當楣北面拜訖乃更

前北侵半架於南北之中乃受玉故云南北之中又云兩楹之閒爲賓主處中今乃於東楹之閒更侵東半閒今案是說頗疑之凡言之

閒者必有兩物對待而後可云之閒今鄭賈以中堂爲南北之中而解東楹之閒爲更侵東半閒則經文與字及之閒二字皆無著矣惟

李氏集釋云受玉于中堂東楹二者之閒也中堂堂東西之中也是爲兩楹閒凡敵者受玉于兩楹閒聘賓與主君非敵故進東近主君

受玉于中堂與東楹之閒也下賓觀受幣當東楹觀私事賓又宜近東而當東楹則此受玉在東楹之西明矣賈氏據鄭以中堂爲南北

之中意以東楹閒爲東楹之東若然則賓觀受幣不得反當東楹也吳氏章句云中堂堂東西當兩楹之中曰與東楹之閒蓋中堂之東東

楹之西二者之閒也此二說較爲得之君行一臣行二詳前及廟門公揖入立于中庭下擯者退負東塾而立其

儀禮正義 卷十六 一中華書局聚

等位疏正義曰此廟門內之東塾也負之者北面下禮賓節亦有擯

無事疏者退負東塾之文郝氏謂俱出廟門外非江氏筠云案公受

玉而擯退者於時賓將降出聘事畢故也其立於此以便公謁降立

卽出請賓其賓升筵而退者於時有宰夫相己無事故也其立於此

以便公用束帛復進相幣俱不應在廟門外今案經云擯者退不云

出則在門內明矣江說極得經意注云反其等位無事者李氏云

等位承擯以下門東之位款本疏賓降介逆出逆出正義曰校勘記

無等字或遂以爲衍文非也疏由便疏云賓闔葛俱誤

作質○李氏云賓不拜送玉者爲君使也逆出後入者先出蔡氏云

介立門左北面西上近東者先出由便也今案惟其逆出下云賓出

則俱疏出聘事公側授宰玉使藏之授正義曰授毛本誤受○云

出矣賓出畢於序端側授者無贊也宰大宰也

下同鄭知授宰玉使藏之者受藏之府屬宰也知授於序端者以謁

下始云降則斯時在堂上授矣故知於序端也序端東序端也

降立謁者免上衣見謁衣凡當盛禮者以充矣爲敬非盛禮者以見

者爲溫表之爲其褻也寒暑之服冬則裘夏則葛凡禮謁者左降立

俟享也亦於中庭疏正義曰校勘記云注裘陸氏曰本又作喪禮張

古文謁皆作賜疏氏曰監本以禮爲禮於楊本作如云謁者免

上衣見謁衣者凡服內外之次冬則親身有禪衫又有襦袴外有袍

繭袍繭之上加裘裘上加謁衣謁衣之上加上服夏則不服裘用葛

也亦無袍繭葛上加中衣中衣之上加上服春秋則服袷袷袷之

上加中衣中衣之上加上服也汪氏綱云冬則裘上爲謁衣春夏秋

卽以中衣爲謁衣論語邢疏謂夏時中衣在葛之內而冬時袍繭之

內又有中衣失之矣邢疏冬時內有袍繭而此節賈疏只言襦袴而

無袍繭亦其疏略處知中衣爲在表裏之中則知邢疏之失矣知北地嚴寒衣裘未有不先衣袍繭者則知賈疏之疎矣今案衣服內外之次邢疏與賈疏殊禮記玉藻疏引皇氏說亦未詳析今依汪說訂定於上此注云免上衣者上衣卽上服謂行禮時所服於外者如皮弁朝服之類是也裼與襲對袒去上服以露裼衣謂之裼掩其上服不露裼衣謂之襲上服內卽是裼衣裼衣內卽是裘葛別無一重襲衣各疏皆然曲禮執玉其有藉者則裼孔疏謂裼衣上有襲衣襲衣上爲皮弁之屬其說非是江氏鄉黨圖考已辨之云凡當盛禮者以充美爲敬非盛禮者以見美爲敬禮尚相變也者此申言用襲用裼之義禮尚相變卽表記裼襲不相因之義已詳前云玉藻曰裘之裼也見美也者此引以證裼爲見美襲爲充美也李氏云裼衣皆象其上服與裘之色江氏永云見美者見裘之美也裘雖在裼衣內裼衣與裘同色見裼衣則知其是某裘孔疏謂見裼衣之美非是云又曰麤裘青紵褻紋衣以裼之論語曰素衣麤裘皮弁時或素衣其裘同可知也者鄭注玉藻云紵胡犬也紵蒼黃之色也鄭旣引玉藻麤裘青紵褻而復引論語者見服皮弁時裼衣雖有絞素之殊而裘則同用麤可知以皮弁色白麤裘亦白故也麤係鹿子論語作麤同玉藻曰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鄭注君衣狐白毛之裘則以素錦爲衣覆之使可裼也袒而有衣曰裼天子狐白之上衣皮弁服與凡裼衣象裘色也孔疏天子視朝服皮弁服則天子皮弁之下有狐白錦衣也諸侯于天子之朝亦然其在國視朔則素衣麤裘卿大夫士亦然故論語注云素衣麤裘視朔之服是也其受外國聘享亦素衣麤裘裼衣或絞或素不定熊氏云臣用絞君用素皇氏云素衣爲正記者亂言絞耳今案熊皇異說後人多以皇說爲優賈疏謂主君用素衣爲裼使臣用絞衣爲裼於經無據又禮君用純物臣下之謂君麤裘還用麤裘臣則不敢純如君麤裘用青紵褻是也云裘者爲溫表之

為其褻也者詩彼都人士狐裘黃黃箋云取溫裕是裘者為溫服之
 所以禦寒也鄉黨圖考云今人服裘或以毛向外古人正是如此故
 有虞人反裘而負薪之喻今案新序云反裘負芻愛其毛也然則常
 時服之正毛在外矣毛在外則褻故必表之表之謂裘外有裼衣且
 有上服也云寒暑之服冬則裘夏則葛者見裘葛皆有裼襲也王氏
 士讓云夏葛冬裘皆有襲裼之宜春與秋亦然故經文只言襲裼而
 不言襲裘裼裘學者第據玉藻文謂惟裘有襲裼誤矣江氏永云聘
 禮不必行於冬故四時皆有裼襲惟玉藻云見美充美係專指裘言
 之非冬月服裘時則但取禮尚相變耳云凡禮裼者左者禮與袒同
 說文作但云但者裼也袒則訓為衣縫解與但異今經典相承袒裼
 字皆用袒亦作禮此注與覲禮注云凡以禮事者左袒義同禮事即
 吉凶之事也江氏永云古人有袒袖之禮行禮時開出上服前衿袒
 出左袖士喪禮主人左袒扱諸面之右扱即插字吉禮亦當以左袖
 插諸前衿之右也凡經傳單言袒者袒而無衣肉袒也言裼或連言
 禮裼者袒而有衣也覲禮侯氏請事右肉袒與尋常左袒者不同謂
 刑宜於右也古人自是有左袒右袒之法故至漢初周勃討呂氏有
 為劉氏左袒為呂氏右袒之說鄭注玉藻袒而有衣曰裼合之此注
 凡禮裼者左可知袒裼之義矣蔡氏德晉云古人著衣之節其變有
 三曰袒曰裼曰襲袒者卷起衣袖而露其臂也裼者卷正服之袖而
 露其裘也襲復衣也或既袒而襲之或既裼而襲之在衣曰袒在裘
 曰裼故裼有袒義袒有左右裼則左右皆裼袒有惟卷正服之袖而
 露其裏衣者鄉射記所謂袒纁纁袒朱纁也有并卷裏衣之袖而露
 其臂者所謂肉袒也裼則唯卷正服之袖以露其裘而已又云古人
 裘外惟有正服孔子緇衣羔裘緇衣謂朝君正服又云裘外裼衣即
 朝祭服朱氏大韶駁之云古無以卷袖為裼者誤解為卷袖遂一誤
 而無不誤朝祭各有正服五冕及皮弁等服是論語緇衣羔裘即玉

漢羔裘緇衣以裼之言裼之者所以裼此裘也衣與裘同色故羔裘之裼用緇是裼衣與正服異今云緇衣爲朝君正服誤甚聘禮聘君與賓俱襲享皆裼文質相變云在裘曰裼是以裼專施於裘將古人行聘必在冬三月乎無是理也士喪禮主人出南面左袒扱諸面之右注扱諸右掖之下帶之內取便事面前也然則袒者脫左袂而露其肩臂也喪禮皆肉袒脫左袂則衣之左畔皆垂而下故必插於右若但卷其袖則左手之袖豈能插諸右掖之下帶之內乎大射小臣贊袒公袒朱繻卒袒小射正贊設拾鄭云先祖乃設拾拾當以韝於繻上射所以必袒者袖寬恐礙弦故袒而以拾韝於繻上鄭云拾斂也所以蔽膚斂衣是也鄉射記大夫與士射袒繻繻君在則肉袒惟袒爲脫去左袂故君大夫必內著繻肉袒則內不著繻以拾韝於臂上若但爲卷袖而露臂袖卷必攝襲而上擁於左肱左手之袖反礙於放弦矣又云古者禮服皆直領開左右襟而見其所裼之衣曰裼掩而不開曰襲從無以卷袖而露其裘爲裼者今案蔡說多憑乙斷朱氏駁之是矣二家之說甚繁今不具錄至江氏謂經傳單言袒者袒而無衣肉袒也然射禮言袒朱繻袒繻繻是袒而有衣何以亦單言袒乎又據鄭注謂袒而有衣曰裼然詩鄭風袒裼暴虎毛傳及爾雅皆訓爲肉袒則袒而無衣何以亦稱裼乎案說文但裼也裼但也二字轉相訓則或言袒或言裼或連言袒裼其義正同不必過爲區別惟有見體之袒裼詩袒裼暴虎及孟子袒裼裸裎是也有見衣之袒裼內則不有敬事不敢袒裼是也毛氏奇齡經問云袒裼本不同有去衣之袒裼有加衣之袒裼去衣之袒裼如射禮袒決喪禮袒括髮鄭詩袒裼暴虎郊特牲肉袒割牲左傳鄭伯肉袒牽羊史記微子世家面縛肉袒俱是也此脫衣見體不必皆敬事也若加衣之袒裼則衛風衣錦綉衣裳錦綉裳謂夫人衣錦必加單衣於其上謂之裼衣但又加一衣袒而不襲則其美見焉又有裼裘如狐白加錦衣狐

青加緇衣狐黃加黃衣羔裘加緇衣皆加單衣於裘上但外又加一衣袒裼之而美見襲揜之而美不見檀弓所云襲裘而弔裼裘而弔

是也去衣之袒裼為褻加衣之袒裼為敬明有分別矣今案毛氏謂袒裼有不同其義甚精但以去衣加衣為說則猶未確袒裼皆是去衣惟去衣而見體之袒裼為肉袒故郭注爾雅云脫衣見體也去衣而見衣之袒裼為文飾故鄭此注云免上衣見裼衣也袒裼襲之義

互詳鄉射禮司射適堂西袒決遂下云降立俟享也亦於中庭者謂降而立於庭以待賓入行享也前行聘時及廟門公揖入立于中庭

故知此立亦于中庭也云古文裼皆作賜者胡氏承珙云賜古文假借字朱氏大韶云賜疑裼之誤從衣從糸之字多通故古文借裼為裼耳今案賜與裼聲義

皆不相通疑朱說是 **擯者出請** 不必賓事 **疏** 正義曰聘之後有享出請耳褚氏云行聘之期訝賓於大門外矣擯者又出請事蓋明知其行聘禮而不敢晏然直受以為聘己也謙之至也正聘已行至於

將享擯者又出請焉至享禮既終明知其公事畢矣而擯者又出請事蓋不敢逆料為賓必無事而遽行禮賓之禮謙之至也至私覲已行真無事矣然猶未敢必賓謂事已竟也而復請焉必賓告事畢

公乃出送此則謙而又謙者也比前後而觀之可以識禮意矣 **賓**

裼奉束帛加璧享擯者入告出許 許受 **疏** 正義曰凡聘覲皆行享禮禮經釋例云聘禮賓裼奉

束帛加璧享又云庭實皮則攝之此聘畢行享也又云聘于夫人用璋享用琮如初禮此言聘享夫人之禮也覲禮四享皆束帛加璧庭

實唯國所有注云四當為三此覲畢行享也皆禮之盛者也諸侯使人於諸侯但一享諸侯見於天子則三享覲禮又盛於聘禮也至於

問卿之禮則摯與庭實同受士昏禮納徵亦然士相見之禮但受摯而已無庭實又聘禮若有言則以束帛如享禮注無庭實也皆禮之

禮也

禮也

殺者也餘互詳觀禮○注云許受之謂許受其禮也叔氏云許許其入也非庭實皮則攝之毛在內內攝

之入設也皮虎豹之皮攝之者右手并執前足左手并執後足毛在內不欲文之豫見也內攝之者兩手相鄉也入設亦參分

庭一在南言則者或以馬凡疏正義曰集釋注或以馬下有也字君於臣臣於君麋鹿皮可也疏云皮虎豹之皮者賈疏云郊特牲云

虎豹之皮示服猛也東帛加璧往德也文無所屬則天子諸侯皆得用之此聘使為君行之故知皮是虎豹之皮也齊語云桓公知天下

歸己令諸侯輕其幣用麋鹿皮非其正也云攝之者右手并執前足左手并執後足者鄭據下文右首而言故以為右手執前足左手執

後足也案士昏禮記曰納徵執皮攝之內文兼執足左首隨入西上注云兼執足者左手執前兩足右手執後兩足又下記曰凡庭實隨

入左先蓋入時皮皆左首不特昏禮為然當以彼注左手執前右手執後為正右首之說詳後云手在內不欲文之豫見也者下賓致命

時始張皮見文故此攝之使在內不欲豫見也云內攝之者兩手相鄉也者謂左手鄉右手鄉左攝之也云入設亦參分庭一在南者

昏禮設皮之處參分庭一在南見彼記故此亦然也云言則者或以馬者庭實各以其國之所有下記曰皮馬相闕可也是知有用皮

者有用馬者故經言則以見非但皮而已禮經釋例云案呂氏春秋慎大覽權勳篇晉獻公乃使荀息以屈產之乘為庭實而加以垂棘

之璧以假道於虞而伐虢是晉人聘虞享時東帛所加之璧為垂棘之璧庭實所設之馬為屈產之乘言其良也三傳及孟子皆有此文

而何休杜預范甯趙岐不知引享禮以釋之疎矣左傳哀公七年邾茅夷鴻以束帛乘韋自請救于吳乘韋者四皮亦庭實也蓋晉國產

馬庭實用馬邾國不產馬庭實用皮也若皮馬並產則享用皮觀用馬介觀又用皮如經所云亦相闕之義也云凡君於臣臣於君麋鹿

皮可也者賈疏云凡君於臣謂使者歸君使卿贈如覲幣及食饗以
侑幣酬幣庭實皆有皮臣於君謂私覲庭實設四皮及介以麗皮此
皆用麋鹿皮故云凡也若然大宗伯云孤執皮帛鄭云天子之孤用
虎皮諸侯之孤用豹皮得用虎豹者彼所執以為擊與庭實不同也

賓入門左揖讓如初升致命張皮張者釋外足見文也疏正義曰張皮執皮者

賓致命釋外足見文與此張皮同故鄭引以為證張氏爾岐云當賓於堂上致命之時庭實則張之見文相應為節也公再拜

受幣士受皮者自後右客自由也從東方來由客後西居其左疏正

曰敖氏云再拜受幣其儀亦如初惟不襲耳幣亦兼玉而言張氏爾岐云當公于堂上受幣士亦于堂下受皮注云從東方來由客後

西居其左受皮也者蔡氏德晉云謂主君之士從東方來由執皮者後過西客在右士居其左以受皮也今案北面以東為右受皮者在

執皮者之西故曰右客昏禮記曰士受皮者自東出于後自左受與此同云執皮者既授亦自前西而出者執皮者在東今既授亦由受

皮者之前過西而出也下私覲時經云牽馬者自前西乃出此經不言鄭據私覲文補之故云亦也賓出當之坐攝之

象受疏正義曰李氏云司儀職曰賓授幣下出張氏爾岐云士初受於賓皮仍如前張之及賓出降至庭乃對賓坐而攝之當對也

注云象受於賓者謂對賓坐攝之示親受於賓也公側授宰幣皮如入右首而東如入左在前皮右首

者變於疏正義曰側猶獨也獨授謂無擯贊也昏禮受皮者適東壁生也此云而東蓋亦然下記云賓之幣唯馬出其餘皆東注云

皆東藏之內府注云如入左在前者惠氏士奇云皮四張執者初時行在前者立在左此受者東行立在左者行在前故云如入今案

此與昏禮逆退者異云皮右首者變於生也者案昏禮左首注云象生此右首故以為變於生也禮經釋例云士昏納徵聘禮行享執皮受皮其例皆同士昏執皮云左首聘禮受皮云右首鄭君遂生異議云左首象生右首變於生其說非也蓋執皮者則左首受皮者則右首耳士昏記執皮者左首而受皮者無文聘禮為右首叔氏據士昏者無文其例互見也鄭氏以士昏為左首聘禮為右首叔氏據士昏記欲改聘禮為左首皆失經之意蔡氏德晉曰凡獻者左首受者問首禮相變也方之舊說為長矣釋例又云聘賓問卿庭實設四皮右不詳蓋文不具也至於上介覲儷皮入門左奠皮公再拜受于中庭不升堂有司二人坐舉皮以東其執皮受皮之節殺於享禮也聘于上介面卿經但云皮二人贊則又殺可知也餘互詳昏禮記 聘于夫人用璋享用琮如初禮如公立於中庭以下正義曰李氏云司儀職曰每致聘君之命也夫人不可以親受君代受之其受之禮則皆與己之所受者同以夫妻一體也不言束帛加琮省文耳若有言則以束帛如享禮有言有所告請若有所問也記曰有故則束帛加師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師正義曰校勘記云注若有所問也張氏之田皆是也無庭實也疏曰監本無有字云有言有所告請若有所問也者謂有所告語請求及有所問訊也若及也云記曰有故則束帛加書以將命者以記所云即此有言之事也又引春秋經莊二十八年臧孫辰告糴于齊僖二十六年公子遂如楚乞師成八年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而云皆是也者略舉三事以為有言之證也賈疏謂有所告即告糴之類請即乞師之類問即言汶陽之田之類案告糴于齊公羊傳曰告糴者何請糴也是告糴亦可云請賈

疏分別三事未的敖氏云若有言因聘以達之故卒聘而後行此禮也此如秦伯使西乞術來聘且言將伐晉之類今案據下記云若有故則卒聘束帛加書將命是此禮於聘後行之敖氏所引較確韋氏協夢又引左傳叔孫豹如晉聘且言齊故以證之云無庭實也者謂此禮唯無庭實絲皆如享禮也賈疏云國語臧孫辰以鬯圭者是告韋氏云不用圭璧不敢擯者出請事賓告事畢公事疏正義曰敖氏褻也不用庭實禮簡也此云請事者以其將命之禮已畢故也

右聘享

儀禮正義十六

儀禮正義十七

南菁書院

續溪胡培翬竹村著

賓奉束錦以請覲

覲見也鄉將公事是欲交其歡敬也不用羔因使而見非特來**疏**正義曰自此至

私覲主君不許而先禮賓之事○吳氏章句云用束錦不用束帛嫌如享也江氏永云私覲之束錦乘馬亦是公家之幣但對享禮為私

耳今案周禮校人曰凡國之使者共其幣馬鄭注使者所用私覲江說是也注云覲見也者爾雅釋詁文荀子曰私覲私見也云鄉將

公事是欲交其歡敬也者鄉當作鄉謂鄉者行聘享公事未伸其私敬今請覲是欲交其歡敬也云不用羔因使而見非特來者周禮大

宗伯曰卿執羔大夫執雁是見君之摯定八年左傳公會晉師于瓦范獻子執羔趙簡子中行文子皆執雁是見他國之君卿亦執羔也

此因行聘出使而見與特來異故不用羔也○禮經釋例云案覲禮享後無覲者諸侯親見于天子享時已申其敬無緣復有私覲也聘

禮享後有覲者享是聘賓致其君之命至覲時聘賓始得自申其敬蓋聘賓代君行禮故享後別有私覲與覲不同也郊特牲云朝覲大

夫之私覲非禮也此言朝覲之禮大夫從君而行無私覲也又云大夫執圭而使所以申信也鄭注以君命聘則有私見此言大夫奉使

出聘則有私覲也又云不敢私覲所以致敬也孔疏覆明從君而行不敢行私覲所以致敬于己君也此申言上文朝覲大夫私覲非禮

之義非謂大夫執圭而使不敢私覲也今以禮經證之覲禮無私覲聘禮有私覲鄭孔之說悉與經合也擯者入告出辭

客有大禮未**疏**正義曰以賓行聘享大禮未有請禮賓賓禮辭聽命有以待之

擯者入告許也疏正義曰褚氏云冠禮昏禮注讀醴為禮者從此經

讀禮為醴詳士冠禮宰夫徹几改筵宰夫又主酒食者也賓席東上公食大夫禮曰蒲筵

常緇布純加萑席尋玄帛純此筵上下大夫也周禮曰筵國賓于牖

前莞筵紛純加纁席畫純左形几者則是筵孤也孤形几卿大夫其

漆几正義曰校勘記云注緇布純重修監本純誤作紳加萑席尋

與疏陳本注作莞疏作萑閩本注疏俱作莞云宰夫又主酒

食者也者釋官云案周禮宰夫職掌賓客之飲食注飲食燕饗也是

其又主酒食之事故此禮賓實饌薦籩豆脯醢皆宰夫掌之云將禮

賓徹神几改神席更布也者上几筵既設是為神設此為入故徹之

改之而更設也云賓席東上者凡設席為神西上為入東上士昏禮云公

云主人徹几改筵東上此不云東上故注補之也餘詳士昏禮云公

食大夫禮曰蒲筵常緇布純加萑席尋玄帛純此筵上下大夫也者

案公食禮記又曰上大夫蒲筵加萑席此聘賓是上大夫故鄭引以

為證且欲推出下引周禮所云是筵孤之禮也云周禮曰筵國賓于

牖前莞筵紛純加纁席畫純左形几者司几筵文云則是筵孤也孤

形几卿大夫其漆几與者鄭以公食記所云是筵上下大夫之法故

以此為筵孤又因孤用形几謂卿大夫用漆几案周禮五几一玉几

二彤几三彤几四漆几又有素几乃喪事所用吳氏疑義云卿大夫

舍漆几外更無他几故鄭以意言之非實有所據也又案司几筵注

謂國賓諸侯來朝孤孤卿大夫來聘與此注不同者蓋鄭注儀禮時據

公食記推而言之其

公出迎賓以入揖讓如初公出迎者己疏正義

周禮注未及改耳

氏云出出廟門也公於門內之揖不盡與擯者同處乃云如初者見

其亦三揖耳今案上行聘時及廟門公揖先入此云迎賓以入蓋與

賓偕入彌致謙敬也敖云揖不盡與鄰同處以此注云公出迎者己之禮更端也者前是賓致禮於主君此是主君致禮於賓故享不出迎而禮更端也

公升側受几于序端漆几也今正義曰側受几是己之禮更端也文無升者公自受几於

宰夫無擯相也注云今文無升者鄭以此經宜有升字故從古文也授几之禮詳有司徹授尸几下宰夫內拂几三

奉兩端以進內拂几不欲塵坊尊者疏正義曰注塵坊釋文云坊或

向己也坊被也敖氏云先言拂乃言奉是拂時几猶在地也奉兩端謂橫執之几執几皆橫執之惟設時乃縮也盛氏云下云公東南鄉

則宰夫進几蓋西北鄉也敖云南面授公非注云內拂几不欲塵坊尊者是解所以內拂之意也云以進自東箱來授君者據覲禮記

几俟于公東南鄉外拂几三卒振袂中攝之進西鄉進就外拂几

拂之向外也敖氏云宰夫既拂几公又親重拂之敬也卒謂既拂也振袂去塵也中攝之謂二手於几之中央攝之也蔡氏云中攝之便

賓執兩端也儀禮細解云卒拂而後攝之則拂時猶宰夫執之也有司徹主人二手橫執几尸二手受于手闕此中攝之君禮異也注

云進就賓也者前行聘時公升二等賓升西楹西東面此公升特賓亦升不言者省文也賓在西楹西東面故知進西鄉為就賓也擯

者告告賓以賓進訝受几于筵前東面俟未設也今正義曰賓進

几也東面仍前至設几乃北面注云未設也者謂几未設也賈疏

云未設而俟者待公拜送訖乃設之故也云今文訝為梧者惠氏棟

古義曰公食大夫禮上介受賓幣從者訝受皮注云今文曰梧受既夕若無器則梧受之注云謂對相授受疏云梧即逆也對面相逢受

案梧本作梧訓為逆訝亦逆也既夕注不疊古文明古文訝亦有作梧也段氏玉裁云說文梧並也各本作逆今正逆迎也並不順也相

迎者必相並古亦通用逆為並又段氏以梧受為梧之譌胡氏承琪云案釋名釋宮室又云梧在梁上兩頭相觸梧也梧之為梧亦由聲

近假借非必公壹拜送文壹作一古疏正義曰敖氏云壹拜者送几之字之譌也

首嫌此拜為再拜也注云公尊也者以公尊於賓故壹拜也云古文壹為一者詳士冠禮賓盥卒壹揖壹讓升下賓以几辟

辟位疏正義曰後北面設几不降階上荅再拜稽首不成也凡賓左

几疏正義曰注凡賓左几毛本凡誤几嚴本亦誤校勘記云集釋通解俱作几張氏曰疏上几作几從疏○公壹拜而賓答再拜稽

首臣禮也注云不降以主人禮未成也者敖氏云不降辟盛禮也

此禮賓之禮以用幣之禮為盛今案下送幣公再拜注云事畢成禮

也是禮賓之禮至用幣乃成故此受几及下受醴皆不降拜而受幣則降也云凡賓左几者士昏禮賓以几辟北面設于坐左之是也言

几者見為人設几皆如是宰夫實解以醴加枱于罈面枋酌以授君

神則右几亦見士昏禮酌尊也宰夫亦洗升實解以醴自東箱來不面橫不訝授也疏正義曰校勘記云注不訝授也授

自東箱來不面橫不訝授也疑醴者詳士冠禮注云酌以授君也君不自酌尊也者此注似可

而用贊者酌之至士昏禮舅姑醴婦則贊者酌之亦贊者授之是醴不自酌蓋禮經之通例如此非獨聘禮宰夫實醴授公為尊君也云

宰夫亦洗升實解以醴自東箱來者下記云醴尊于東箱是醴自東箱來故鄭以為自下升東箱實解也言亦者鄭以几在東箱授几時

當自下升取几故云亦也案經不見設洗之文褚氏云冠禮醴子贊者洗于房中豈醴子洗而醴賓反不洗歟抑文不具歟云不面攬不訶授也者李氏云攬卽葉也柶之大端爲葉小端爲枋面前也凡主人授賓醴者皆面枋賓迎受之皆面葉冠禮贊者酌醴以授主人主人迎受故贊者面葉主人受之得面枋此宰夫實醴公不迎受故宰夫面枋公受之亦得面枋也宰夫不言升降者賤略之今案互詳士冠禮及下公側受醴將以飲賓者謂賓不降壹拜進筵前受醴復位公拜送醴壹賓拜者將以醴授賓也賓不降壹拜進筵前受醴復位公拜送醴壹賓拜者

將以飲賓者謂賓不降壹拜進筵前受醴復位公拜送醴壹賓拜者

將以醴授賓也賓不降壹拜進筵前受醴復位公拜送醴壹賓拜者

將以飲賓者謂賓不降壹拜進筵前受醴復位公拜送醴壹賓拜者

將以醴授賓也賓不降壹拜進筵前受醴復位公拜送醴壹賓拜者

將以飲賓者謂賓不降壹拜進筵前受醴復位公拜送醴壹賓拜者

將以醴授賓也賓不降壹拜進筵前受醴復位公拜送醴壹賓拜者

將以飲賓者謂賓不降壹拜進筵前受醴復位公拜送醴壹賓拜者

將以醴授賓也賓不降壹拜進筵前受醴復位公拜送醴壹賓拜者

將以飲賓者謂賓不降壹拜進筵前受醴復位公拜送醴壹賓拜者

將以醴授賓也賓不降壹拜進筵前受醴復位公拜送醴壹賓拜者

將以飲賓者謂賓不降壹拜進筵前受醴復位公拜送醴壹賓拜者

醴三卽下記所云祭醴再扱始扱一祭卒再祭是也詳士冠禮注

云庭實乘馬者乘馬四馬也於賓祭醴時設之以酬賓也必知庭實

為乘馬者以下云賓降筵北面以柶兼諸觶尚攬坐啐醴降筵就

執左馬以出知之也正義曰尚攬唐石經及各本俱作攬校勘記云聶氏從本案說文無

攬字手部攬理持也又攬刮也士冠禮面葉注云古文葉為攬然則

今文作葉古文作攬或作攬攬攬雖皆說文所有宜以攬為正凡字

之从攬者俗皆從葛如臆臆攬之類故又為攬後人以柶从木并攬

字亦从木非也少儀曰執箕膺攬攬箕舌也字亦當作攬弟子職作

撲撲卽葉耳其字亦從手又云坐啐醴監本醴誤作酒○以柶兼諸

觶者祭時左手執觶右手以柶祭醴及降筵北面將啐醴時則以柶

兼并於觶兩手奉之以啐也褚氏云敖氏謂以右手兼執柶觶不識

脫空左手何用吳氏章句云尚同上攬在上則執枋也注云降筵

就階上者士昏禮女父醴使者西階上北面坐啐醴此當與彼同故

鄭以降筵為就階

上卽就西階上也

公用束帛

致幣也言用尊於下

庭實所以將厚意亦如饋禮也今案士冠禮冠畢乃醴賓以壹獻之

禮主人酬賓束帛儷皮案儷皮卽庭實也此及冠禮醴賓皆有束帛

庭實蓋禮之盛者也注云致幣也者謂庭實以束帛致也云言用

尊於下也者對冠禮酬賓束帛不言用也云亦受之於序端者上受

几于序端知此亦然也公食禮侑賓云

建柶北面奠于薦東

糟醴

正義曰注卒字嚴本及各本多作啐啐周氏學健云當作卒上言啐醴

則非不啐明矣褚氏云酒卒爵而醴不卒爵故注云糟醴不卒作啐

誤張氏爾岐張氏惠言亦皆以啐為卒之譌校勘記云單疏本士冠

疏引此作卒集釋此節釋辭已缺尚存不卒觶三字戴震云似集釋

所見本亦作卒今據諸說改正○盛氏云建柩以柩插解中尚枋也敖云亦尚櫬非今案建柩而奠之為將受幣也擯者進相幣贊以疏正義曰擯者自東塾至阼階西故云賓降辭幣不敢當

正義曰嚴本當誤富○敖氏云辭者謂既受賜矣不可以又辱盛禮公降一等辭辭賓疏正義曰敖氏

降且不許其辭吳氏章句云兩辭皆擯者傳之栗階升聽命尚疾不連步疏正義曰聽命聽

注云不連步者李氏云連步者足相隨不相過每等先舉一足而後足并之栗階者始升連步至上等則不連步左右足各一發而升堂

今案詳降拜受疏正義曰為將公辭不降一升再拜稽首受幣當東

燕禮疏受幣而拜也疏正義曰楊氏復云禮賓之禮有三節受

楹北面亦訝受而北面者疏正義曰楊氏復云禮賓之禮有三節受

端而後授賓恭之至也禮莫重於幣故賓受几受醴皆於筵前受幣

當東楹也敖氏云當東楹其視為君將幣者又過東矣注云亦訝

受而北面者前行聘享時訝授受賓東面主君西面此亦訝受而賓

北面主君蓋南面也云禮主於己己臣也者己謂聘賓前聘享是將

君命故賓不北面此禮賓是主於己退東面俟君若不敢當階然

己臣也宜循臣禮故北面受幣也疏正義曰注云侯君拜也者謂退至西階東面俟君拜即降也云不

儀禮正義

正義

十七

四中華書局聚

為公盛禮賓不敢當故不俟再拜而降也云公再拜者事畢成禮也
者前此授几授醴公皆壹拜此再拜者禮賓之事至此已畢故須再
拜以成禮所賓執左馬以出受尊者禮宜親之也效馬者并左右
以致謙敬也酌授之餘三馬主人牽者從出也**疏**

正義曰敖氏云左馬者上也然則主人之庭實亦設於西方而西上
也蔡氏云庭實四馬以左為上庭下北面以西為左也注云受尊

者禮宜親之也者解賓自執左馬之義也云效馬者并左右酌授之
者說文勒馬羈也少儀曰馬則執酌鄭注酌所以繫制之者曲禮曰

效馬效羊者右牽之鄭注效猶呈見此并左右酌授之者便賓之執
也云餘三馬主人牽者從出也者下記曰主人之庭實則主人遂以

出是知餘三馬主人使人牽上介受賓幣從者訝受馬從者**疏**正義
之從賓出以授賓從者也

賓幣者賓蓋左執幣右執馬以出也注云從者士介者鄭以下
記云賓之士訝受之又上云上介受賓幣故知此受馬為士介也

右主君禮賓

賓覲奉束錦總乘馬二人贊入門右北面奠幣再拜稽首不請不辭
鄉時已請

也覲用束錦辟享幣也總者總入轡牽之贊者居馬閒扣馬也入門
而右私事自闌右奠幣再拜以臣禮見也贊者賈人之屬介特覲也

疏正義曰自此至序從之言私覲之事分賓覲上介覲眾介覲為三
節○周禮司儀職曰及禮私面私獻皆再拜稽首君答拜鄭注云

禮以醴禮客私面私覲也既覲則或有私獻者鄭司農說私面以春
秋傳曰楚公子弃疾見鄭伯以其乘馬私面今案儀禮見君謂之覲

見卿大夫謂之面周禮左傳以私覲為私面者對文異散則通也弃
疾事見昭六年傳○注鄉戴校集釋改癖贊者居馬閒校勘記云賈

疏居誤為在云不請不辭鄉時已請也者不請謂賓不辭謂主君

所以然者鄉時賓已請觀故今不復請主君亦不辭也叔氏謂此亦

擯者出請入告而出許不言者可知與注異褚氏云上已言辭請禮

賓矣禮後不必再請注是也云觀用束錦辟享幣也者以享君享夫

人皆用束帛今觀用束錦是辟享時所用幣也云總者總入轡牽之

者乘馬四馬也每馬二轡故知總為總入轡牽之也云贊者居馬閒

扣馬也者四馬而二人贊則知每一人居兩馬閒以左右手各扣一

馬助賓牽也云入門而右私事自闈右者玉藻曰私事自闈東闈東

即闈右彼注以私事為觀面是也但此入門右下擯者辭後賓仍入

門左玉藻蓋據正禮言之云奠幣再拜以臣禮見也者凡臣於君皆

奠而不授義詳觀禮李氏云由闈右自牽馬不從介不升堂授幣皆

臣禮吳氏章句云再拜稽首奠幣於地授馬於贊者乃拜也禮經釋

例云前聘享是代君行禮故不拜此觀是以私禮見故再拜稽首也

云贊者賈人之屬者或疑賈人專掌圭玉不贊牽馬褚氏云注意言

如賈人之等庶人在官執役者耳非即指賈人云介擯者辭其

特觀也者下士介衆介皆特行觀禮明不隨賓觀也臣

正義曰辭其賓出畢正義曰賓以觀事已畢擯者坐取幣出有司

以臣禮見也畢出廟門外接西塾立也擯者坐取幣出有司

二人牽馬以從出門西面于東塾南將還之也贊者有司受馬

曰校勘記云塾闈本誤作塾有司主國有司東塾門外東塾也

氏云有司牽馬亦二人者不可多於賓之贊也西面于東塾南鄉賓

也注云將還之也者謂擯者坐取賓所奠之幣出令有司二人牽

馬以從示將還之不敢當其臣禮也云贊者有司受馬乃出者謂贊

者必待主國有司受馬乃可以出賈疏云幣可奠於地馬不可散放

故也云凡取幣於庭北面者解擯者取幣北面而又言凡以廣之見

取幣於庭擯者請受請以客賓禮辭聽命賓受其幣疏正義曰上云

者皆然也拜稽首擯者辭此賓先以臣禮見而擯者辭之也此云擯者請受賓

禮辭聽命是擯者請以客禮受而賓許之也注云賓受其幣贊者

受馬者謂賓受擯者取出之幣贊者受有司牽出之馬也牽馬右之入設庭實先設客禮也右之

也於是牽馬者四人事得申也疏正義曰注云庭實先設客禮也者

曲禮曰效馬效羊者右牽之疏此牽馬入設而下乃云賓奉幣入

是庭實先設對上奉束錦總乘馬幣馬同入為客禮也云右之欲入

居馬左任右手便也者馬在右人在左用右手牽之便於控制也云

於是牽馬者四人事得申也者若如前二人贊則不得云右之既言

右之明人牽一匹四馬四人得申其牽馬之常賓不總牽也敖氏云

二人受於有司而後四人牽之用四人則左先隨賓奉幣入門左介

入而設於西方今案引曲禮者證右之之義也疏皆入門左西上以客禮入

皆入門左西上可從介疏正義曰注可從介校勘記云陳本介作

門右而介不從此則賓入門左而介又公揖讓如初升公北面再拜

賓受其幣

贊者受馬

注云賓受其幣贊者

欲人居馬左任右手便

此牽馬入設而下乃云賓奉幣入

云右之欲入

云右之既言

賓奉幣入門左介

校勘記云陳本介作

公揖讓如初升公北面再拜

蓋答屬時奠幣

以臣禮待之故不答

賓三退反還負序

與授主同

疏正義曰聘時賓執圭雖三退以避公之拜然猶東面

珍做宋版印

曰振幣亦謂以袂內鄉拂其塵而授君也李氏云禮賓賓觀授受當東楹臣禮也春秋傳鄭伯如晉拜成授玉于東楹之東士貞伯以爲視流而行速不安其位凡敵者授受當於兩楹間也注士受馬者云不言君受略之也者經言進授則君受可知故不言也

自前還牽者後適其右受自由也適牽者之右而受之也此亦並授者不自前左由便也便其已授而去也受

馬自前變疏正義曰前北方也吳氏章句云士受馬者自南來北至於受皮也疏牽者之前又自北還南從其左至牽者之後故曰還

注云適牽者之右而受之也者此解經適其右受其指牽馬者言也四馬在庭北面東上牽者四人各在馬左今受馬者從牽者後適牽

者右明於人東馬西受之也云此亦並授者不自前左由便也便其已授而去也者李氏云受不由其左者欲牽者已授馬右還而出便

也云受馬自前變於受皮者賈疏云上受享庭實之皮受皮者自後右客注云從東方來由客後西居其左受皮也此亦從東而來由馬

前者馬是生物恐驚故由前是變於受皮也今案受皮與受馬皆視受幣以爲節如此經振幣進授下當東楹北面即宜接云賓降階東

拜送乃序士受馬者云云于授幣之下明君受幣即受馬也禮經釋例云凡庭實之馬右牽之入設于庭賓授幣于堂則受馬者受馬于

庭主人授其屬幣則馬出案聘禮賓觀牽馬右之入設又賓升堂受幣之時經云士受馬者自前還牽者後適其右受又公側授宰幣之

時經云馬出此聘禮賓觀受馬之節也張氏爾岐曰此受馬亦視堂上受幣以爲節也觀禮侯氏享奉束帛匹馬卓上九馬隨之中庭西

上又云侯氏降自西階東面授宰幣以馬出授人九馬隨之此觀禮三享受馬之節也敖氏繼公曰王臣不於內受馬者無以爲節亦至

尊之禮異也凡他禮之庭實其主人之士受之者皆以堂上授受爲節又聘禮面鄉賓奉幣庭實從注庭實四馬蓋賓問鄉類正聘之享

故庭實用四皮賓面御類正聘之觀故庭實用四馬其授受之節當亦如賓觀也又禮賓庭實設賓執左馬以出歸饗饋使賓者庭實設

馬乘大夫降執左馬以出觀禮郊勞使乘馬者降以左驂出皆受者親執馬其節又與賓觀異也又聘禮夫人歸禮賓使乘

馬上介兩馬觀禮賜舍使乘馬賜車服使乘四馬經皆不云授受之節文不具也至於庭實用馬或兩馬或乘馬猶之用皮或麗

皮或四牽馬自前西乃出自由疏正義曰敖氏云自前西者稍進而皮也

馬者皆自前西四賓降階東拜送君辭拜送幣於階東疏正義曰享人同出出廟門也

此拜送者以私觀之幣是賓自致也階東西階東也鄭以階東為鄉君敖氏謂拜於西階東別於己君也凡臣於異國之君其拜下者皆

不當階拜於階下者己臣也今拜也君降一等辭君乃辭之而疏正以儀禮諸篇考之其說亦通

曰注由拜校勘記云楊敖由俱作猶浦鐘云由古通猶云君乃辭之而賓由拜敬也者或曰乃當作已上云君辭此云拜也是辭而猶

再辭於賓有加禮也擯者曰寡君從子雖將拜起也此禮固多有辭矣未有著之者

是其志而煥疏正義曰從謂從賓而降起謂起而升階也注云此乎未敢明說禮固多有辭矣未有著之者是其志而煥乎未敢明

說者賈疏云周公作經未有顯著之者直云辭耳此及公食皆著其辭此二者是志記之言煥乎可見又云據此二者觸類而長之餘辭

亦可以意作但疑事無質未可明說故上注每云其辭未聞也敖氏云是時賓主相接歡敬兩盡故特見之食禮亦然今案士冠士相見

二篇辭多見於經內賈以為志記之言未確此注疑有脫誤闕之可也栗階升公西鄉賓階上再拜稽

首成為公少退疏正義曰公少退示不敢當其拜亦異於本

公側授宰幣馬出廟中宜清疏正義曰敖氏云于賓之降也介亦逆出

不言幣出者皮幣皆東藏之下記曰賓之公降立擯者出請上介奉

東錦士介四人皆奉玉錦束請覲玉錦錦之文織縟者也禮有以

正義曰降立侯介覲也注云玉錦錦之文織縟者也者識縟文繁

也李氏云如玉之縝密敖氏云織縟而白似玉也云禮有以少文為

貴者士介之錦反文于賓與上介是以少文為貴也禮器曰禮有以

素為貴者素即少文之義也云後言束辭之便也者敖氏云亦玄纁

類東之擯者入告出許上介奉幣儷皮二人贊儷猶兩也上介用皮

正義曰敖氏云賓卿也私覲之庭實用乘馬上介大夫也用儷皮士

介不用庭實此禮之差等蔡氏云二人贊使二人助攝也盛氏云執

皮之法蓋如享禮注云上介用皮變於賓也者賓用馬上介用皮

是變也但庭實唯國所有或馬或皮不定經於賓覲言馬於上介言

皮互文耳皮以兩殺於賓也皆入門右東上奠幣皆再拜稽首皆者

皆者

皆者

皆者

皆者

皆者

敬國之君也敖氏云少退答其反還之意也

疏正義曰敖氏云于賓之降也介亦逆出

注云廟中宜清者以宜潔清故使馬出也

以上賓覲公降立擯者出請上介奉

少文為貴者後言束辭之便也

禮有以少文為貴也禮器曰禮有以

素為貴者素即少文之義也

後言束辭之便也者敖氏云亦玄纁

變於賓也皮麋鹿皮

儷猶兩也上介用皮

正義曰敖氏云賓卿也私覲之庭實用乘馬上介大夫也用儷皮士

介不用庭實此禮之差等蔡氏云二人贊使二人助攝也盛氏云執

皮之法蓋如享禮注云上介用皮變於賓也者賓用馬上介用皮

是變也但庭實唯國所有或馬或皮不定經於賓覲言馬於上介言

皆者

皆者

皆者

皆者

皆者

擯者執上幣士執衆幣有司二人舉皮從其幣出請受此請受請於上介也擯者

先即西面位請之釋辭之時**疏**正義曰注衆執幣者校勘記云衆執衆執幣者隨立門中而俟**疏**二字楊倒○盛氏云上幣上介之東

錦也衆幣士介四人之玉錦也其出之次擯者在前舉皮者從之執衆幣者在其後經以尊卑爲序故先言士耳今案經云舉皮從其幣

明是從上介之幣也盛說是**注**云擯者先即西面位請之釋辭之時衆執幣者隨立門中而俟敖氏云出請受言其出爲請受也盛氏

云時猶未請受也而先著其故於出之下亦經中之一例也今案據敖盛二說則此時未請受亦未釋辭似是也若如注說則此已請矣

何下文又**疏**正義云擯者既釋辭執衆幣者進即位有司乃得委之敖氏云執皮者從上擯出門不俟上擯之釋辭即委皮而退盛氏云委皮之節敖得之

云南面便其復入也委皮當門者李氏云委皮於門中北上贊皮者得北面取之而先入便**疏**正義曰執幣者西面北上亦在東

者請受**疏**正義曰執幣者西面北上亦在東此言其位互約文也**疏**正義曰執幣者西面北上亦在東

氏云雖衆幣亦請於上介介同時覲統於上介也云上言其次此言其位互約文也者鄭意以擯者執上幣節是言其出之女委皮南面

以下是言其立之位約文互見故經兩言請受也敖氏則以上請受爲申言出之故秦氏蕙田云案上云請受標其目此云請受實其事

本無二節盛氏云注疏泥於經文之女且不知上文所云請受爲目下事之例似失其實敖說爲是今案請受亦謂請以客禮受也介

禮辭聽命皆進訝受其幣**疏**正義曰校勘記云一擯者一一授之**疏**正義曰校勘記云一擯者一一授之

注云嫌擯者一受之監杭本以一為二從巾箱嚴本○敖氏云聽請受之命者上介也而士介亦皆訝受其幣者此時統於尊者不

敢異之也介既受幣贊者乃取皮注云此言皆訝受者嫌擯者一授之者謂上介及眾介皆同時受幣不一授之故云皆也訝受

者執幣者西面介上介奉幣皮先入門左奠皮而皮先者介隨執皮者皆東面是訝受也

揖位而立執皮者奠皮以正義曰注皮先者皮先二字陳闕通解有不取授之義古文重入

隨入也敖氏云奠皮之處亦參分庭一在南注云皮先者介隨執皮者而入也者案執皮者先入亦庭實先設之義也云入門左介至

揖位而立者謂賓觀時公揖讓如初升賓入門待公揖乃進此介不升堂明入門至公揖處而立也云執皮者奠皮以有不敢授之義者

案享時庭實用皮使人執之以授受皮者不奠於地此奠而不授明不敢與享時同也云古文重入者古文皮先下有兩入字案皮先謂

執皮者先於上介則入門左自兼執皮公再拜於堂介賤也

與上介言之不必重也故鄭從今文云公拜蓋西面也下故此注曰校勘記云拜下敖有於字○敖氏云公拜蓋西面也下故此注

云拜中庭也者案上云公降立以後不見有升堂之文故知於中庭拜也云不受於堂介賤介振幣自皮西進北面授幣退復位再拜稽

也者對賓升堂言之首送幣進者北行參分庭一而正義曰退復位吳氏章句謂聘時東行當君乃復北行也

位恐非注云進者北行參分庭一而東行當君乃復北行也者謂自皮西進而北行歷參分庭之一乃折而東行與公相當乃復北行

至公所授幣也敖氏云進者北行將至中庭與公稍相當乃東行及公左而北面公還南西授幣也介退公復西鄉介拜亦北面褚氏云

儀禮正義 十七 八中華書局聚

是時公立於中庭西面如敖所云則是對公之面而行相去無幾矣注說為長介出宰自公左受幣不側授

疏正義曰注不側授授毛本本作受校勘記云徐本集釋作授是也今案嚴本亦作授云不側授介禮輕者上賓觀云公側授宰幣此

不云側授是介禮輕也李氏云不云側授蓋贊者受於公轉以授宰敖氏云文主於受者故不言側褚氏云此亦鄭不側授之義為長觀

幣之注更明下宰夫受士介有司二人坐舉皮以東**疏**正義曰上執皮者奠皮於地故此坐舉之也○上介

竟禮擯者又納士介道入也**疏**正義曰注云納者出道入也士介入

門右奠幣再拜稽首終不敢以**疏**正義曰賓與上介初以臣禮見辭

奠幣用臣禮者士介卑故也吳氏章句云初擯辭時雖隨上介聽命然分又卑於上介終不敢以客禮見也擯者辭介逆

出擯者執上幣以出禮請受賓固辭禮請受者一請受而聽之也賓

主君也固衍字**疏**正義曰注一請下校勘記云楊無受字主君下嚴當如面大夫也本有也字校勘記云徐本集釋俱有也字通解無

○敖氏云公於士介亦辭之者以其非己臣也奠幣者四人惟執其上幣以出又但禮請受而已皆殺於上介也盛氏云上幣士長一人

之玉錦也注云禮請受者一請受而聽之也者謂一請不從即聽之不再請也云賓為之辭士介賤不敢以言通於主君也者此釋經

士介不辭而言賓辭之義也云固衍字當如面大夫也者賈疏云下士介面大夫時擯者執上幣出禮請受賓辭無固字故此固衍字

李氏云一辭而許曰禮辭再辭而許曰固辭今擯者禮請受明無固辭也下士介面大夫時賓亦一辭耳今案賈李之說是也敖氏以固

非衍字褚氏云敖謂一辭而得請亦
可謂之固則固辭與禮辭何別乎
公荅再拜擯者出立于門中以

相拜擯者以賓辭入告還立門中闕外
西面公乃遙答拜也相者贊告之
疏正義曰公荅再拜者答其

士不答拜也非其臣則答拜之是也
注云擯者以賓辭入告還立
門中闕外西面者以經云擯者出故知立門中闕外也知西面者以

士介在門外之西東面也斯時公在門內中庭故云遙答拜
也云相者贊告之者謂擯者以公拜贊告士介故云相也
士介皆

辟辟於其東面
位位於其東面
疏正義曰辟即逡遁之意士介聞公之
拜不安其位而逡遁所以為敬也
士三人東上

坐取幣立侯擯者執幣來也
疏正義曰士主國之士也擯者已執上幣故取
幣祇須二人此言取幣則前不隨上幣出也

東上以公在東方也
注云侯擯者執上幣來也者賓辭時上幣擯
在擯者手因有相拜之事未授宰夫故士先取餘幣立而俟之也擯

者進就公
疏正義曰注云就公所也者謂擯者自
闕外入進至公所乃授幣於宰夫也
宰夫受幣于中庭

以東使宰夫受於士士介幣輕也受之於公左賓幣公側授
宰上介幣宰受於公左士介幣宰夫受於士敬之差
疏正義

云使宰夫受於士士介幣輕也者以士介幣輕故使宰夫受也江氏
筠云謂受於士敖君善謂受上幣於擯者案經於介私面云老受擯

者幣于中庭又記詳賓之私獻云擯者授宰夫于中庭則敖說是也
云受之於公左者少儀曰贊幣自左經未言故注明之也云賓幣公

側授宰者即上賓觀時公側授宰幣是也云上介幣使宰夫受是於公左者
即上介觀時宰自公左受幣是也今士介幣使宰夫受是其敬有差

也執幣者序從之序從者以宰夫
當一一受之
疏正義曰注云序從者以宰夫當
一一受之者案執幣者即上坐

取幣之三人也鄭意以宰夫當一受之故此執幣之三人以女授之也然經不云授宰夫幣而云序從明是宰夫受幣以東執幣者以女從之而東也敖氏云士三人從宰夫是也○以上眾介覲

右私覲

擯者出請賓告事畢

賓既告事畢眾介逆道賓而出也

疏正義曰自此至賓不顧言專畢送賓之事注云眾

介逆道賓而出也者上聘詔云賓降介逆出故知介逆道賓也但擯斯時賓及眾介俱在廟門外此逆道賓出者謂出中門及大門也擯

者入告公出送賓

公出眾擯亦逆道紹擯及賓並行闕亦六步

疏正義曰注云公出眾擯亦逆道者謂紹擯在前

承擯次之上擯亦次之公在後也云紹擯及賓並行闕亦六步者六步三丈六尺也前行聘門外陳擯注云未介未擯旁相去三丈六尺

此紹擯及賓並行中闕相去亦三丈六尺故云亦也

及大門內公問君

也賓至始入門之位北

面將揖而出眾介亦在其右少退西上於此可以問君居處何如序殷勤也時承擯紹擯亦於門東北面東上上擯往來傳君命南面遽

伯玉使人於孔子孔子問曰夫子何為此公問君之類也

疏正義曰注鄉戴校集釋改鄉云鄉以公禮將事無由問也者敖氏云鄉

者行禮之時各有其節不可亂之故問勞之事至是乃為之也云賓至始入門之位北面將揖而出眾介亦在其右少退西上者始入門

之位即聘時賓入門左注云內賓位也眾介隨入北面西上少退是也云於此可以問君居處如何序殷勤也者斯時賓北面將揖公南

面正可於此問君居處以序殷勤記念之意云時承擯紹擯亦於門東北面東上上擯往來傳君命南面者即前賓入門左注云擯者亦

入門而右北面東上是也但上擯以往來傳命於賓故南面彼注云
上擯進相君當亦南面也敖氏以為賓東面公西面而問之恐非遽
伯玉事見論語憲問篇鄭引之以此為公問君
之類者朱子云所引論語非聘事意略相類耳賓對公再拜拜其無
恙公拜

賓亦疏正義曰注恙字校勘記云陳本缺○云拜其無恙者無恙言
辟無憂病也爾雅釋詁恙憂也風俗通恙病也又云恙啞人蟲

能食人心古者草居多被此毒故相問勞曰無恙吳氏章句云公再
拜慶之章氏協夢云賓對亦當再拜不言者文不具公再拜者答賓

之拜也今案據司儀云問君客再拜對則章說是云公拜
賓亦辟者初迎賓入門時公再拜賓辟故知此亦辟也公問大夫

賓對公勞賓賓再拜稽首公荅拜勞以道
路之勤疏正義曰問毛本誤門校

注以注為音葛本遂脫此注○王氏士讓云但言問大夫
則上大夫卿該之於君則拜其無恙於大夫問之而已公勞介介

皆再拜稽首公荅拜賓出公再拜送賓不顧公既拜客趨辟君命上
擯送賓出反告賓不顧

於此君可以反路寢矣論語說孔子之行曰君召使
擯色勃如也足躩如也賓退必復命曰賓不顧矣疏正義曰注云

辟者周禮司儀職曰出及中門之外問君客再拜對君拜客辟而對
君問大夫客對君勞客客再拜稽首君客拜客趨辟鄭注中門之外

即大門之內也問君曰君不恙乎對曰使臣之來寡君命臣于庭問
大夫曰二三子不恙乎對曰寡君命使臣于庭二三子皆在勞客曰

道路悠遠客其勞勞介則曰二三子甚勞問君客再拜對者為敬慎
也今案周禮較此經稍詳而大概則同注亦可以互證此注云客趨

辟者即本周禮文也云君命上擯送賓出者以降等之客君僅送於
大門內故命上擯送賓出也云反告賓不顧於此君可以反路寢矣

者賓雖出君猶立而待之故上擯送賓出大門必以賓不顧回告君
君於此乃可自廟而回路寢也又司儀注所云問君問大夫及勞客
與介之辭未知所出九經古義引王伯厚云此亦見說苑李氏云凡
去者不答拜敖氏云凡主人拜送賓賓皆不顧經於此見之者明於
尊者之禮如此則其餘可知引論語云云見鄉黨篇此引以為反告
賓不顧之證也賈疏云此送賓是上擯則卿為上擯孔子為下大夫
得為上擯者以孔子有德君命使攝上擯若定十年夾谷之會令孔
子為相同也江氏永云案鄉飲酒禮賓出主人送于門外再拜注云
賓介不答拜禮有終也此公再拜送賓賓但趨避而不答拜遂不顧
是亦禮有終之意鄉黨記復命不考此注似復命二字為虛文若非
君有命何以謂之復命乎經但言賓不顧無命上擯送賓及擯者復
命之文者文不具耳孔子行之即是禮當如此當時為擯者或不復
命孔子則必復命也上擯送賓但送賓出大門若送至館自有訝者
送之經文此下云賓請有事于大夫公禮辭許注謂上擯送賓出賓
東面而請之擯者反命因告之是復命時有二事一告賓不顧一告
賓請明日有事于大夫也當時有無未可知附識於此孔子攝上擯
之說不可不知知是攝上擯
則召是特召君命尤重矣

右賓禮畢出公送賓

賓請有事于大夫

請問問卿也不言問聘聘亦問也嫌近君也上

疏

正義曰自此至亦如之言賓

請問卿卿先往勞之事○注不言問聘

盧氏文昭云此聘字疑衍云請問問卿也者案二問字亦疑衍其一注蓋以請問卿解請有事也經言大夫而不言卿蓋兼下大夫在內云不言問聘亦問也嫌近君也者以經言小聘曰問聘亦稱問嫌

其近君故不言問而言有事于大夫也云云上擯送賓出賓東面而請之者問卿乃明日事於此請之使先告君也王氏士讓云有事必請於其君義無私交也云擯者反命因告之者義已詳上

公禮辭許 禮辭一辭賓即館小休息也 **疏** 正義曰注小休息者謂自厥明訝賓于館至是賓乃即館明日又將有事

是小小休息也此一日之閒行聘行享及禮賓私覲其事甚多下勞賓及歸饗餼亦與聘同日記云聘日致饗是也聘義曰聘射之禮至大

禮也質明而始行事日幾中而后禮成非強有力者弗能行也故強有力者將以行禮也酒清人渴而不敢飲也肉乾人飢而不敢食也

日莫人倦齊莊正齊而不敢解惰以成禮節卿大夫勞賓賓不見以云云此之謂也云即就也者義已詳士冠禮

公事未行上介 **疏** 正義曰勞賓往賓館勞之也賓不見不敢當其先以賓辭辭之 **施** 注云以己公事未行者是釋所以不見之

故公事即問大夫之事下記云問大夫之幣俟于郊幣既公家具之則事為公事可知云上介以賓辭辭之者蓋賓不見而使上介為之

辭也知上介辭者以下 **大夫奠鴈再拜上介受** 不言卿與大夫同經上介受鴈知之也 **執鴈下見於國君周**

禮凡諸侯之卿 **疏** 正義曰大夫以賓不見故奠鴈于地而再拜上介見朝君皆執羔 **疏** 為受之 注云不言卿與大夫同執鴈下見於

國君者上云卿大夫勞賓此但云大夫而不言卿明卿與大夫同執鴈下於見國君也云周禮凡諸侯之卿見朝君皆執羔者周禮掌客

職曰凡諸侯之禮上公五積卿皆見以羔侯伯四積卿皆見以羔是卿見來朝之君執羔也此見來聘之賓執鴈是與見國君有異也

勞上介亦如之 **疏** 正義曰亦如之者亦勞於其館上介不見而士介代受鴈

右賓請有事卿先往勞之

君使卿韋弁歸饗餼五牢

變皮弁服韋弁敬也韋弁韎韠之弁兵服也而服之者皮韋同類取相近耳其服蓋

韎布以為衣而素裳牲殺曰饗生曰餼今文歸或為饋

疏正義曰自此至無償言主君使人歸饗饋於賓介之事○使卿者以賓是

上大夫爵敵也五牢者飪一腥二皆饗也生二饋也注云變皮弁服韋弁敬也者李氏云周禮司服先序祭服文韋弁服文皮弁服則

韋弁尊於皮弁故云敬也云韋弁韎韠之弁兵服也而服之者皮韋同類取相近耳者字林韋柔皮也說文韎茅蒐染韋也韎是赤黃色

詳士冠禮蓋皮以茅蒐染之故其性柔釋名云以韎韠為弁謂之韋弁是也周禮司服曰凡兵事韋弁服韠弁服為兵服而歸饗饋用之

者以聘用皮弁皮韋同類取其相近故也云其服蓋韎布以為衣而素裳者鄭注司服云韋弁以韎韠為弁又以為衣裳春秋傳曰晉卻

至衣韎韠之附注是也今時伍伯緹衣古兵服之遺色今案司服注謂衣裳亦用韎韠為之者蓋據左傳國語皆云韎韠之附注又漢時

伍伯緹衣緹丹黃色與韎亦近故也又鄭氏六月詩箋云天子之服韋弁服朱衣裳據左傳均服振振謂戎事上下同服則卿大夫即戎

當以韎為裳韎亦朱類也韋弁之制自以司服注為正此注云韎布以為衣而素裳則衣用布而不用韋裳用素而不用韎皆與司服注

異賈疏謂入廟不可純如兵服其說或然但韎布他書無考鄭云蓋則亦疑而未定之辭耳陳氏祥道謂韋弁即爵弁敖氏從之今案爵

弁為士服而韋弁通於大夫以上自是二物且爵弁用布韋弁用韋爵色近五入之緹而韋用一入之韎固不容強同者陳氏說非也

云牲殺曰饗生曰餼者饗兼飪與腥言皆是已殺者饋是生物故以生與殺對言之鄭注論語告朔之饋羊亦云牲生曰饋也云今文歸

或為饋者胡氏承琪云論語詠而歸歸孔子豚齊人歸女樂釋文並云歸鄭本作饋蓋魯論皆作歸鄭從古文作饋此儀禮則古文作歸今又作饋鄭又從古文作歸者古文家亦各有師承儀禮古文不必與論語同也又論語詠而饋鄭注云饋酒食也魯諱饋為歸今從古詳鄭意是魯論直以歸為歸還之歸與古論饋餉異義故鄭必從古作饋此經古文作歸者本與饋同義故不必改從饋今案士虞禮注云饋猶歸也 上介請事賓朝服禮辭朝服示不受也 疏正義曰注云二字義本通 受之當以尊服 尊服謂皮弁

服下賓皮弁迎大夫于外門外是也或疑注朝服示不受之說不知朝服卑於皮弁若賓既辭之而仍服受之之服有是理乎注說未可易有司入陳 入賓所館之 疏正義曰上云禮辭是一辭而許矣故即入陳也 注云入賓所館之廟陳其積

者謂有司入賓館陳設之也知館必於廟者下文揖入及廟門注云大夫行舍於大夫廟是也義詳彼聘義曰餼客於舍孔疏云於舍謂於賓館也或謂注以餼餼為積似誤案周禮宰夫注云積謂牢米薪芻則下所陳亦積之屬也萬氏斯大云聘義曰主國待客出入三積說者謂饋之牢禮米禾薪芻之屬曰積考聘禮賓初至館宰夫致殮是一積也聘之日使卿致餼餼是二積也此所以供其在館之資也臨行當更有饋遺以供其在道之需是三積也故曰出入三積注疏見聘禮不言積因謂出入三積專指待上公之臣儀禮是待侯伯之

臣故無積然則致殮之禮餼腥凡二牢米禾皆二十車而薪芻倍之歸餼餼之禮餼腥餼凡五牢米禾皆三十車而薪芻倍之獨非積也邪蓋分言之曰殮曰餼合言 餼謂餼 疏正義曰周禮天官序官注云之則曰積今案萬說是也 與腥 餼割亨煎和之稱割者腥也

亨煎和餼也是饗兼餼與腥 餼一牢鼎九設于西階前陪鼎當內廉而言故經以饗總目之也

東面北上上當碑南陳牛羊豕魚腊腸胃同鼎膚鮮魚鮮腊設局稟

脚臙臙蓋陪牛羊豕陪鼎三牲臙脚臙臙陪之庶羞加也當內廉辟

樽者有膚此饌先陳其位後言其大禮詳其事也宮必有碑所

以識日景引陰陽也凡碑引物者宗廟則麗牲焉以取毛血其材宮

廟以石正義曰校勘記云注三牲臙諸本俱作臙釋文集釋作臙

陸氏曰燔一本作燔音潛膚嚴本作獻今案膚下此字嚴本作北黃

氏丕烈云案膚此譌為獻北形涉而誤校勘記又云引陰陽也朱子

云引疑當作別周學健云別字固直截或以繩著碑引之而定方位

則引字亦可解敖氏改別凡碑引物者引嚴本作別案上引字可作

別此引字不可作別嚴本誤也○鉶熟也熟食不可久停故腥有多

寡而鉶皆一牢鼎九卽下所陳牛羊至鮮魚鮮腊九者也設于西階

前統於賓也陪鼎卽羞鼎其數三卽下所陳脚臙臙是也陪鼎與劔

異辨見六劔繼之下東面鼎皆東向也北上鼎居北者為首也上當

碑者正鼎以牛為上陪鼎以脚為上謂鼎之上者北與碑齊其次向

南陳之故云南陳也魚下言鮮則此魚薨也鮮腊析而未乾也鼎與

局鼎之制詳上冠禮蓋字鄭賈無釋敖氏郝氏以為發語辭盛氏云

正鼎曰稟陪鼎曰蓋皆所以覆鼎也異其名者稟大而蓋小也稟以

他物為之故云設蓋與鼎同物故不云設言蓋而不言局陪鼎小其

手舉之歟秦氏蕙田以盛說為長褚氏云庶羞應在豆豆用蓋不用

局稟今案經明云陪鼎而以為豆恐非庶羞有盛於豆者公食大夫

禮是也陪牛羊豕者正鼎有九而陪鼎止三故以脚臙臙為陪牛羊

豕也王氏士讓云五牢之序先鉶次腥次乃及餼賓入館先用熟者

次用腥者餼則留以代賈也注云陪鼎三牲臙脚臙臙者公食禮

注云脚廛饒今時廛也牛曰脚羊曰廛豕曰饒皆香美之名也說文
臠肉羹也段氏注云臠字不見於古經而見於招魂王逸云有菜曰
羹無菜曰臠許不云羹也而云肉羹也亦無菜之謂匡謬正俗駁叔
師說甚誤然則脚廛饒卽以牛羊豕之肉爲羹也云陪之庶羞加也
者以庶羞是加饌非正饌故云陪也云當內廉辟堂塗也者李氏云
內廉西階之東廉也階有東西兩廉近堂之中者爲內廉釋宮又云
堂塗謂之陳郭氏曰堂下至門徑也其北屬階其南接門內雷今案
據郭云北屬階則堂塗直階矣正鼎設于西階前當稍近東堂塗寬
故無礙若陪鼎設于正鼎之西則有礙堂塗矣故當內廉以辟之也
當對也吳氏疑義云鈺鼎在西階前稍東爲一列陪鼎又在其東爲
一列是也故下經云如鈺鼎二列云腸胃文腊以其出牛羊也者腊
之後卽列腸胃以其出於牛羊故在膚前也楊氏復云牛羊腸胃同
一鼎不異之腴賤也云膚豕肉也者詳少牢禮云唯燂者有膚者鄭
意蓋謂唯豕有膚耳燂字或有譌誤牛羊有腸胃而無膚豕則有膚
而無腸胃記曰君子不食困腴困大豕也云此饌先陳其位後言其
次重大禮詳其事也者賈疏云先陳其位者南陳已上是也後言其
次者牛羊豕已下是也又云設殮經直云鈺一牢在西鼎九羞鼎三
腥一牢在東鼎七不言次陳位者殮禮小略之也云宮必有碑者賈
疏云案諸經云三揖者鄭注皆云入門將曲揖既曲北面揖當碑揖
若然士昏及此聘禮是大夫士廟內皆有碑矣諸侯廟及天子廟有
碑可知鄉飲鄉射言三揖則庠序之內亦有碑矣惟寢內不見有碑
但兩君相朝燕在寢豈不三揖乎明亦當有碑矣云所以識日景引
陰陽也者李氏云視碑景邪正以知日之早晚視景短長以知陰陽
之盈縮進退設碑之處鄭氏謂近如堂深李氏釋宮申之云堂下至
門謂之庭三分庭一在北設碑叔氏則云碑在庭東西南北之中焦
氏以恕云此歸饗饋醯醢百饗夾碑十列又米百筥設于中庭亦十

列繼醢醢而南此碑居庭北之一證又還玉及賄禮章云賓自碑內聽命賓負碑北面聽命于下如碑在中庭而非庭北則疑立處太遠又大夫降中庭賓降自碑內東面接上介于阼階東兩言碑內皆近堂階而與中庭有別當以鄭說為是云凡碑引物者宗廟則麗牲焉以取毛血者案祭義云君牽牲既入廟門麗於碑卿大夫袒而毛牛尚耳鸞刀以刲取胙脊乃退彼注云麗猶繫也是其麗牲取毛血之事云其材宮廟以石窆用木者案說文碑豎石也是碑用石之證段氏注云檀弓公室視豐碑三家視桓楹鄭注豐碑斲大木為之形如石碑於樽前後四角豎之穿中於闕為鹿盧下棺以綵繞案此檀弓注即聘禮注所謂窆用木也朱子云今禹墓窆石尚存高五六尺廣二尺厚一尺許其中有竅以受綵引棺者也然

則窆亦用石矣今案朱子說與鄭異並存之 腥二牢鼎二七無鮮魚鮮腊設于阼階前西面南陳如飴鼎二列有腥者所以優賓也疏正義曰腥

也子曰鼎十有四而云二七者見其每牢七鼎為二列也無鮮魚鮮腊少飴鼎之二故每牢止七鼎也設于阼階前腥在東與設殮同二

列者一列在阼階前少西一列又在其西當阼階之內廉也北上上當碑俱與飴同方氏苞云飴一牢外復有腥二牢何也飴鼎即日所需腥鼎則翼日所需始至未暇自割牲故也○校勘記云注腥徐本作腊張曰注曰有腊者所以優賓案疏腊作腥經曰無鮮魚鮮腊今注作有腊傳寫誤也從疏案張引注無也與徐本不合今案嚴本有也字○云有腥者所以優賓也者對下士四人皆饋大牢無腥言也

堂上八豆設于戶西西陳皆二以並東上韭菹其南醢醢屈戶室戶

變於親食賓也醢醢汁也疏正義曰西陳者言豆自東向西設之是屈猶腊也今文並皆為併疏東為上故下又云東上也皆二以並者

謂八豆皆菹醢兩兩並列下云非菹其南醢醢即二以並之位也舉此二豆以示人則其餘豆之位可知周禮醢人朝事之豆其實非菹醢醢昌本麋麇菁菹鹿麇菁菹麋麇饋食之豆其實葵菹羸醢此經言豆實但云非菹醢醢而已不言其他賈疏因用朝事之豆六去菹菹麋麇二豆而以饋食之葵菹羸醢足之蓋據公食禮下大夫六豆用非菹醢醢昌本麋麇菁菹鹿麇上大夫八豆鄭注云加葵菹蝸醢蝸醢即羸醢又據少牢用非菹醢醢葵菹蝸醢朝事饋食之豆兼用故也敖氏則以八豆有非菹麋麇而無葵菹蝸醢謂經惟言非菹醢醢則為朝事之豆可知文省耳二說不同後人或從賈或從敖紛紛辨論然經無正文二者似皆可通惟解屈字之義則賈敖俱失之賈氏云屈者謂其東上醢醢醢醢西昌本昌本西麋麇麋麇西菁菹菁菹北鹿麇鹿麇東葵菹菹菹東蝸醢蝸醢東非菹敖氏謂醢醢西昌本昌北麋麇麋西菁菹菁南鹿麇鹿西非菹菁北麋麇曲折而下所謂屈也今案賈敖之說與經二以並之文皆不合賈以東上專屬醢醢尤非蓋非菹醢醢二者在東其西為昌本麋麇二豆昌本麋麇之南為菁菹鹿麇二豆菁菹鹿麇之東為非菹麋麇二豆設法自東而西復自西而東故謂之屈公食禮上大夫八豆注云四四為列亦謂豆兩兩並列東西各四南北亦各四也○校勘記云注於監本誤作乎云戶室戶也者堂上以室戶之西為正中故知戶謂室戶也云東上變於親食賓也者案公食禮是公親食賓云宰夫自東房薦豆六設于醬東西上此云東上是變於親食賓也云醢醢汁也者案周禮醢人注云醢肉汁也又云醢醢肉醬也詩大雅疏以肉汁獨多故名醢然則醢本肉汁之名而以之為醢則亦醬類故說文云醢肉醬也云屈猶錯也者案此經言屈下八簋繼之乃言錯則屈與錯異詳下云今文並皆為八簋繼之黍其南稷錯黍在

西黍黍北稷入簋閒錯陳之敖氏云入簋黍稷各四也錯者取二物相閒之意吳氏疑義云錯者東一行北黍南稷二行北稷南黍三行北黍南稷四行北稷南黍相閒錯陳與屈不同今案屈與錯不可混為一吳說是也黍稷詳公食禮簋詳上竹簋方及公食記簋有蓋冪

下六劔繼之牛以西羊豕豕南牛以東羊豕劔羹器也疏正義曰郝氏敬

西牛居東西為羊又西為豕北一列也豕南為牛牛東為羊又東為豕南一列也吳氏疑義云北列牛羊豕自東而西南列牛羊豕自西而東屈也今案經不言屈者以可推而知六者牛羊豕東西常易位而羊居中不易也注云劔羹器也者劔是盛牛羊豕之羹非盛肉也

周禮掌客注亦云羹器也公食禮宰夫設劔四于豆西注云劔菜和羹之器是劔為器名故說文云劔器也劔以盛和菜之羹因又以劔為羹名鄭注士虞禮云劔菜羹也注特牲禮云劔肉味之有菜和者詩爾宮毛包載羹手傳羹大羹劔羹也周禮亨人祭祀共大羹劔羹

鄭司農云大羹不致五味也劔羹加鹽菜矣是又以劔為羹名也段氏說文注云案大羹煮肉汁不和貴其質也劔羹肉汁之有菜和者也大羹盛之于登劔羹盛之于劔劔羹菜和謂之芼其詳在禮經劔經典亦作劔非正字也內饗職劔作刑亦假借字今案說文有劔字云似鍾而長頸鍾酒器也據說文劔與鍾相次則劔為酒器與劔異

聶氏三禮圖引舊圖云劔受一斗兩耳三足有蓋士以鐵為之大夫以上以銅為之諸侯飾以白金天子飾以黃金聶氏又云劔是羹器即劔鼎也故周禮掌客注云不殺則無劔鼎然則據羹在劔則曰劔羹據器言之則曰劔鼎據在正鼎之後設之則謂之陪鼎據入庶羞言之則謂之羞鼎其實一也楊氏儀禮圖亦因之今案此說甚誤據

此經上云陪鼎當內廉此堂上又有劔則劔非陪鼎矣周禮掌客公劔三十有八鼎簋十有二侯伯劔二十有八鼎簋十有二子男劔十

有八鼎筮十有二鄭注銅羹器也鼎牲器也鼎十有二者正鼎九與陪鼎三鄭別銅與鼎為二器甚明其云不殺則無銅鼎者謂不殺則無銅與鼎非為一物也自賈氏掌客疏云銅鼎即陪鼎後人沿其誤蓋鼎以盛牲體銅以盛煑牲肉汁銅羹亦出於牲故必殺牲乃有之禮經釋例云聘禮堂上六銅牛以西羊豕南牛以東羊豕又西夾四銅牛以南羊豕東豕豕以北牛公食禮宰夫設銅四于豆西東上牛以西羊豕南豕豕以東牛此皆用大牢者故銅羹有牛羊豕之別少牢禮上佐食羞兩銅取一豕銅于房中下佐食又取一豕銅于房中以從有司徹主婦獻尸入于房取一羊銅主婦贊者執豕銅以從注飲酒而有銅者祭之餘銅此皆用少牢者故銅羹有羊豕之別士虞禮陰厭設一銅于豆南特牲禮陰厭兩銅銅羹設于豆南此皆用特豕者唯豕羹而已是也又云鹽菜者所以和羹也凡銅羹皆有之公食記曰銅芼牛藿羊苦豕薇皆

有滑是也今案銅芼芼詳公食禮

兩簠繼之梁在北簠不文簠者梁錯要正義曰郝氏云簠以盛稻梁兩簠稻梁各一繼銅而西梁居北稻居南注云簠不文簠者梁稻加也者簠簠同類今不

次簠而次銅後以見其為加也云凡饌屈錯要相變者是廣言設饌之法此節不言屈錯者以兩簠止一行也稻梁詳公食禮簠詳公食

記八壺設于西序北上二以並南陳壺酒尊也酒蓋稻酒梁酒正

曰西序堂上之西牆也郝氏云酒入壺順堂西牆自北而南兩兩相並向南陳也今案周禮酒正共賓客之禮酒酒人祭祀共酒以往賓

客之陳酒亦如之謂此注云壺酒尊也者謂盛酒之尊周禮掌客注壺酒器也禮記禮器注壺大一石公羊昭二十五年傳注壺禮器

腹方口圓曰壺反之曰方壺有爵飾又為盛水之器見周禮序官挈壺氏注又禮記投壺釋文壺器名是又為投壺之器也云酒蓋稻酒

梁酒者謂稻梁各四壺也賈疏云以下夫人歸禮醲黍清各兩壺此中若有黍不得各二壺若三者各二壺則止有六壺與夫人歸禮同又云鄭知不直有稻黍而為稻梁者稻梁是加相對之物故也敖氏云八壺之酒稻也黍也梁也稻黍各二壺稻在北黍次之梁四壺又次之蓋如設筮米之例褚氏云注謂稻梁二種各四壺賈以與夫人歸禮異解之取酌今案八壺之實經無明文鄭敖各以意言之而鄭說較確云不錯者兩兩並設先稻後梁不雜錯陳之二酒不以雜錯為味者是釋所以不錯之意也○此設于戶西者八豆八簋六鉶兩簋及西序八壺共三十器皆陳于堂上也西夾六豆設于西墉下北上韭菹其東醢醢

屈六簋繼之黍其東稷錯四鉶繼之牛以南羊羊豕豕以北牛兩

簋繼之梁在西皆二以並南陳六壺西上二以並東陳東陳在北墉下統於豆

疏正義曰西夾設豆之次賈疏据公食禮謂先設韭菹其東醢醢又其東昌本南麋麋麋麋西菁菹又西鹿麋今案公食禮云設于醬

東西上此云北上則其陳之必有異矣唯郝氏敬云韭菹在西北其東為醢醢醢醢之南昌本昌本之南麋麋麋麋之西菁菹菁菹之北

鹿麋鹿麋之北韭菹故曰屈其說本西北上賈疏之文實於經義有合秦氏蕙田說亦同當以此為正姜氏兆錫盛氏世佐皆嘗更定六

豆次序而與經未符故不錄郝氏又云六簋黍稷各三繼豆而南黍在西北東為稷稷南為黍黍西為稷稷南又為黍黍東又為稷故曰

錯亦是也朱子云凡言北上者皆南陳西上者皆東陳此經西夾六豆設于西墉下北上至兩簋下結云皆二以並南陳又云六壺西上

東陳饌于東方亦如之西北上壺東上西陳則是東西之饌自簋以上皆南陳唯壺東西陳之疏于東夾之豆亦云于東壁下南陳而布

置西夾之豆乃東陳之又以簋銅簠皆與壺東陳不唯與經文不合而亦自相牴牾殊不可曉秦氏蕙田云以朱子之說推之則東西二夾所陳六豆最北亦簋在豆南四銅在簋南兩簠在銅南所謂南陳也若如楊信齋儀禮圖則豆簋銅簠在西夾者東陳在東夾者西陳與經文不合今案楊圖蓋沿賈疏東陳一語而誤六壺之酒鄭無注敖氏則謂稻酒黍酒梁酒各二壺未知是否二以並東陳者謂六壺兩兩並設自西而向東陳之也注云東陳在北壺下統於豆者鄭意以豆簋銅簠皆在西壺下自北而南則豆之東尚有餘地故以東

陳為在北壺下向東陳之也鄭知在北壺下者以其統於豆也敖氏謂壺不著其所蓋亦近于簠而設之與在堂上者之位相似則已疑鄭說郝氏乃謂壺在南壺下不知夾固無南壺也西夾東夾之制已詳前設殮節西夾六下○王氏士讓云西統于賓故鉦先陳在西堂

上之饌亦于西西 饌于東方亦如之東方東 正義曰盛氏云案之夾之饌亦先敘 饌于東方亦如之 夾室 正義曰盛氏云案之

六豆北上以下至皆二以並南 西北上亦非菹其 正義曰李氏云 陳之儀也唯設于東壺下為異 西北上東壺也 雖陳于東壺下

其陳亦以西北為上悉與西夾同嫌統于東壺以東北為上故著之注云亦非菹其東壺也者上西夾設豆之次云非菹其東壺也

明此亦然 是以 壺東上西陳亦在北壺 正義曰此亦以豆西有餘 西北為上也 下統於豆地故在北壺下自東向西

陳之統於豆也○以上設於西夾入豆入簋四銅兩簠六壺凡二十四器東夾亦然共四十八器唯壺東西陳為異餘兩夾位次悉同褚氏云敖氏強以鉦尊而腥卑又強以醯醢百饗夾碑十以為列醢在堂上之饌配鉦兩夾之饌配腥太鑿醯醢百饗夾碑十以為列醢在東夾碑在鼎之中央也醢在東醢穀陽也醢肉陰也

饗彼注云致饗饋時是醢醢百饗也王氏士讓云醢醢二物乃飪腥與饋諸品所宜相調和者故敘次於飪腥之後以見其為百物之所需也○今案饗詳既夕禮饗三醢醢屑下注云夾碑在鼎之中央也者謂在飪鼎腥鼎二者之中央也前設鼎云上當碑是鼎在碑南此云夾碑則似半在碑南半在碑北矣十以為列蔡氏云謂左右直列吳氏疑義云醢五十饗作五行在碑之東醢五十饗作五行在碑之西十饗為列是也云醢在東醢穀陽也醢肉陰也者蓋以東為陽方西為陰方也敖氏則云醢在東醢為尊也褚氏云穀陽肉陰而分東西注義甚精何取尊卑為義乎今案褚說是也惠氏云醢醬也後儒誤以為醋始于廣雅古有梅無醋離騷吳酸亦非醋也侯考

二牢陳于門西北面東上牛以西羊豕西牛羊豕饋生也牛羊右手牽之豕東之

寢右亦疏正義曰牛羊豕具為一牢此二牢者謂生牛羊豕各二也居其左疏陳于門西廟門內之西為其踐污館庭使近外也北面向

堂自東而西牛羊豕六者相闕共為一行敖氏云二牢為一列變於腥亦以惟有牢故也東上門西之位然也亦變於饗○校勘

記云張氏曰注豕東之案疏云豕東縛其足亦北首經云牛以西羊豕則豕在羊西言東非也東字誤作東爾從疏案嚴徐鍾本俱作東

云饋生也者詳前云牛羊右手牽之者曲禮曰放馬效羊者右牽之是也用右手牽之則人居其左矣云豕東之寢右亦居其左者賈

疏云豕東縛其足亦北首寢臥其右亦人居其左案特牲云牲在其西北首東足鄭注東足者尚右也與此不同者彼祭禮法用右胖故

寢左上右士虞記云陳牲于廟門外北首西上寢右米百筥筥半斛

鄭注寢右者當升左胖也變吉故與此生入同也庭實固當庭中言設于中庭十以為列北上黍梁稻皆二行稷四行當中庭者南北之

中也東西為列列當醢醢南亦相變也此言中庭則設碑近如堂深也

疏正義曰宮竹器詩維筐及筥毛傳圓曰筥是也此筥以盛

米與下記四秉曰筥之筥殊下記又云十斗曰斛則半斛五斗也

注云庭實固當庭中言當中庭者南北之中也者賈疏云上享時直

言庭實入設不言中庭則在東西之中其南北三分庭一在南此更

言中庭欲明南北之中也上文公立于中庭宰受幣于中庭皆南北

之中也褚氏云經凡言中庭者南北之中也言階闕者東西之中也

燕禮大射司正立位及士喪禮置重之中庭則既在東西之中又在

南北之中與此中庭同也敖氏謂中庭乃東西之中其南北之節宜

于庭少南非矣云東西為列列當醢醢南亦相變也者李氏云醢醢

言醢在東則南北為列米言北上則東西為列米繼醢醢設之知在

醢醢南也今案經云十以為列北上則是十筥為列自東至西橫陳

之黍兩行在北次梁兩行次稻兩行次南稷四行與上醢醢百筥自

北而南直陳之者異故云相變也李氏又云米以黍稷為正稻梁為

加故南北兩端陳黍稷而稻梁于其間設之郝氏云稷獨四行稷百

穀長用廣也云此言中庭則設碑近如堂深也者李氏云醢醢夾碑

米設于庭南北之中而在醢醢南則碑近北矣設洗南北以堂深而

鄭言設碑如堂深則碑東當洗也○敖氏云此米從饋者也禮經釋

例云敷以此節在饋二牢之下故望文生義以為從饋非也以米言

之簠簋之米從飭牢筥米從腥牢車米從生牢經例其明考之下經

歸上介饗飭腥各一牢堂上之饌六西夾亦如之下即云筥及饗如

上賓則米筥在醢醢饗之上則從饗可知米百筥節似非其次宜在

醢醢百饗節之上絕爛誤在饋二牢節之下也今案簠簋之米係已

炊為飯者故從飭牢筥米係春熟可即炊者故從腥牢車米係留以

備用者故從生牢釋例說似亦可從侯考○此以上皆

陳于門內者聘義曰饋客于舍五牢之具陳于內是也門外米三十

車車秉有五簋設于門東為三列東陳大夫之禮米禾皆視死牢東

斛也簋讀若不數之疏正義曰校勘記云三十唐石經作卅下同注

數今文簋或為逾疏五簋五字徐陳閩葛俱作伍○設于門東廟

門外之東也下門西故此為三列東陳謂每十車為一列首一列在

西餘二列以次向東陳之也此及下所陳之車皆人輓之非駕牛馬

者注云大夫之禮米禾皆視死牢者上飪一牢腥二牢合三牢皆

死牢也故米三十車禾亦二十車是皆視死牢也米禾視死牢下經

文云秉簋數名也秉有五簋二十四斛也者秉簋皆量器之數名下

記云十斗曰斛十六斗曰簋十簋曰秉注云秉十六斛是一秉為十

六斛又五簋為八斛通為二十四斛也每斛十斗故下記又云二百

四十斗也此秉亦與四秉曰筥之秉殊詳下記云簋讀若不數之數

今文簋或為逾者胡氏承琪云鄭云不數之數自是漢人常語用以

比方簋音如漢書東方朔傳注引蘇林曰簋音數錢之數是也賈疏

以不數亦為數名恐非今文簋為逾者逾疑當作俞說文俞下云甌

俞器也从匚俞聲玉篇俞余主切器受十六斗此即論語與之庚之

庚集解引包注十六斗為庚與賈逵左傳注唐尚書國語注皆合今

案據此則逾即庚也簋庚皆十六斗量名而鄭從古文作簋者周禮

陶人庚實二穀鄭注豆實三而成穀則穀受斗二升然則二穀二斗

四升又非十六斗之庚周禮疏謂庚本有二法鄭恐與實二穀之庚

混故從古文禾三十車車三秬設于門西西陳秬數名也三

不從今文也禾三十車車三秬設于門西西陳秬千二百秉

亦為三列不言者可知也注云三秬千二百秉者下記云四秉

曰筥十筥曰稷十稷曰秬四百秉為一秬則三秬千二百秉也

薪芻倍禾倍禾者以其用多也薪從米芻從禾四者之車皆陳北轅凡

此所以厚重禮也聘義曰古之用財不能均如此然而用財

芻倍禾

如此其厚者言盡之於禮也盡之於禮則內君臣疏正義曰薪芻義不相陵而外不相侵故天子制之而諸侯務焉爾疏詳前設餼節下

敖氏云倍禾謂車數也獨言倍禾者以其相類而相等故也盛氏云薪芻之屬以束計不以秉計詩云生芻一束是也每車束數未聞今

案禾三十車倍之則薪芻各六十車也注古之用財毛本財誤作材云倍禾者以其用多也者此言所以倍之之義也云薪從米芻

從禾者謂其設之亦于門東門西也賈疏云鄭言此者以經云倍禾恐並從禾陳之故也云四者之車皆陳北軼者以其向內為正故也

秦氏蕙田云米禾皆以十車為一列米先西後東故云東陳禾先東後西故云西陳其軼則皆北鄉敖氏以東陳為西轅者非今案秦說

是也云凡此所以厚重禮也者是統上文言之厚重禮謂厚此聘禮也下引聘義即以明所以厚之之意聘義原文作古之用財者此引

無者字○此以上皆陳于門外者聘義曰米賓皮弁迎大夫于外門三十車禾三十車芻薪倍禾皆陳於外是也

外再拜大夫不荅拜大夫使者疏正義曰賓不韋弁嫌其加於致君命者卿也疏時之服也外門即大門迎于外門外

敵禮也不荅拜亦為人使之禮然也注云大夫使者卿也者以經所云大夫即上君所使歸饗餼之卿故云使者卿也卿稱大夫者卿

為上大夫故散揖入及廟門賓揖入賓與使者揖而入使者止執幣文亦稱大夫也賓俟之於門內謙也古者天子

適諸侯必舍於大祖廟諸侯行舍疏正義曰韋氏協夢云揖入亦有於諸公廟大夫行舍於大夫廟疏每曲揖之節經不言者文省今

案敖氏以為廟有外門者臆說也注云賓與使者揖而入者經上云揖入入大門也下云賓揖入謂入廟門也入大門賓與使者並入

入廟門則賓揖先入故注又云使者止執幣賓俟之於門內也知使者止執幣者以下經始云大夫奉束帛入故也云謙也者前聘時公

揖入立于中庭此侯于門內是謙也敖氏云侯之于入門右之位是也云古者天子適諸侯必舍於大祖廟者禮運曰天子適諸侯必舍

其祖廟是也云諸侯行舍於諸公廟者賈疏云諸公大國之孤若無孤之國諸侯舍於鄉廟也今案鄭知舍於諸公廟者下記云鄉館于

大夫大夫館于士士館于工商注云館者必於廟不館於敵者之廟為太尊也以此差之故知諸侯行不舍於諸侯廟而舍於其孤廟也

云大夫行舍於大夫廟者即記所云鄉館于大夫也此鄭因及廟門而申言之以明賓館在廟也大夫奉束帛執其

將命正義曰束帛所入三揖皆行皆猶並也使者尊不後主人

賓賓在館則為主人也此使者奉君命來故不後主人與之並行也至于階讓大夫先升一等讓不言

三也凡升者主人讓於客三敵者則客三辭主人乃許升亦道賓之義也使者尊主人三讓則許升矣今使者三讓則是主人四讓也公

雖尊亦三讓乃許升不可以不下主人也古文曰三讓儀禮經內大率多言三讓然必主客

俱讓至三而後謂之三也此經但言讓不言二者褚氏云主人第三讓客遂不辭而先升主讓三而客讓二故云不成三也云凡升者主

人讓於客三敵者則客三辭主人乃許升亦道賓之義也者胡氏承

其數適均于是主人先升客從之此由主人與客敵或主人尊皆主人道客先升故主客適以三讓而升也今案此注是廣言三讓之法

辭亦讓也云使者尊主人三讓則許升矣者謂主人一讓而客一辭再讓而客再辭至主人三讓則客不辭而即升是無三讓矣此注即

據此經大夫先升言之以明經不云三之義也使者即謂大夫也云今使者三讓則是主人四讓也者案注今疑令之訛言設令使者二

讓也張氏爾岐云假使客三辭而猶先升則是主人四讓矣禮固無四讓法也又云公雖尊當其為主人亦必三讓乃先升此主人自下之義也今案注云公雖尊亦三讓乃許升者此據行聘時公升二等賓升是公先升而經亦言三讓明其為主人之道如是與此異也胡氏又云此經大夫歸聘賓饗饋大夫奉主君之命而來尊其君命故讓大夫先升若覲禮郊勞至于階使者則不讓而先升矣此後聘賓問卿至于階讓賓升一等鄭亦不從古文作三讓亦以賓先升不能成三讓也今案此說極明云古文曰三讓者此鄭從今文無三字而疊出古文於注也褚氏云鄭言今使者三讓則是四讓也者明其必不然是駁古文三讓之文見所以不從之故賈疏可疑今案此節賈疏本欠明敖氏又為宜從古文之說于是駁注者紛紛而經義晦矣今據張褚胡諸說申之

賓從升堂北面聽命北面於階上也**疏**正義曰注云階上阼階上也賓館大夫東面致命賓降階

西再拜稽首拜餼亦如之大夫以束帛同致饗饋也賓**疏**正義曰張

大夫東面致命在西階上也賓降階西再拜東階之西也殊拜者分

別兩次拜之成拜訖又降拜也今案經云拜餼亦如之是饗與饋分

兩次拜矣張氏謂成拜訖又降拜盛氏以拜餼亦如之在大夫辭之後

上則拜雖兩次升降只一番也蔡氏疑拜餼亦如之在升成拜之後

蓋與張大夫辭升成拜尊**疏**正義曰敖氏云大夫辭亦稱君命辭之說同禮皆然注以受幣堂中西北面趨主君命也堂**疏**正義曰校勘記云為尊賓恐非

曰杭本以夫為失監本作央西下嚴鍾俱有也字云趨主君命也者斯時大夫在西賓不受于堂中而至堂中之西受之是急趨君命

也云堂中西中央之西也者李氏以為中堂與西
楹之闕是也敖氏謂四分楹闕一在西則非矣
大夫降出賓降授

老幣出迎大夫出家臣也疏正義曰云出者出廟門也○校勘記云注償徐本集釋俱作擯今案戴校

集釋云大夫禮辭許入揖讓如初賓升一等大夫從升堂賓先升敵
作擯訛也皆北面

疏正義曰揖讓如初謂如前大夫奉束帛入三揖皆行至階讓蓋
儀可行三讓矣乃云揖讓如初者蓋償禮略也其後賓問卿至于階

讓賓面卿云揖讓如初大夫升一等賓從之此則主人先升而亦云

揖讓如初者亦以禮略故歟注云賓先升敵也者前歸饗饋大夫
奉君命尊故先升此賓亦先升者以償禮賓主體敵亦得先升也云

皆北面者以下始云賓奉幣西庭實設乘馬乘四馬也賓降堂受老束錦

大夫止止不降使疏正義曰設庭實受束錦將以償大夫也高氏愈
之餘尊云卿郊勞以束錦償之此于致饗饋復然蓋欲

聯二國之好而致其殷勤如此注云止不降使之餘尊者大夫即
使者禮經釋例云注蓋謂使者奉主君之命來有主君之餘尊故不

降賈疏未能發明斯義褚氏云敖謂降堂受錦辟君賓奉幣西面大
禮是也至解不降之義細思終以注餘尊之說為優

夫東面賓致幣不言致命疏正義曰幣大夫對北面當楣再拜稽首

稽首尊君客也再拜稽首受下蔡氏云以賓稽首受其君命故因

致幣當有辭大夫對亦當有辭但文不具耳受幣于楹闕南面退

其禮而答之也說亦通云致對有辭也者謂賓

東面俟賓北面授疏正義曰俟者俟賓拜送也注云賓北面授尊

賓北面而大夫南面以其為君使尊之也賓再拜稽首送幣大夫降執左馬以出出廟門

訝受疏正義曰方氏苞云同等宜再拜而不稽首大夫既稽首拜受

禮賓時賓執左馬以出從者訝受馬故知此饋禮大夫執左馬以出

亦從者訝受之也又覲禮郊勞侯氏饋使者使者以左驂出事與此

同賓送于外門外再拜明日賓拜于朝拜饗與餼皆再拜稽首拜謝

之恩惠於大門外周禮曰凡賓客疏正義曰前迎于外門外故此送

之治令訝聽之此拜亦皮弁服疏亦于外門外也李氏云案鄉射

禮明日賓拜賜于門外主人不見知此拜饗餼亦于大門外也拜于

大門外而云拜于朝則諸侯外朝在大門外明矣今案經云拜饗與

餼則二者亦殊拜也注云周禮曰凡賓客之治令訝聽之者此掌

訝職文據原本作凡賓客之治令訝訝聽之此引脫一訝字盛氏云

引之者欲見賓之拜謝亦以告訝而上介饗餼三牢飪一牢在西鼎

七羞鼎三飪鼎七無鮮魚鮮疏正義曰三牢者飪一腥一餼一也敷

釋無云飪鼎七無鮮魚鮮也者前賓腥二牢鼎二七無鮮魚鮮

腊故知此鼎七亦無鮮魚鮮腊也賓飪鼎九此七為異耳羞鼎同云

賓介皆異館者前及館云展幣于賈人之館則賓介以下皆異館可

知矣據下記賓卿也館于大夫上介大夫也館于士士介館于工商

堂上之饌六六者賓西夾之數西夾亦如之筮及饗如上賓凡所不貶者尊介也言如上賓

者明此賓疏正義曰注客集釋作容盧云疏兩客字同亦當作容許客介也宗彥云客不誤明以此介為賓客耳今案許說是也

云凡所不貶者尊介也者謂凡饌之數同於賓者皆以尊介也云言如上賓者明此賓客介也者經云筮及饗如上賓筮即未百筮饗即

醢醢百饗與賓同明以賓客之禮待介也郝氏云此西夾不餼一牢殺以東夾全損也蔡氏云米醢醬不殺常用等也說可附存

門外米禾視死牢牢十車薪芻倍禾凡其實與陳如上賓凡凡鈺疏

正義曰死牢謂鈺與腥也牢十車則米禾各二十車也薪芻倍禾則各四十車也韋氏云賓禮門外米三十車禾三十車與此經所言米

禾視死牢牢十車互文見義注云凡凡鈺以下者謂自鈺一下大牢至此其所實之物與其陳設之序皆如上歸饗餼於賓也

夫韋弁用束帛致之上介韋弁以受如賓禮介不皮弁者以其受大禮似賓不敢純如賓也

饋之兩馬束錦正義曰王氏士讓云饋御馬乘此以兩是士介四

人皆餼大牢米百筮設于門外亦牢米不入門略之也米設當門疏正

曰士介四人皆餼大牢米百筮者牛羊豕具曰大牢謂每人餼以大牢及米百筮故云皆也設于門外設于所館之門外也士介亦異館

或曰據周禮掌客凡介皆有饗餼此獨有饋者饋具大牢禮盛故特著之饗從略耳然下記言士無饗則士介本無饗矣闕疑可也注

云牢米不入門略之也者上文賓饋陳于門西米設于中庭皆在門內上介亦如之此言設于門外是不入門故云略也云米設當門亦

十為列北上牢在其南西上者李氏云設于門外不言東西明當門

牢亦在米南與賓介之陳同此西上為異耳今案褚氏云此注西上

恐是東上之訛以宰夫牽牛致命當近東故也宰夫朝服牽牛以致之執紼牽之東面致命

上介西疏正義曰注士校勘記云嚴徐通解俱作上今案作上誤也

面拜迎疏云執紼牽之者紼所以繫制牛者少儀曰牛則執紼宰

夫牽牛則有司牽羊豕也云東面致命者謂宰夫于館門外東面以

君命致之也云朝服無束帛亦略之者此宰夫士也故朝服下士介

亦以朝服受爵同也賓及上介皆以束帛致之此無束帛是略也亦

者亦上牢米不入門也云士介西面拜迎者以其為主人故知出門

西面拜迎也上經云門外米禾視死牢此士介朝服北面再拜稽首

無死牢故無米禾無米禾則無薪芻矣疏士介朝服北面再拜稽首

受於牢東拜自牢後適宰疏正義曰上注云士介西面拜迎此由

夫右受由前東面授從者疏西面轉而北面拜受也云受於牢

東拜自牢後適宰夫右受者謂受時于牢東拜拜訖由牢後適宰夫

之右受牛斯時宰夫蓋亦北面也云由前東面授從者謂由牢前東

面以授從者也無賓疏既受拜送之矣明日衆介亦疏正義曰賓校勘記云唐

釋通解楊敖俱作擯李氏云擯當作賓下經記無擯及注不擯賓同

秦氏蕙田云案賓石經及宋元本皆作擯故楊復李如圭皆云當作

有賓此士介無賓義詳下記無饗者無賓下注云賓上介受饗饋皆

者謂士介既拜受宰夫亦拜送之經不言者略也云明日衆介亦各

如其受之服從賓拜於朝者案賓受君賜必拜於朝衆介自無不拜

之理故注補之衆介兼上介在內此節注

皆以補經所未及也○以上宰夫饋士介

儀禮正義 十七

三 中華書局聚

右歸饗餼於賓介

賓朝服問卿

君卿每國三人

疏

正義曰自此至如主人受幣禮不拜皆言賓問主國卿大夫之事分四節

賓初以君幣問卿次以私幣面卿一也次上介特面次衆介皆面二也次上介以君幣問下大夫嘗使至者次上介以私幣面下大夫三

也次又設言大夫不見之禮四也此賓于聘之明日拜饗餼于朝返即備舉此禮○高氏愈云聘本爲君也而因以及其夫人而并以問

其卿大夫則凡內外尊卑之閒無不致其殷勤敬禮之意而所以睦於鄰者大矣 注云不皮弁別於主君者上聘賓與主君行聘享私

觀等禮皆皮弁此不皮弁而朝服是不敢與正禮同服故云別於主君也云卿每國三人者詳前君與卿圖事下鄭言此者見問徧及三

卿其下大夫則惟使卿受于祖廟 重賓禮也 正義曰賓問卿卿不至己國者問之也 卿受于祖廟 祖王父也 辭而即受之者賈疏

云初君送客之時賓請有事于大夫君禮辭許是以卿不敢更辭今案下記云大夫不敢辭君初爲之辭矣是也 注云重賓禮也者謂

不受于禰廟而受于祖廟是重之也云祖王父也者賈疏云大夫三廟有別子者立大祖廟非別子者并立曾祖廟王父即祖廟也今不

受于大祖廟及曾祖廟而受于祖廟以其諸侯受於大祖廟大夫下君故受於王父廟 下大夫擯無士擯者既

見 疏 正義曰校勘記云夫唐石經作大誤○前主君接賓有卿爲上之擯大夫爲承擯士爲紹擯此則但使下大夫爲擯而已蓋禮簡

於君也李氏云不必備士擯是也叔氏云下大夫擯公使爲之也盛氏云此與卿聘而用大夫爲上介之意同 注云無士擯者既接於

君所急見之者謂行聘享時卿已與賓相接故急見之吳氏疑義云注說曲而未當夫使禮果當有士擯豈得以急見之故并禮廢之今

案吳說似。擯者出請事大夫朝服迎于外門外再拜賓不荅拜揖大夫

先入每門每曲揖及廟門大夫揖入入者省內事也疏正義曰擯者

夫即卿也下同朝服如賓服也大夫亦有每門每曲揖者盛氏云大

夫三廟茲受於祖廟祖廟在大祖廟之東南則自入都宮之門之後

又多東行一曲也王氏士讓云案大夫二門入大門東曲又北曲而

至都宮門然後及廟門賈疏仍主廟制一列之說誤今案公迎聘賓

在大門內大夫迎賓在大門外故有大門外之揖經云揖大夫先入

是也入大門後又有每門之揖者謂至大門內北行有揖及至都宮

門又揖也每曲之說王氏得之盛說亦可存參注云入者省內事

也既而俟於寧也者賈疏云省內事請入為席是也寧門屋寧也不

俟於庭者下君也爾雅門屏之閒謂之寧李巡謂正門內兩塾閒名

曰寧孫炎謂門內屏外人君視朝所佇立處今案大夫無屏則寧當

即謂正門內兩塾閒也詩齊風俟我于著乎而孫炎云著與寧音義

同然則卿大夫士亦得通稱寧矣蓋公揖入立於中庭不復出此則

揖入省內事後復出而俟於

兩塾之閒故賈以為下君也

擯者請命亦從入而出請

疏正義曰校

几徐本作几誤云亦從入而出請者謂擯者從卿入而後出請命

也賈疏云亦者亦君受聘時云不几筵辟君也者詳前几筵既設下

敖氏謂君使尊不敢設庭實設四皮麋鹿皮也賓奉束帛入三揖皆行至

神位以臨之義可存參

于階讓皆猶並也古疏正義曰校勘記云注三讓徐本三作二賓升

文曰三讓誤通解集釋俱作三〇詳前歸饗饋節

賓升

疏正義曰注云賓先升使者尊

者使者即賓言使則見其奉

儀禮正義 十七 三二中華書局聚

君命來也李氏云賓東面致命致其君命大夫降階西再拜稽首賓辭升

成拜受幣堂中西北面於堂中央之西受幣趨聘君之命疏正義曰上賓致命為致

如見聘君然賓降出大夫降授老幣無償不償賓也疏正義曰校勘記云賓

釋通解楊叔俱作擯注同今亦從毛本作償義詳於前○李氏云案

問卿下乃言擯者出請事賓面如覲幣面亦見也其謂之面威儀質也疏正義曰賓

錦乘馬此云面如覲幣則亦用束錦乘馬也注云面亦見也者前

觀於大夫曰面蓋異其稱以別尊卑也云其謂之面威儀質

庭實從庭實四馬疏正義曰吳氏章句云入門右大夫辭大夫於賓入自

疏正義曰辭者辭其入門右也鄭知階下辭者賈疏云以其授老幣

又云知迎者下文揖賓遂左見私事也雖敵賓猶謙入門右為若降

主人固辭於客然疏正義曰校勘記云注固辭徐陳通解固俱作與

後客復就西階云見私事也雖敵賓猶謙入門右為若降等

然者敖氏云賓與大夫爵敵乃若降等然者不敢自同於奉命之禮也今案引曲禮者證降等之法此賓先入門右因大夫辭而遂左與降等之客先就主人之階因主人辭庭實設揖讓如初大夫至庭而復就西階略同故云若降等然也

正義曰揖讓如初者謂如問卿時三揖皆行至于階讓亦不成三也
義詳前 注云大夫至庭中旋並行者褚氏云注意必俟賓入始從

階至中庭與之並行亦嫌自尊執謂主 大夫升一等賓從之 升道賓
入至入門右之位揖賓而皆行理較勝

疏 正義曰前賓奉君命問卿故賓先升此則大夫西面賓稱面也稱舉
大夫先升者行體敵之禮先升為道賓也

相見之辭 **疏** 正義曰賓稱面致面見之辭也 大夫對北面當楣再拜
以相接 **疏** 敖氏云稱面不言東鄉可知也

受幣于楹閒南面退西面立 **疏** 正義曰大夫對答
亦振幣進北面授 **疏** 其稱面之辭也退

西面立俟賓拜送也 敖氏云不稽首別於聘君之命也不言受馬之
儀如覲可知 注云受幣楹閒敵也者前受幣堂中西注以為趨君

命此受于楹閒是行敵禮 賓當楣再拜送幣降出大夫降授老幣
也楹閒堂東西之中也

右賓問卿面卿

擯者出請事上介特面幣如覲介奉幣 **特面者異於主君士介不從**
而入也君尊眾介始覲不自

別也上賓則 **疏** 正義曰幣如覲亦束錦儷皮也介奉幣介即上介也
眾介皆從之 **疏** 下同 注云特面者異於主君士介不從而入也者

前覲主君時上介及士介同奉幣請覲此上介特面卿士介不從而
入是異於見主君也云君尊眾介始覲不自別也者高氏愈云君尊

故上介與眾介同時而覲若臣之覲君也今案云始覲者謂前覲君
時擯者辭後上介乃奉幣先覲其初則上介眾介同入門右奠幣再

拜不自分別也云上賓則眾介皆從之者前賓問卿面卿時介皆從
入因經無文故注補之李氏云上賓面卿亦從介如覲介統於賓也

盛氏云特西之義有二一是不與衆介同執幣而入異於見主君也

一是不以衆介自隨下於賓也○案上介面卿貶于賓者有三焦氏

以恕云賓問卿與私面衆介皆從今上介特面士介不從其貶損者

幣再拜大夫乃辭其貶損者二也賓當楣再拜送幣今上介入門右既奠

介降拜大夫降辭而後介升再拜送幣其貶損者三也皮二人贊

亦儻正義曰贊義入門右奠幣再拜降等正義曰賈疏云言降

皮也詳前私覲節是大夫故入門右不敢自同賓客大夫辭於辭上

敖氏云介奠幣贊者亦奠皮出大夫辭介則出擯者反幣出還於

疏正義曰不言反皮庭實設介奉幣入大夫揖讓如初大夫亦先升

入正義曰經云入者入門左也注云大夫亦先升一等者前賓

設面正義曰經云入者入門左也注云大夫亦先升一等者前賓

升故補之云今文曰入設者胡氏承琪云案上文賓面卿介升大夫

云庭實設揖讓如初不云入設鄭以彼決此故從古文再拜受亦於楹闕正義曰注亦於楹闕毛本於誤作如云亦於

闕南面此受幣亦然故云亦也敖氏云介於卿雖介降拜大夫降辭

降一等然同為大夫故受於堂上亦得在楹闕也介降拜大夫降辭

介升再拜送幣介既送幣降出也正義曰此注補經所未備也但

者貶於卿大夫既辭則揖而先升西面介升拜於西階上北面擯者

也補言大夫之升亦密○以上上介特面下乃言衆介面卿也擯者

出請衆介面如覲幣入門右奠幣皆再拜大夫辭介逆出擯者執上

幣出禮請受賓辭賓亦為疏正義曰如覲幣各玉錦束也于士介亦

同注云賓亦為士介辭者前士介覲君時擯者執上幣以出禮大

夫荅再拜擯者執上幣立于門中以相拜士介皆辟老受擯者幣于

中庭士三人坐取羣幣以從之正義曰老受擯者幣于中庭亦受

問主國卿因而私面故其禮特恭上介士介本非卿之敵體則其因

是而加恭也固宜然其異於覲主君者經文歷歷可考惟士介與卿

尊卑懸隔故其私面之儀幾與覲君相似而奠幣再拜不稽首卿不

使擯者辭而自辭又其初不與上介俱入亦足以見其隆殺之辨矣

郝氏乃謂卿所以待之者無以異於主君何其弟思甚邪擯者出請事實出大夫送于外門外再

拜賓不顧不顧言去疏正義曰盛氏云賓亦告事畢擯者退大夫拜辱送

右介面卿

下大夫嘗使至者幣及之嘗使至己國則以幣疏正義曰注云嘗使

之也者謂下大夫嘗以使事至聘賓之國則問及之賈疏云諸侯有

三卿五大夫三卿皆以幣及之其五大夫或作介或特行至彼國者

乃以幣及之略於三卿故也今案儀禮釋官云諸侯下大夫五人謂三卿下佐事者其餘大夫尚多不止五人說詳孔仲達曾子問疏云君子不忘舊者以嘗使至其國即有故舊之誼故問必及之示不忘舊也

上介朝服三介問下大夫下大夫如卿受幣之禮上介三介下大夫使之禮也

正義曰高氏愈云下大夫賓不相稱也止三介者降于賓也注云上介三介下大夫使之禮也者下經云小聘曰問其禮如為介三介是下大夫出使之禮也吳氏章句云此三介即

其面如賓面于卿之禮正義曰張氏爾岐云既致賓面于卿之禮者如其禮耳庭實則用儷皮士介不面略也

右問下大夫

大夫若不見有故也注正義曰此大夫兼卿大夫言下使大夫同注居喪及出使在外之類皆是也君使大夫各以其爵為之受如主人受幣禮不拜各

其爵主人卿也則使卿大夫也則使大夫不拜代受之耳不當主人禮也正義曰賓以聘君之命來問大夫不拜代受之耳不當主人禮也

人代為之受也盛氏云經惟云受幣則不私面可知注云各以其爵主人卿也則使卿大夫也則使大夫者代之必以同班稱也云不

拜代受之耳不當主人禮也者謂不敢以主人自居也褚氏云所謂拜即上經聽命後降階西再拜稽首升成拜是也此則不可代之故

不拜敖氏謂并揖讓之節亦無未然今案經云如主人受幣禮則凡禮皆如主人唯不拜為異耳褚說是也

受幣禮則凡禮皆如主人唯不拜為異耳褚說是也

受幣禮則凡禮皆如主人唯不拜為異耳褚說是也

受幣禮則凡禮皆如主人唯不拜為異耳褚說是也

受幣禮則凡禮皆如主人唯不拜為異耳褚說是也

右大夫代受幣

夕夫人使下大夫韋弁歸禮

夕問卿之夕也使下大夫下君也君使之云夫人者以致辭當稱寡小君

疏正義曰自此至賓拜禮于朝言主君夫人歸禮于賓與上介○聘享兼及大夫故於歸饗餼之明日夫人亦歸禮焉韋弁與卿歸饗餼同

服吳氏章句云此即周禮酒正所謂致飲於賓客之禮也注云夕問卿之夕也者下記云明日問大夫夕夫人歸禮是也敖氏以夕為

不敢與君同時郝氏以夫人禮從陰盛氏則謂此一日之內禮節繁多賓即館容有至暮者于是言夕見其不以暮廢事急歸禮也今案

盛說較長云使下大夫下君也者此與夫人使下大夫勞賓同為下于君君則使卿也云君使之云夫人者以致辭當稱寡小君者賈疏

云案隱二年傳何休注云禮婦人無外事明知此使下大夫歸禮者是君使之可知而稱夫人使者以致辭于賓客時當稱寡小君故稱

夫人使下大夫堂上饗豆六設于戶東西上二以並東陳

饗豆六者臣設于戶東又辟饗位也其設脯其南醢屈六饗六豆

疏正義曰戶東室戶東也西上變于君陳則與君饗異方氏苞云聘使卿也而六豆六饗六壺與掌客夫人

致禮子男同大國之卿當小國之君周制也○注設于戶東上嚴本及各本俱有臣字集釋無據賈疏似亦無臣字吳氏疑義臣作陳張

氏惠言云臣當作豆今案經但云設于戶東則臣字疑衍宜從集釋也云饗豆六者下君禮也者君歸饗餼堂上八豆此六是殺于君禮

也云設于戶東又辟饗位也者君歸饗餼設于戶西此于戶東是又辟君饗位也云其設脯其南醢屈者姜氏北錫云經不言饗豆所設注未識何據豈有六饗但用一脯六豆但用一醢之理邪凡經云薦

脯醢者約詞耳豈以是而誤邪焦氏以恕云君歸饗餼經云非菹其南醢醢屈省文不全故鄭放此而云其設脯者謂六籩設之于北其

南醢者謂醢醢以下之六豆以次相闕交屈而設蓋舉其一端以概全文非直謂一脯一醢可知今案鄭此注未詳當以敖說為正敖氏

云此六豆六籩皆宜用朝事者而各去其末之二其設之之序則豆皆在西籩繼之而東案醢人朝事入豆已詳前依敖說去其末之二

則六者非菹醢醢昌本麋麇菁菹鹿麇也至周禮籩人朝事之籩為體黃白黑形鹽膾鮑魚鱸入者依敖說去其末之二則當是體至膾

六籩而無鮑魚與鱸較為酌實又凡設饌皆以豆為本則謂豆在西籩在東其設亦確據經文二以並則是六豆分為三列六籩亦分為

三列以次向東直陳之經無屈文固不必以屈言耳云六籩六豆者鄭恐人疑籩豆六為籩豆各三故著之也韋氏協夢云君歸饗餼堂

上惟有八豆而無籩此六豆六籩者君有簠簋銅而又有西夾東夾之供夫人無此數者故堂上設六豆減於君也加以六籩亦厚待賓

之意也 壺設于東序北上二以並南陳醲黍清皆兩壺醲白酒也凡酒

梁次之皆有清白以黍閒清白者互相備疏正義曰敖氏云設于東

明三酒六壺也先言醲白酒尊先設之注序北上亦統於豆

云凡酒稻為上黍次之梁次之者敖氏云蓋據內則三醴之次言之也云皆有清白內則曰酒清白鄭注曰諸酒也是酒有清白云以黍

閒清白者互相備明三酒六壺也先言醲白酒尊先設之者賈疏云醲白也上言白明黍梁皆有白下言清明稻黍亦有清故也於清白

中言黍明醲卽是稻清卽是梁故言互相備也三酒既有清白二色故言六壺必先言醲者以白酒尊重故先設之也今案經云醲黍清皆兩壺謂稻酒黍酒梁酒皆有清白兩壺是六壺也注釋經極簡明李氏云上介四壺知此六壺秦氏蕙田云六壺盛三酒為三行稻取

北黍次之梁在南又次之每行白酒在西清酒在東並陳惠氏棟云漢律曰稻米一斗得酒一斗為上尊粳米一斗得酒一斗為中尊粟

米一斗得酒一斗為下尊顏師古曰稷即粟也中尊宜為黍米不當言稷蓋據此注而言大夫以束帛致之致命

也此禮無牢疏正義曰敖氏云殮不致此殺於殮乃致者蓋主君以下朝君也疏設殮為差輕而夫人以歸禮為特重所以異也注

云此禮無牢下朝君也者周禮掌客上公之禮夫人致禮入壺入豆入簋膳大牢侯伯以下亦皆有牢彼君來朝有牢此卿來聘無牢是

下於來朝疏賓如受饗之禮儻之乘馬束錦疏正義曰云如者亦大略言之君也

歸禮上介四豆四籩四壺受之如賓禮儻之兩馬束錦疏四壺無稻酒于賓也

於君疏正義曰注云四壺無稻酒也者上歸禮于賓稻黍梁皆有清也疏白兩壺此去稻酒之兩壺故四壺也敖氏以四壺為去梁酒

經無明文義亦可通敖氏又云四豆者去菁菹鹿麇四籩者去形鹽廡皆從下去之也此于上介當亦使下大夫歸之禮窮則同也云不

致牢下於君也者謂君歸饗餼有牢夫人歸禮于賓與上介明日賓無牢是下君也不及上介禮又殺也疏以上歸禮于上介

拜禮于朝疏於是乃言賓拜明介疏正義曰注云於是乃言賓拜明介從拜也今文禮為醴疏從拜也者謂賓之拜禮不言於儻

之乘馬束錦之下而言于此明上介亦從拜可知云今文禮為醴者詳冠禮禮于阼下

右夫人歸禮賓介

大夫餼賓大牢米八筐其陳於門外黍梁各二筐稷四筐一以並南陳無稻牲陳於後東上不饌於堂庭辟君也

疏正義曰自此至牽羊以致之言主國大夫饋賓介之事○高氏愈云聘君於大夫有陳皮東帛之問故大夫於賓亦有大牢八筐之

饋今案賓初以君幣問而又以私幣面介及衆介皆面故大夫之致禮於賓介者亦隆也注云其陳於門外黍梁各二筐稷四筐二以

並南陳無稻者前君饋士介牢米皆設於門外此無入門之文故知亦陳於門外也君歸賓饗饋米百筥設於中庭十以為列北上黍梁

稻皆二行稷四行據下記云凡饋大夫黍梁稷則無稻矣故此入筐為黍梁各二筐稷四筐也二以並南陳則黍二筐在北梁二筐次

之稷四筐分為二列每列二筐以次向南陳之亦北上矣筐竹器詩毛傳云方曰筐據下記筐容五斛叔氏云君饋賓米百筥筥半斛此

米八筐筐五斛以量言之則八筐者殺於君米二筐也所以下之今案君饋賓米用四種大夫用三種君用筥器小而多大夫用筐器大

而寡亦所以為差降也云牲陳於後東上者前士介四人皆饋大牢米百筥注云米設當門又云牢在其南西上此陳於後蓋亦在米南

也彼注西上褚氏以為東上之訛義詳彼云不饌於堂庭辟君也者前君歸賓饗饋饋饋二牢米百筥皆設于門內堂下之庭此陳于門外

是辟君也○賈疏云案掌客鄰國之君來朝卿皆見以羔膳大牢侯伯子男膳特牛彼又無筐米此侯伯之臣得用大牢有筐米者彼為

君禮此是臣禮各自為差降不得以彼難此賓迎再拜老牽牛以致之賓再拜稽首受老

退賓再拜送老室老大**疏**正義曰叔氏云賓出門左西面拜迎聽命夫之貴臣疏老東面致命賓還北面拜乃適老右受此

使老致之者大夫之臣老為尊也賓于老乃拜迎之亦重其為使也大夫不親饋者以其禮輕不欲煩賓也蔡氏云再拜稽首受者以大

夫向者稽首受其君命而因其禮也注云老室老大大夫之貴臣者喪服傳曰公卿大夫室老士貴臣其餘皆衆臣也注室老家相也士

邑宰也是室老與士皆大夫之貴臣餘詳士昏喪服諸篇上介亦如之衆介皆少牢米六筐皆士

牽羊以致之米六筐者又無梁也正義曰上介亦如之者敖氏云

而殺故也今案少牢有羊豕而無牛故牽羊以致注云米六筐者又無梁也者上八筐無稻此六筐又無梁皆去其加者也敖氏云米

六筐蓋黍稷各二筐也經無正文說可並存焉云士亦大夫之貴臣者詳上敖氏云於賓上介使老於衆介使士所使者雖賤亦不可

以無所別也

右大夫餼賓介

公子賓壹食再饗饗謂享大牢以飲賓也公食大夫禮曰設洗如饗則饗與食互相先後也古文壹皆爲一今文饗皆

爲疏正義曰自此至致食以侑幣言主國君臣於賓介食饗燕賜之鄉數及不親食饗之禮○壹食再饗賈疏以爲五等諸侯使卿大

聘之禮似矣據掌客天子待子男一食一饗而諸侯於聘卿再饗已多於君賈疏雖以君臣各自爲禮解之但以此爲侯伯之卿之禮則

上公之卿當又有加不更多乎聘禮一篇主侯伯之卿言而亦有通五等言之者此類是也凡待賓之禮有三饗也食也燕也儀禮有燕

禮及公食大夫禮而無饗禮近諸氏錦作饗禮補亡一篇未明備也攷春秋內外傳諸侯之臣出聘主國饗之燕之者甚多食禮亦闕行

焉此則古禮之尚存者爾注云饗謂享大牢以飲賓也者食禮主於飯有牲無酒饗則牲酒皆有故云享大牢以飲賓也公食禮陳鼎

七用大牢則饗亦用大牢可知左傳享有體薦是其證也云公食大夫禮曰設洗如饗則饗與食互相先後也者鄭見此文先言食後言

饗而公食禮曰如饗則饗在前可知故云互相先後也敖氏云案注云互相先後謂食居二饗之間也今案周禮大行人掌客皆先言饗

後言食敖說或得鄭意歟云古文壹皆為一詳士冠禮今文饗皆為鄉者胡氏承琪云說文享作音云獻也从高省曰象進孰物形孝經

曰祭則鬼高之凡高之屬皆从高又饗云鄉人飲酒也从食从鄉鄉亦聲二字古多通用故周禮禮記饗燕字多作饗左傳則多作享此

注云今文饗皆為鄉而公食禮注又云古燕與羞倣獻無常數禽羞文饗或作鄉者則皆因饗而借鄭所不從

鴈鶩之屬成熟煎和也倣始也始獻四時新物疏正義曰饗食有定聘義所謂時賜無常數由恩意也古文倣作淑疏數燕無定數燕禮

略輕於饗食也賈疏云周禮掌客上公三燕侯伯再燕子男一燕此燕無常數者亦是君臣各為禮不得相決注云羞謂禽羞鴈鶩之屬成熟煎和也者案下記以禽羞倣獻連言故知此羞謂禽羞也但

禽羞與宰夫所歸之乘禽異彼是未烹熟者此是已成熟煎和之物而注同以鴈鶩之屬解之似少分別吳氏疑義云禽羞當為內則鶩

鷓之屬或然云倣始也者爾雅釋詁文云始獻四時新物者下記注云倣獻四時珍美新物也倣始也言其始可獻也聘義曰燕與時賜

無數謂此云由恩意也者謂由恩意有厚薄故無常數也葉氏夢得云饗以訓恭儉故至於再燕與時賜以示慈惠故無數云古文倣作

淑者倣是正字淑是假借字說文淑水清湛也古文假淑為倣鄭所

不賓介皆明日拜于朝疏正義曰明日饗食燕之明日也王氏劄解云賓于發去之日乃三拜乘禽于朝則此

之拜賜為拜饗食燕也上文羞倣獻經連類及之耳敖氏云上惟見賓禮乃言介拜似非其次蓋此文宜在下句之下也盛氏云饗賓食

賓之時介皆與焉而燕又以介為賓則其從拜可知上歸饗饋上介章亦言拜賜於介禮之上是其例矣今案敖以為失次非也

壹食壹饗

饗食賓介為介從饗獻矣復特饗之客之也

疏正義曰此特食饗上介也壹饗

賓之時賓為苟敬上介為賓是亦足以伸其敬矣故不特燕之今案不及士介微也注云復特饗之客之也者謂饗食賓之時介已從

與饗獻矣此復特饗之是客禮待之也賈疏云下若親食使大夫

各以其爵朝服致之以侑幣如致饗無償

君不親食謂有疾及他故也必致之不廢其禮也致

之必使同班敵者易以相親敬也致禮於卿使卿致禮於大夫使大夫非必命數也無償以己本宜往古文侑皆作宥

夫兼上下大夫言侑幣侑食之幣詳下公親食有侑幣不親食故使人以侑幣致之於賓館也如致饗謂如致饗餼之禮但無償為異耳

注云君不親食謂有疾及他故也者賈疏云他故之中兼及有哀慘敖氏云若不親食之文雖主於君然賓有故而不及往者其禮亦

存焉張氏爾岐云他故謂死喪及使者聘而誤或大客繼至之屬案聘遭喪主人畢歸禮賓唯饗餼之受謂有死喪而致饗與食則賓不

受之餘皆可受也云致禮於卿使卿致禮於大夫使大夫者所謂各以其爵也云非必命數也者張氏云周禮典命大國小國卿大夫命

數不同此所使致禮但取爵同耳不計命數也云無償以己本宜往者張氏云食禮賓當往君所受禮無償使者之法今雖使人致禮以

賓本宜赴爾故仍無償也云古文侑皆作宥者惠氏士奇云古宥宥坐之器亦謂置器於坐以詔侑人也今案莊十八年左傳云王享醴

命之宥杜注飲宴則命以幣物宥助也致饗以酬幣亦如之酬幣饗是宥與侑通侑正字宥古文假借字

勸酒之幣也所用未聞也禮幣束帛乘馬亦不是過也禮器曰琥璜爵蓋天子酬諸侯

禮也其致之以酬幣而其儀節一與致食同注云禮幣束帛乘馬亦不是過也者既言所用未聞而又言此蓋以酬幣雖無正文但主
君禮賓及歸饗饋俱用束帛乘馬則其幣亦不得過是耳云禮器曰
琥璜爵蓋天子酬諸侯者彼注云琥璜爵者天子酬諸侯諸侯相酬
以此玉將幣也與此注略同鄭引之者見酬幣用玉乃天子諸侯之
禮非饗聘使所得用爾三禮札記云禮記孔疏引崔氏云諸侯貴者
以琥賤者以璜因言公侯用琥伯子男用璜賈疏則謂公侯伯用琥
子男用璜不同者蓋皆以意言之也陳氏禮書云食有脩食故有脩
幣饗有酬爵故有酬幣儀禮公食大夫脩以束帛而庭實以皮大夫
相食以束錦此食有脩幣也聘禮公于賓若不親食使大夫致之以
脩幣致饗以酬幣亦如之大夫于賓若不親饗則公作大夫致之以
酬幣致食以脩幣士昏禮舅饗送者以一獻之禮酬以束錦姑饗婦
人送者酬以束錦春秋之時號公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皆賜玉
五穀馬三匹秦后子享晉侯歸取酬幣終事入反魯侯享范獻子莊
叔執幣此饗有酬幣也禮器曰琥璜爵又王饗號公晉侯皆賜玉五
穀是天子饗諸侯諸侯相饗酬幣用玉也諸侯食大夫大夫相食以
皮帛與錦則脩幣固有差矣酬幣亦謂之脩脩幣不謂之酬故春秋
傳享禮皆曰宥以脩者勸酬之通稱也禮經釋例云凡食賓以幣曰
脩幣飲賓以幣曰酬幣案公食大夫禮賓三飯後公受宰夫束帛以
脩賓者進相幣賓降辭幣升聽命再拜稽首受幣公壹拜賓降也公
再拜介逆出賓北面揖執庭實以出公降立上介受賓幣從者訝受
皮然後賓復入門左升堂卒食此脩幣也士冠禮醴賓以壹獻之禮
主人酬賓束帛儷皮注飲賓客而從之以財貨曰酬所以申暢厚意
也束帛十端也儷皮兩鹿皮也此酬幣也儷皮即庭實醴賓而有束
帛庭實者較飲酒之禮為盛也士昏禮舅饗送者以一獻之禮酬以
束錦注爵至酬賓又從之以束錦此饗禮但云束錦不云庭實者蓋

昏禮之饗殺於天子諸侯故也又云饗禮篇亡禮經可考者唯士昏及聘禮數語而已左傳王饗醴命之宥皆賜玉五穀馬三匹饗謂饗禮醴謂醴賓馬者蓋謂饗及醴賓之庭實故聘禮醴賓亦云賓執左馬以出也杜注以為行饗禮先置醴酒恐誤今案陳氏禮書謂燕亦

有酬幣大夫於賓壹饗壹食上介若食若饗若不親饗則公作大夫詳燕禮

致之以酬幣致食以侑幣作使也大夫有故君必使其同爵者為之致之列國之賓來榮辱之事君臣同之

疏正義曰高氏愈云大夫於賓復行饗食之禮君之所厚者臣亦不敢薄也吳氏章句云上介若食若饗二者用其一又殺也今案致

食以侑幣亦謂不親食者也注云作使也大夫有故君必使其同爵者為之致之者經但云作大夫未言各以其爵故注補之敖氏云

酬幣侑幣皆用束錦亦有庭實此致之以大夫不嫌與君同者公作之故也今案國語晉羊舌肸聘于周單靖公享之又左傳叔孫穆子

食慶封慶封泆祭是大夫相饗食之禮春秋時猶有存也賈疏云昭二年左傳韓宣子來聘宴于季氏傳無譏文明鄰國大夫亦有相燕

右主國君臣饗食賓介之禮

君使卿皮弁還玉于館玉圭也君子於玉比德焉以之聘重禮也還之者德不可取於人相切厲之義也皮弁者

始以此服受之正義曰自此至賓送不拜言主君使卿詣賓館還不敢不終也**疏**玉及賄與禮之事○使卿者亦欲與賓爵相敵也

注云玉圭也者此玉即圭璋也云君子於玉比德焉者聘義文云以之聘重禮也還之者德不可取於人相切厲之義也者案聘義曰

以圭璋聘重禮也已聘而還圭璋此輕財而重禮之義也諸侯相厲以輕財重禮則民作讓矣鄭此注大略本此而又以德為己所自有不可取之於人故還之以示相切厲之意此從比德於玉上生出一義也敖氏云還玉即還擊之義亦通云皮弁者始以此服受之不敢不終也者案受之謂受此玉初時行聘賓皮弁襲迎于外門外不拜享以皮弁服受故今仍以皮弁服還也

帥大夫以入也迎之不拜示將去不純為主也帥道
疏正義曰賓襲為帥大夫以入也古文曰迎于門外古文帥為率

夫即卿也亦襲敖氏云帥以入則是不揖之也注云迎之不拜示將去不純為主也者賓在館如主人上歸饗餼時賓拜迎是純為主也此不拜故云示將去不純為主敖氏云禮不主于己故不拜江氏

筠云此不純為主非以將去之故以其主為君物非己所得而主也璋亦然故還璋如初入其賄與禮亦皆是代君受者故皆如還玉禮

記言君不見使大夫受之儀自聽命以迄降階悉與此同足以明之矣蓋此之送迎不拜者猶之奉使不答拜之義敖氏謂禮不主于己者得之云帥道也及古文帥為率詳前云今文曰迎于門外者案下

記云卿館于大夫大夫有二門外門即大門也上歸饗餼云賓皮弁迎大夫于外門外此今文門上無外字故鄭不從大夫升

自西階鉤楹鉤楹由楹內將南面致命致命不東面以
疏正義曰注

謂由楹西轉而之楹北乃東行至堂中南面致命也云致命不東面以賓在下也者上歸饗餼時大夫東面致命此不東面而南面以賓

在堂下故也云必言鉤楹者賓在下嫌楹外也者以賓在堂下嫌由

楹外致之故必言鉤楹以見其入堂深也賓自碑內聽命升自西階自左南面受圭退負

楹外致之故必言鉤楹以見其入堂深也賓自碑內聽命升自西階自左南面受圭退負

右房而立

聽命於下敬也自左南面右大夫且並受也必並受者若卿君前耳退為大夫降逡遁今文或曰由自西階無南面

疏

正義曰朱子云君使卿還玉于館賓退負右房而立賓故館於大夫也則大夫亦有右房矣敖氏說同今案下記若君不見使大夫

受之禮亦云負右房而立則大夫廟寢之制與諸侯同可知賈疏乃云於正客館故有右房萬氏斯大云曾子問有言卿大夫之家曰私

館公館與公所為曰公館賈疏因謂此負右房或不在大夫廟而於正客館故有右房意若以舍於大夫則不當有右房也予謂古者諸

侯之邦交不一所以待客者當必非一處而古者上下之等威甚辨所以待國君與待外臣者當必不從同即令舍聘賓于公館亦必大

夫之館而非諸侯之館也在此經明言館于大夫乃因有右房而指之為諸侯之公館可乎且賓之去也釋皮帛于館堂賓不致主人不

拜若公館當稱館人豈得稱主人乎褚氏云大夫之廟而有右房則亦因其本宜有者而制之也案此二條駁賈正客館之說其精蓋東

房西室乃燕寢之制其正寢與廟則自上及下皆有左右房也說詳士昏禮及公食大夫禮○注鄉戴校集釋改羈云聽命於下敬也

者上歸饗饋時賓從升堂北面聽命是聽命於堂上也此云自碑內則在堂下矣故云敬也碑內碑北也褚氏云不云階閒而云碑內近

碑可知注云敬也勝敖氏君命不主于己之說遠甚云自左南面右大夫且並受也者謂賓在大夫之左大夫在賓之右南面並受也敖

氏云升自西階非受王之正主也亦鉤楹由大夫之後乃自左受之二人俱代君行禮故皆不北面是也云必並受者若鄉君前耳者賈

疏云謂于本國君前受圭璋時北面並受今還南面並受面位不同並受不異故云若羈者在君前受耳云退為大夫降逡遁者逡遁是

解退意前行聘時賓二退負序注云二退三逡遁也是也但賓之逡

遁以受圭慎重之故負右房則在堂之西北而南面矣立者俟大夫降乃降也注以為為大夫降而逶遁恐非云今文或曰由自西階無南面者胡氏承珙云案自即由也言自則不必言由凡授受之禮相鄉者謂之訝授受同面者謂之並授受曲禮鄉與客並然後受鄭云于堂上則俱南面禮敵者並受士昏禮納采授鴈于楹闕南面注云並受也今文無南面即並受之義不明故鄭俱從古文 大夫

降中庭賓降自碑內東面授上介于阼階東 大夫降出言中庭者為賓降節也授於阼階東

者欲親見賈人藏之也 疏正義曰注云大夫降出言中庭者為賓降節也者大夫降則出矣非止於中庭也乃

賓還阼階下西面立 疏節也者大夫降則出矣非止於中庭也乃

言降中庭者蓋為賓降節耳 疏云大夫降而至於中庭賓乃發于負右房之位而降是以之為節也褚氏云必言自碑內者見由西階降也盛氏云此章兩言自碑內一言中庭見其升降皆不由堂塗也

此賓與大夫皆代君行禮不敢以賓主自居故異於常法歟云授於阼階東者欲親見賈人藏之也者儀禮凡受藏者皆在東賓自碑內至阼階東授上介上介又轉授之賈人斯時賈人蓋在阼階東故云

欲親見其藏之也云賓還阼階下西面立者賈疏云以其賓在館如主人在階下西面立是其常處也則云既授上介則復立於中庭

今案敖說亦可存參立者待還璋也 疏云司儀職曰

還圭如將幣之儀謂君親還之也則其禮皆與此異矣 上介出請

賓迎大夫還璋如初入 出請請事於外以入告也賓雖將去出入猶東唯升堂由西階凡介之位未有改也

正義曰敖氏云如初入者自帥入以至授介皆如之也還璋為夫人還之 注云賓雖將去出入猶東唯升堂由西階者凡主人之義出入由闈東升堂由阼階鄭以此賓將去不純為主唯升堂由西階而出入仍由東是以升自西階為將去之故也敖氏解上文升自西階

云非受玉之正主也則以為辟正主之故江氏筠謂敖說得之又謂升不由阼猶之宰夫代君為獻主而升降自西階之義其比例亦精云凡介之位未有改也者謂介猶在東方不改故上文云授上介于阼階東也賓謁迎大夫賄用束紡賄子

之言也紡紡絲為之今之縛也所以遺聘君可以為衣服相厚之至也

亦謁亦上介出請入告乃迎之盛氏云于是言謁則還璋之時尚襲矣所謂圭璋特而襲也○注今之縛也校勘記云縛釋文作縵云劉

音須一本作縛息縵反案說文白鮮色也居椽反聲類以為今正縵字戴震曰周禮內司服注素沙者今之白縵也釋文劉音縵聲類以

為今作縵字此獨作縵縵乃縵之俗體縵因有須音然與周禮音義刺謬以聲類證之音縵是也須乃縵之訛以周禮證之作縵是也釋

文訛而為縵案注宜作縵不宜作縵此說是也劉于此注亦作縵而音縵耳釋文誤讀劉音遂誤改注字監本作縵亦誤今案說文縵从

糸專聲段氏注云聲類以縵為今正縵字案據許則縵與縵各物音近而義殊二禮之鄭注自謂縵不謂縵也縵以其質堅名之字從專

縵以色如麥稱名之字從冑李登作聲類時已失其傳矣相厚之至也校勘記云徐陳通解敖氏俱無也字集釋楊氏俱有按賈有也字

云賄予人財之言也者按爾雅釋言云賄財也又一切經音義引通俗文云財帛曰賄故鄭以賄為予人財也云紡紡絲為之者說文

紡紡絲也段氏注云各本作網絲誤絲之紡猶布帛之績緝也今案絲以紡而成故謂之紡詩斯干載弄之瓦手傳瓦紡專也說文專一

曰紡專專與輒同即紡絲之具矣云今之縛也者周之紡即漢之縛故舉以示人也云所以遺聘君可以為衣服相厚之至也者鄭以此

為遺聘君而或以為賄聘賓惟敖氏云賄禮主于答其聘盛氏云賄主君所以報聘也其說是矣蓋玉帛乘皮以報享而報聘但用束

儀禮正義 十七 三二中華書局聚

紡似乎物薄然聘以圭璋已聘還之主君于聘一無所受而不可
忽然已也故用束紡以致其勤綉之意注所謂厚之至也此在還玉
之後故知為報聘之物若以為賄聘賓則當在公使卿贈如覲幣之
下非其次矣呂氏春秋云宋有澄子者亡緇衣求之塗見婦人衣緇
衣曰子不如速與我我所亡者紡經也今之衣禪經也以禪經當紡
緇子豈不得哉此束紡可為衣服之證而紡與禪對則亦可見其為
者矣 禮玉束帛乘皮皆如還玉禮 禮禮聘君也所以報享也亦言
禮禮聘君也者謂主君以此物禮聘君也云所以報享也者聘君來

疏正義曰敖氏云不言迎大夫文又省皆者皆賄與禮玉也禮王之
庭實不在如中是亦大槪言之耳今案賄以報聘禮以報享更端

故須出迎褚氏謂兩事實一事無庸再迎非也若是一事則經當云
如還玉禮不必言皆矣李氏云卿不報聘君之幣尊卑不敵 注云

禮禮聘君也者謂主君以此物禮聘君也云所以報享也者聘君來
享用束帛加璧有乘皮為庭實主君皆受之故此一一報之周禮司

儀職曰凡諸侯之交各稱其邦而為之幣以其幣為之禮是也云亦
言玉璧可知也者上還玉為圭璋此當為璧宗之屬乃亦言玉者以

其享用璧則報亦用璧可知云今文禮皆作禮者謂禮玉及還玉禮
之禮今文皆作禮也此以形涉而誤故鄭不從詳冠禮禮于阼下

大夫出賓送不拜 正義曰送不拜
與迎不拜意同

右還玉及賄禮

儀禮正義十七